



READERS

读者®

■ 夜晚的潜水艇

■ 父亲的姓名

■ 天才的责任

■ 绿色的夜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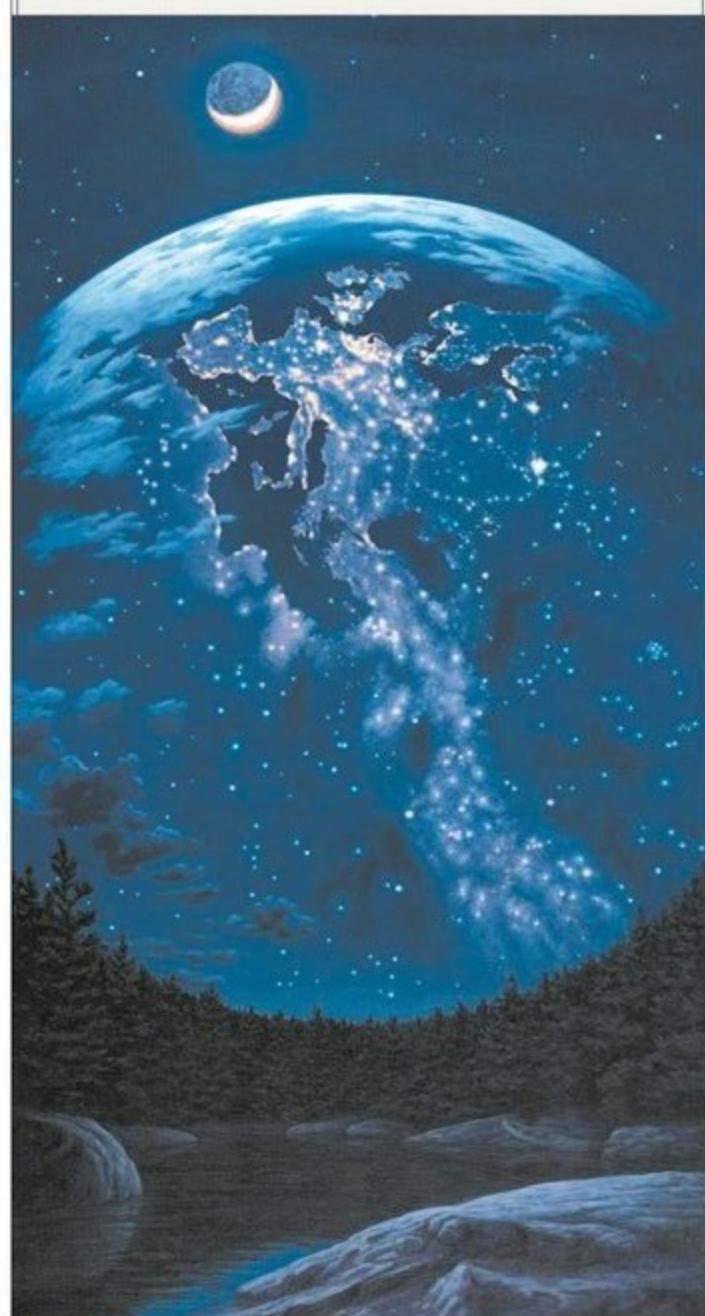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44期 十月上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卷首语



〔加拿大〕罗伯特·贡萨尔维斯 插画

星星缀满我的脸

●傅 菲

人世间，唯有星辰和星辰下的旷野，让人不会厌倦。

当我仰望星空，觉得它像巨大的谜，我永远也无法猜透。星空的存在，是生命中最大的诱惑。星空浩瀚无边，亘古不变，散发的清光纯洁如水。星空下的人间，从来都是寂然的。一个热爱孤独的人，星空会带给他沉默的伴侣。海子在《黑夜的献诗》中说：“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天空一无所有，除了无处不在的星光。给我们安慰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如星辰般的孤独。

星光照耀过多少人，谁又知道呢？每一个人都数过星星，可谁又数得清呢？星光是一把把刀，呼呼呼，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看不到刀，也看不到刀光，看到的是星星如钉子，被钉在苍穹的悬崖峭壁上。我们遥望星空时，会想起什么呢？星宿是时间的同行者。它们就像与我们失散已久的人，它们尘埃一样的面容发出友爱的光。我们需要寻找的人，都居住在峭壁之上的湖泊里。他们手腕挂着铃铛，脸颊贴着锡箔——他们用古老的巫术，让我们结束梦魇，让我们回到河流的出生地。

夜色温柔。星空下，你会想起谁？

会想起生火做饭的人，会想起给花浇水的人，会想起把门打开又关上的人，会想起在雪中紧紧拥吻的人，会想起不回信的人……

我会想起你。我微微仰起头，闭上眼睛，星星便缀满我的脸。旷野无人，万物冥寂，星光的马蹄踏过我的心房。旷野上有人在轻轻传唱，传唱——那是你写给我的诗句：

抬头时

我看见了夜空中的一颗星星

（怀 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深山已晚》一书）



读者®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祜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李艳凌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 辑 张 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刘全镛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主 任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 蕊 2130159 雷 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 钊 2130273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1年第19期 (总第744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 | |
|----------------|-----|
| 28 绝命崖上的“老愚公” | 蒋巍 |
| 42 世界上最困苦的艺术学院 | 胡松涛 |

文苑

- | | |
|-------------|----------|
| 1 星星缀满我的脸 | 傅菲 |
| 4 夜晚的潜水艇 | 陈春成 |
| 9 黄昏的倦怠 | 费尔南多·佩索阿 |
| 31 幻兽之吻 | 周晓枫 |
| 47 模拟城市 | 尼尔·盖曼 |
| 50 绿色的夜 | 三岛由纪夫 |
| 58 旧夜 | 赵珩 |
| 72 秋声赋(外一首) | 李得 |

人物

- | | |
|------------|-----|
| 14 天才的责任 | 初子靖 |
| 32 作曲家的爱恋 | 王竞尧 |
| 66 悅视苍生—悲鸿 | 赵佳佳 |

杂谈

- | | |
|--------------|----------|
| 12 规则与人情味 | 桂涛 |
| 13 倍速时代 | 郁喆隽 |
| 34 当今球员为何难称王 | 岑嵘 |
| 48 青春时代的“圣经” | 押沙龙 |
| 56 刷GDP高手 | yevon_ou |

话题

- | | |
|-------------------|-----|
| 38 “天之骄子”的价值困境 | 彭美琪 |
| 60 弃北大读技校，周浩的十年历程 | 黄哲敏 |

人生

- | | |
|---------------|-----|
| 8 父亲的姓名 | 毕飞宇 |
| 10 一个叫冬来的女人 | 裘山山 |
| 18 父亲归来那一天 | 明前茶 |
| 20 在玲珑 | 陈年喜 |
| 33 混沌世界里的清晰之路 | 虹影 |
| 41 面对无望 | 宁白 |

人生

- 44 写给杨锐 杨本芬
55 两张床 王豕

生活

- 26 我爱路边小馆子 朱学东
57 扬长避短 神冈真司
63 策略性诱导 J.C. 卡尔森
70 故事力 高琳 林宏博

文明

- 52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张玮
64 古代打仗一般用多长时间 张嶽
69 古代书院的另一面 金陵小岱

悦读

- 17 言论 徐乐乐
24 表情包
36 幽默与漫画

意林

- 11 爱 保罗·科埃略
19 经典与年龄 吴晓波
43 诗 刘晓蕾
54 静坐听雨 五月
59 手段越少越好 王蒙

点滴

- 7 金钱豹 刘按
27 创造性的错误 丹尼尔·科伊尔
35 谢晋的“寻人启事” 俞继东
46 可以依靠的后背 树木希林
62 “自我”从何而来 刘擎
65 儒学在西汉和东汉有何不同 罗振宇

互动

- 71 我与《读者》插图二十年 李晓林

封面

舞之魂(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王玉柱 2130278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 刊 发 行 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 价 9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1966年的一个寒夜，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硬币带着他手指的一点余温，跌进黑色的涛声里。博尔赫斯

后来为它写了一首诗，诗中说，他丢硬币这一举动，在这颗星球的历史中添加了两条平行的、连续的系列：他的命运及硬币的命运。此后，他在陆地上每一瞬间的喜怒哀惧，都对应着硬币在海底每一瞬间的无知无觉。

夜晚的潜水艇

●陈春成

1985年，博尔赫斯去世前一年，一位澳大利亚富商在航海旅途中感到无聊，借了同伴的书来看。对文学从无兴趣的他，被一首题为《致一枚硬币》的诗猝然击中。1997年，在经历了十余年成功的商业生涯后，这位商人成了财产

不可估量的巨富和博尔赫斯的头号崇拜者。同年春天，一个念头在黎明时分掉进他的梦中，促使他资助了一场史上最荒诞的壮举。他要找到当年博尔赫斯扔进海里的那枚硬币。他买下一艘当时最先进的潜艇并加以改造，又聘请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学家、潜艇专家和海底作业员（该团队由一名中国籍陈姓海洋学家担任队长）。

考察进行了将近3年。1999年年底，潜艇与外界失去联系。人们推测潜艇是在探索海沟时失事。次年，富商病逝。他的孙女在多年后翻看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些录影带，其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影像：

潜艇于1998年11月驶入一座由珊瑚构建的迷宫。探照灯照出绚烂迷幻的图景。队员们错估了两座珊瑚礁之间的距离，这导致潜艇被卡住，动弹不得。6小时后，镜头拍到远方驶来一艘蓝色潜艇，向考察队的潜艇“阿莱夫号”发射了

两枚鱼雷。鱼雷精准地击碎了珊瑚礁，潜艇得以驶离，因缺氧而快昏迷的队员连忙操纵潜艇，向海面升去。那艘蓝色潜艇则像幽灵般消失在深海。

我国知名印象派画家、象征主义诗人陈透纳去世后被公开的手稿中，有一篇他追忆早年生活的散文（也有人将其归类为小说），也许能为这一神秘事件提供另一种解释。

国庆时，我回了趟老家。



老房间的旧床实在太舒服了。随便一个睡姿里，都重叠着以往时光里我的无数个同一姿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爱这个房间，尽管它不再是潜艇的驾驶室。我该起床了。父母喊我吃晚饭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岁月里传来。穿衣服时，我依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30岁了。

晚饭时母亲说：“上星期沈医生过世了，他以前给你看过病的，你还记得吧？”我含着筷子“嗯”了一声。读中学那几年，我像着了魔一样沉浸在病态的妄想里，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但对我的父母来说，那是噩梦般的几年。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结婚生子，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着。大家都觉得很欣慰。

从初中起，我为过度生长的幻想所缠绕，没法专心学习，没法专心做任何事。在我更小一些时，谁也没觉察到这种症状，还夸我想象力丰富。我指着房门上的木纹，说这是古代将军的头盔，那是熊猫的侧面，父母都觉得像。有时我坐在地上，对着大理石的纹理发呆，想象这条细线是河流，那片斑纹是山脉，我在其中跋山涉水，花了一下午时间才走到另一块大理石板上。有一天，我爸回家，发现我一脸严肃地盯着正在抽水的马桶，问我干吗。我说：“尼斯湖上出现了一个大漩涡，我们的独木舟快被吸进去了。”我爸问“我们”是谁，我说：“是我和丁丁，还有他的狗。”他只是

摸摸我的头说：“要不要我来救你，不然来不及吃晚饭了。”

这类幻想多半是一次性的，像一小团云雾，随处冒出，虽然氤氲，但之后又会消散。读初中后，我对历史、地理蛮有兴趣，但只是随便听一点，不甚了了。我用这点零星知识作养料，幻想越发繁茂地生长起来。我随时随地开小差，对着什么都能走神，时不时胡言乱语，同学们都觉得我是怪人。我的成绩自然一塌糊涂。父母带我看了几次心理医生和神经内科专家，有说我患妄想症的，有说我没毛病只是想象力太丰富的，总之都没辙，说等过几年年龄大了没准儿就好了。

父母常常叹气，我倒觉得没什么。我能在莲蓬里睡觉，到云端游泳，在黑板上行走，追踪墨水瓶里的蓝鲸；我能一边挨老师的骂，一边在太空中飘浮，谁也管不着我，谁也捉不住我。无数个世界任凭我出入，而现实的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此外，我还觉察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当我想象自己在某幅山水画中攀爬，如果想得很投入，幻想结束后我就会觉得浑身酸痛。有一晚，我在睡前看了好久莫奈的《睡莲》，梦中，我变得很小很小，在那些花瓣间遨游，清晨醒来后，枕边还有淡淡的幽香。早饭时，母亲问我是不是偷喷了她的香水。由此我推测，只要营造的幻想世界足够结实，足够细致，就有可能和现实世界交融，在某处接通。

而且我相信，当幻想足够逼真，就会成为另一种真实。

接下来，我发明了最让我着迷，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游戏：我造了一艘潜艇。

我爷爷是个海洋学家。我7岁那年，他不顾家人反对，以60岁高龄，受邀参加了一次海洋考察，至于具体去哪里、做什么，他没对我们说。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我很小的时候，每晚睡前，都听爷爷讲海里的故事。我父亲小时候也听过那些故事，他至今都认为那是造成我妄想症的根源。我时常思念爷爷，在我的想象中，他和大海融为一体。

14岁那年，初三上学期，我决定开始一次有关海底的幻想。我在课堂笔记本的背面画了详细的草图，设计出一艘潜艇。材料设定为最坚固的合金，具体是什么合金不必深究。发动机是一台永动机。整艘潜艇形状像一枚橄榄，艇身为蓝色，前方和两侧还有舷窗，用超强玻璃制成，带有夜视功能。透过玻璃看出去，海底是深蓝的，并非漆黑。潜艇内部结构和我家二楼一模一样：父母的房间，我的房间，摆着钢琴的小客厅和一个卫生间。我的设想是这样的：白天时，这层楼就是这层楼，坐落于群山环抱的小县城里；夜晚，只要我按下书桌上的按钮，整层楼的内部空间就转移到一艘潜艇里边去，在海中行驶。我爸妈在隔壁睡着，一无所知，窗外昏暗，他们也不知是夜色还是海水。我的房间就是驾驶室。我是船长，队员还有一只妙蛙



种子和一只皮卡丘。

每天夜里，我坐在书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统启动，桌面就变成控制台，上面有各种仪表。前方的窗玻璃上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副驾驶位上的皮卡丘说：“皮卡皮卡！”它的意思是，Captain Chan（陈船长——编者注），我们出发吧！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这是说，一切准备就绪。航行的时间，我设定为1997年。因为那时爷爷还在进行深海考察，我没准儿能遇上他。我握住台灯的脖子（这是个操纵柄），往前一推，果决地说：“出发！”潜艇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平稳地行驶起来。

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危险。我们被巨型章鱼追击过，一整夜都在高速行驶。后来潜艇急降到海底，启动伪装模式，伪装成一块岩石，章鱼就在头顶逡巡，挥舞着满是吸盘的长长触手，纳闷地张望。我们在下面屏住呼吸，体会着甜蜜的刺激。我们在珊瑚的丛林里穿行了3个晚上，那里像一座华美的神殿。我们遇到一艘卡在那里的潜艇，不知是哪国的，但还是出手救了它。有可能我们穿透进了现实的海底，也可能那艘潜艇是另一个人的幻想，我们没有深究。

自从开启了这场幻想，我白天的胡思乱想少了许多，因为要把想象力集中在夜间使用。但是我依然不怎么听课，不断完善着潜艇的设计图纸，制订新的冒险计划。下晚自习回到家后，我在书房里构思这

一夜的大致轮廓，然后敲敲桌面，坐着陷入幻想。幻想中的情节按着构思来，但也会有我无法控制的变化，这样才有意思。入睡后，之前的剧情在梦里延续。珊瑚的光泽和水草的暗影夜夜在窗外摇荡。

高二的一天夜里，我下了晚自习，兴奋地小跑回家，因为那晚要去马里亚纳海沟探险。为这一天我们做了很久的准备工作，皮卡丘早就急不可耐了。一进门，我就发现父母都坐在客厅里，沉默地等着我。茶几上放着我的笔记本，摊开着，每一页都画着潜艇。我脸上发热，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父亲开口了，他说：“透纳，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看着他们在灯光下的愁容，第一次发现父母老了很多。母亲哭了。我从未在父亲脸上见过那种无助的神情。那是一次沉重的谈话，又在快乐的顶峰迎头罩来，以至多年后想起，虽然语句都已模糊，心头仍觉得一阵灰暗。高考、就业、结婚、买房，这些从来都飘浮在我的宇宙之外的概念，从这时起，才一个接一个地坠落在我跟前，像灼热的陨石。我才意识到，这是正常人该操心的事。正常一点，他们对我的要求也仅限于此。而我浑浑噩噩，竟从未觉察到自己的病态和他们的痛苦。想到那么多时间都被我抛掷在虚无的海底，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焦虑。

当晚入睡后，我没有进入潜艇，只做了许多怪诞的梦。梦中的景物都是扭曲的，像现

代派的怪画。

第二天，我试图专心听讲，发现已无法做到。走神，不可抑制地走神。我看着教室墙壁上的裂纹走神，想象那是海沟的平面图；对着一束阳光走神，无数星球在其中相互追逐。我脑海中伸出万千条藤蔓，每一条藤蔓又伸出无数分枝，漫天枝叶在教室中无声地蔓延，直到把所有人淹没。

这样过了3天。这3天我都没有下到潜艇中去。我当然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在那里，父母并不为我担忧，我依然能每夜开着潜艇，而他们毫无察觉地睡在隔壁，陪我在海底漫游。但那晚，他们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声音已经刻进我的脑海中，我做不到那样自欺欺人。同高考相比，去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实在是太无关紧要的事了。我不忍心再让他们难过。我要争气。

第三天晚上，我想好了对策，关了房门，坐在书桌前，闭上眼。我让所有的想象力都集中到脑部。它们是一些淡蓝色的光点，散布在我周身，像萤火虫的尾灯，这时都往我头顶聚集。过了好久，它们汇聚成一大团淡蓝色的光芒，从我头上飘升，渐渐脱离了我，像一团鬼火，在房间里游荡。这就是我的对策：我幻想我的想象力脱离了我，于是它真的脱离了我。那团蓝光向窗外飘去。我坐在书桌前，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和虚弱，看着它渐渐飞远。最后它像彗星一样，冲天而去。

次日醒来，我拿起一本书

来看，看了一会儿，惊觉自己真的看进去了。课堂上听讲也没有问题，居然整整一节课都没开小差，老师说什么，我听什么，完全跟得上，再也不会抓住一个词就开始浮想联翩。听课时，我对身边的一切都能视而不见，这种适度的麻木真是令人舒适。

高三一年我的成绩突飞猛进，老师们都说我开了窍，同学们背地里说我的脑子被治好了。后来的事不值一提。我考上了不错的大学，进了一家广告公司，结了婚。我的脑海中再也不会伸出藤蔓，成了一个普通的脑袋；想象力也一般，和常人相差无几。

有时我也试着重温往日的梦境，但没有用，我最多只能想象出一片深蓝的海，我的潜艇浮在正中央。靠着剩余这点稀薄的想象力，我根本进不去，只能远远地望着它。我意识到，当年的对策有个致命的疏漏。当时我急于摆脱想象力的困扰，没有设定好如何让它回来。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想象力可能早就飞出银河系，再也回不来了。

国庆节假期最后一天，离家前夜，我坐在书桌前，敲了敲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Captain Chan，准备出发吧！”

——如文中所提，上文作于陈透纳 30 岁时，当时他还在广告公司工作。后来他迷上作画，辞职后成为画家，成名经过，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晚年，他在回忆录《余烬》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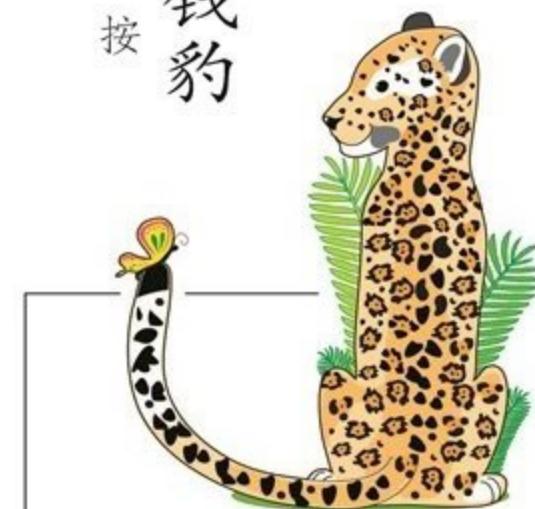
“……50岁后，我停止了作画，也不再写诗，很多人说我江郎才尽。其实不是的。我的才华早在 16 岁那年就离我而去，飞出天外了。我从中年开始作画，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写点诗，也是如此。我只是如实临摹，并非世人所说的什么主义。直到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梦境都画完了，就不再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一度拥有才华，但这才华过于强盛，我没办法用它来成就现实中任何一种事业。一旦拥有它，现实就微不足道。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我的火焰，在 16 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

陈透纳在遗书的最后一段，交代了继承事宜后，写道：“我反复画过一张画。深蓝色的背景中央，有一片更深的蓝。有人说像叶子，有人说像眼睛，有人说像海里的鲸鱼。人们猜想其中的隐喻，其实没有任何含义，那是一艘潜水艇，我的潜水艇。它行驶在永恒的夜晚。它将永远，永远地悬停在我深蓝色的梦中。”

公元 2166 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海浪冲上来一小片金属疙瘩，锈蚀得厉害。小孩捡起来看了看，一扬手，又扔回海里去了。

(云 婷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夜晚的潜水艇》一书，本刊节选，王 青图)

● 刘按
金钱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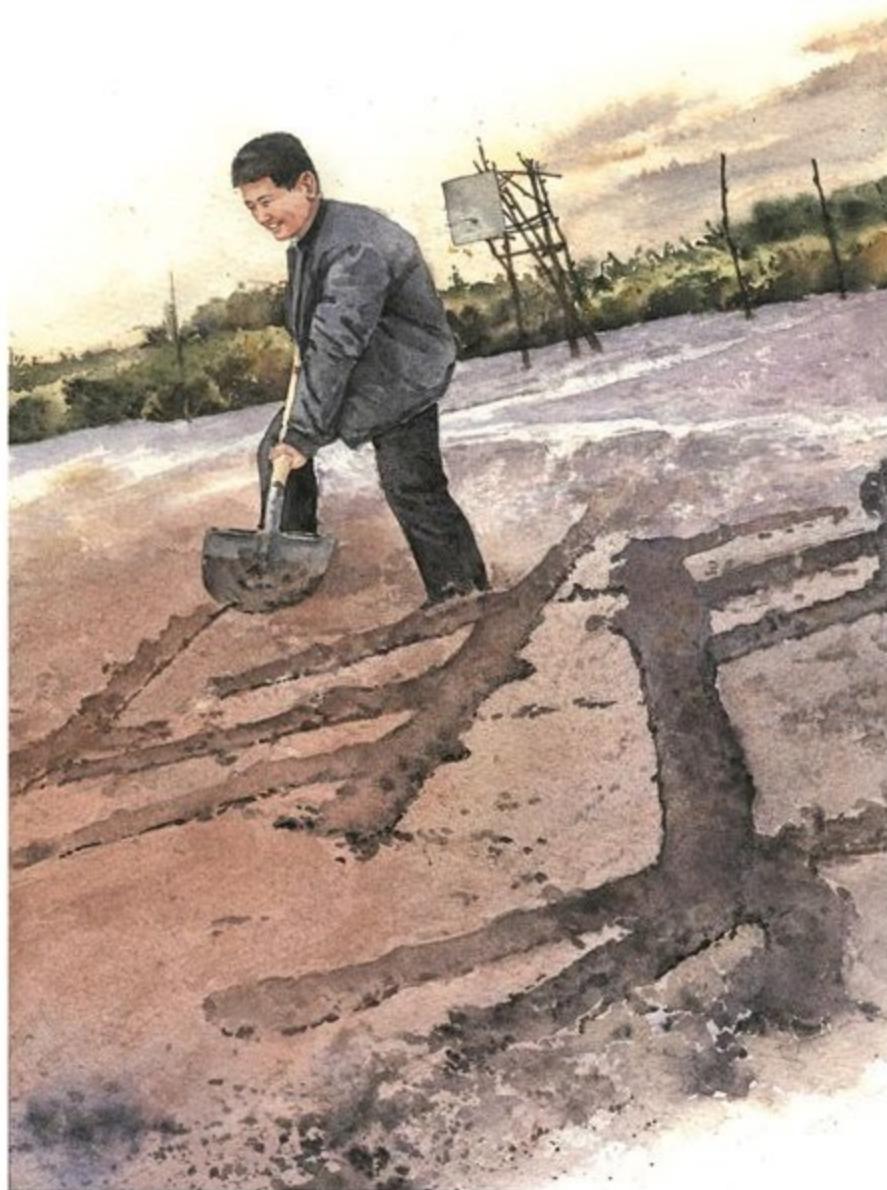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这样一个奇妙的时刻，一只金钱豹在月光下的丘陵上奔跑，它身上的图案突然全部变成金币哗啦啦地往下掉。金钱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只能惊慌失措地往前跑，最后消失在月光下的森林深处。

又过了一会儿，月光下万籁俱寂，有一个巫师从趴着到站直，然后慢悠悠地沿着金钱豹刚才跑动的路径，开始捡掉落在草丛中的金币。这个巫师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件事情出现在金钱豹和金币同时存在的宇宙中，而且这个巫师一定洞悉了符号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不仅看出金钱豹身上的图案和金币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还用某种秘术，穿透这种相似的形式，完成了物与物之间隐秘的转换。

对人类而言，在任何时候回头看，那都是一个神性十足的夜晚。

(桂 舟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一书)



父亲的姓名

●毕飞宇

突然来了一场大暴雨。

这场暴雨是在半夜来临的，我正在酣眠。后来，闪电了，雷鸣了，再后来整个大地都被暴雨敲响，动静相当大。暴雨之夜并不安静，但是，也许有人会同意我的观点，暴雨的吵闹声反而有助于睡眠。

一觉醒来，空气清冽，令人神清气爽。我们家门口的操场成了风景——那是一块平淡无奇的泥地，因为一夜的暴雨，被冲刷得平平整整，仿佛等待书写的一张白纸。

孩子有孩子的狂野，这狂野就是破坏。孩子见不得平平整整的雪地，也见不得平平整整的泥地。但凡有平整的雪地和泥地，孩子一定要让它们铺满自己的脚印，精疲力尽也在所不惜。

但这个上午，我对平平整整的泥地动了恻隐之心。我不想破坏它，相反，我要尽我所能地保护它。我没有在操场上留下我的脚印，没有让操场布满疤痕。

暴雨之后通常是艳阳天。大约在午后，骄阳把湿漉漉的操场烤干了。我光着脚，来到操场。操场是滚烫的、松软的，当我踩在上面时，会留下我的脚印，但是，泥土没有被翻起来，操场上依然没有疤。

我想在操场上写字，这个念头在刹那之间就产生了。几乎就在同时，我决定了，写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的名字向来是一个忌讳，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父亲的名字。我还要强调一点，我害怕我的父亲——因为忌讳，因为害怕，我决定写父亲的名字。

我找来一把大锹。现在，这把大锹就是我的笔。

我目测了一下，把操场分成两半：上半部分，我要写一个扁扁的“毕”；下半部分，我则要写一个扁扁的“明”。

在开始书写之后，我意识到，操场的实际面积要比我估计的大得多。我提着锹，用尽全力，几乎在奔跑。有好几次，因为提大锹的角度有问题，我跌倒了。但是，跌倒了又怎么样呢？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对忌讳的挑衅，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对恐惧的挑衅。我心花怒放啊。

我要说的是，我最终完成了我的杰作。“毕明”那两个字被我用大锹“写”在了雨后的操场上。我气喘吁吁，巨大的操场被我刻成了父亲的私章。操场坑坑洼洼，我则心花怒放。

父亲后来过来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紧张万分。他还看了一眼操场，就站在自己的名字上。很奇怪，他没有认出自己的名字。他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忙什么。他有些狐疑，因为他的儿子满身是汗。



黄昏的倦怠

●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 刘勇军 译

我喜欢初夏黄昏笼罩下的闹市的那份寂静，尤其是在白日的喧嚣对比之下，更添几分宁静。

阿尔塞纳尔大街、阿尔范德加大街，这些幽暗的街道向东延伸，沿着静静的码头伸展开来——在这些傍晚，我走进它们的孤寂之中，它们用忧伤将我抚慰。我仿佛远离现在，回到遥远的过去，那个更早的时代。我乐于想象自己是当代的西萨里奥·韦尔德，在我心中流淌的不是他的诗句，而是与他的诗句别无二致的本质，这也是他的本质。

漫步于这些街道，直到夜幕降临，我的生活与街道的生活并无差别。白天，街道上充斥着毫无意义的活动；夜晚，街上没有了任何活动，同样是没有意义的。白天我什么都不是，晚上我是我。我和这些街道并无差别，除了它们是街道，我有属于人类的灵魂。然而，当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质时，这一

但父亲到底也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他都站上来了，他只要用心一点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都暴露了。谢天谢地，我干了，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许多年之后，我们家已经在中堡镇了，父亲给我讲苏东坡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突然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我的小心脏都拎起来了。我偷偷地笑了。这两句诗不用他讲，我比他还要懂——我曾经

点或许显得无关紧要。人与物同样拥有一个抽象的命运：在世界之谜的代数学里同样成为一个中性值。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这些倦怠而空虚的日子里，一种忧伤从心中产生，传递至大脑，传遍整个自我——我痛苦地意识到，万物既是我的感觉，又存在于我的感觉之外，不为我所左右。

啊，梦境曾多少次变成实物出现在我面前，它们并非要替代现实，只是要宣称它们和现实一样，只要我表示轻蔑，它们便脱离我而存在。就像电车在街道尽头转弯，抑或傍晚街头的叫喊声，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但那种声音很突出——那是一首阿拉伯歌曲，像喷泉突然喷涌——映衬着黄昏的单调。

即将结婚的情侣走了过去。女缝纫工们聊着天走了过去。年轻小伙子们匆匆走过，去找乐子。退休的人像往常一样抽着烟漫步而过。有些店主像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一样站在店门口，对周围的事情毫不在意。一些新兵——有的身强力壮，有的弱不禁风——组成一支嘈杂抑或更糟的队伍缓缓走过。

偶尔也会有普通人走过。这段时间里，过往车辆稀少，车声悦耳。在我心里，有一种宁静的苦痛，顺从地构筑着我的平静。

这些走过的人和我毫不相干。他们和我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毫无关联。这只是无意识的行为，是碰巧投出的石子在水面上引起的涟漪，是未知的声音发出的回响，是生活的大杂烩。

（田龙华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不安之书》一书，董克诚图）

亲手把我的父亲送到“庐山”上去，他自己都没能认出“庐山”，还给我讲这句诗呢。

我不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也没干过什么大事。可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你决定“干大事”，一定要往“大”里干，当“事情”大到一定的程度，再危险都是安全的。

（余弧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书，沈璐图）

冬来的故事，是父亲讲给我听的。

父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然几次红了眼圈儿。

他说，在他出生之前的某一天，家门口来了个老头儿，手上牵着一个6岁左右的小女孩。当时正是冬天，祖奶奶见他们可怜，就拿了些吃的给他们。但老头儿还是不肯走，他跟祖奶奶说，家里实在穷，无力抚养孩子，希望将这个小孙女卖给祖奶奶。

那时这样的事情经常有，孩子养不活了，就把孩子卖掉。可是这个老头儿牵着小女孩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没有人家愿意要——家家都不想添人口。祖奶奶看那个小女孩很可怜，由于天气寒冷，小脸冻得通红，饿得哆哆嗦嗦，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祖奶奶实在不忍拒绝，就要了下来，也就是几块银圆而已。

那时祖爷爷家的家境尚可。但是祖爷爷回家看见

小女孩，很生气，他认为家里已经有这么多女人了，有老婆，有儿媳妇，有女儿，不该再花钱买丫头来干活，何况这么小的丫头也不顶用。他不理解祖奶奶是因为可怜小女孩才留下她的。小女孩看祖爷爷发火了，很紧张，端在手上的碗一下掉在地上打碎了。这下祖爷爷更生气了，抄起竹拍子（晒被子用的）顺手就给了她两下。祖奶奶连忙叫她去倒垃圾，把她支开。

小女孩提着垃圾走出大门，突然发现她的爷爷就在大门旁的墙脚蹲着。原来爷爷卖了她以后心里难过，不放心，就一直没走，在拐角处想等孙女出来再看一眼。小女孩见到爷爷当即放声大哭，将袖子撸起来给爷爷看。爷爷看见她胳膊上的红印，也是老泪纵横，爷孙俩在雪地里抱头痛哭。

这一切，都被祖奶奶看见了。原来祖奶奶因为心疼这孩子，就跟在她后面。祖奶奶也落泪了，把小女孩领回家，擦干女孩的眼泪，安抚了一番。打那以后，祖奶奶对这个小女孩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因为她是冬天来的，祖奶奶就给她取名为冬来，并让她随家里的孩子一起姓裘。

冬来比父亲大9岁，父亲出生时，她已经在这个家待了三四年，祖爷爷也逐渐接受她了。父亲出生后，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父亲。

有一次，冬来抱着一岁大的父亲去隔壁三爷爷家串门，下雨路滑，不慎跌了一跤，父亲的额头磕在了鹅卵石上，当即血流不止（父亲的额头上至今还留有疤痕）。冬来吓坏了，哭着抱了父亲回家去找祖奶奶。祖奶奶赶紧找了块布，包上炉灶里的柴灰捂在父亲的伤口上。

这时，祖爷爷回来了，一看长孙的头摔破，流了那么多血，顿时大怒，问是怎么回事。祖奶奶马上站出来，是她不小心把我的父亲摔了一下。祖爷爷自然不会打祖奶奶，但心里的怒气无法宣泄，一挥手，就将桌上的一摞碗横扫到地上，全部摔碎了。可想而知，若不是祖奶奶的庇

一个叫冬来的女人

●裘山山



护，冬来不知会遭受怎样的皮肉之苦。

父亲两三岁时，整日跟在冬来的屁股后面玩儿。冬来像个大姐姐一样喜欢他，每次买菜时，总会想方设法省下一两枚铜板，背着家人给父亲买米糕，或者包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吃下去。她还时常带父亲到田间玩儿，采把野花，或者捉只蚂蚱、蝴蝶什么的给父亲。父亲小时候很依恋她。可以说，父亲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全部与冬来有关。

父亲12岁那年，冬来出嫁了。祖奶奶跟媒人说，你介绍冬来的时候，要告诉对方，这是她的养女，不是丫头。后来，媒人果然找了一户还不错的人家，在奉化裘村镇，于是祖奶奶给冬来订了婚。

那时，祖奶奶家的家境已大不如前了。据说父亲的太祖奶奶出嫁时，是10个樟木箱子的嫁妆；到曾祖奶奶时，已变成8个樟木箱子了；到祖奶奶时，减到6个；到奶奶这里，已经是4个了。所以冬来出嫁时，祖奶奶为她准备了两个樟木箱子的嫁妆，在当时还算比较体面的。

冬来嫁过去后，因为完全听不懂奉化土语，很苦恼，曾跑回来向祖奶奶诉苦。祖奶奶安慰一番后，她又回去了。以后她渐渐适应，来得少了。再后来她有了儿子，又有了女儿，听说那家人待她很不错，祖奶奶也就放心了。

祖奶奶去世后，父亲家里的兄弟姐妹仍把冬来当成自家人，时常去看她。但父亲上高中后就离开了故乡，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她。

1985年，父亲离休回到杭州，也算叶落归根了。每每说起故乡，说起往事，父亲总会想起冬来，想起这个从小带他的小姑。

一日，父亲终于下决心去看她。他买了好多东西，坐长途汽车去奉化。父亲一路上很激动，想着可以好好跟冬来聊聊天，说说小时候的事情。那些事情是多么有趣啊，而且好多事、好多秘密只有他们俩知道。父亲童年时的所有快乐，都与冬来连在一起。

冬来见到父亲激动万分，他们已经分别40多年了。父亲年近花甲，冬来也已经近70岁。

冬来冲着父亲哇啦哇啦地又说又笑，脸上乐开了花，父亲也将一连串的问候道了出来。

可是，父亲怎么也没想到，冬来说什么，他竟一句也听不懂！几十年过去，冬来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奉化人，满口奉化土语；而父亲说的嵊县话，冬来一句也不会说了。虽然她总是跟人说，她是嵊县崇仁镇的，她的老家在嵊县，但是，故乡对她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父亲只会讲嵊县话，冬来只会讲奉化话，于是这两个一起长大，又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见了面的老人，就只好坐在那里互相看着，傻笑。

讲到这里，父亲的眼圈红了，我也鼻子发酸。

这样的人生场景，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好在父亲看到冬来过得很好，儿女都孝顺，丈夫也对她好，而且有了两个孙女，便感到很欣慰。住了一天后，父亲又高兴又失落地与冬来分别。

离开的时候父亲想，祖奶奶在天之灵，一定会为冬来感到高兴。

毕竟这是她疼大的女儿。

冬来生于1917年，卒于1998年，享年81岁。

(上 沈括白河南文艺出版社《颜值这回事》一书，马明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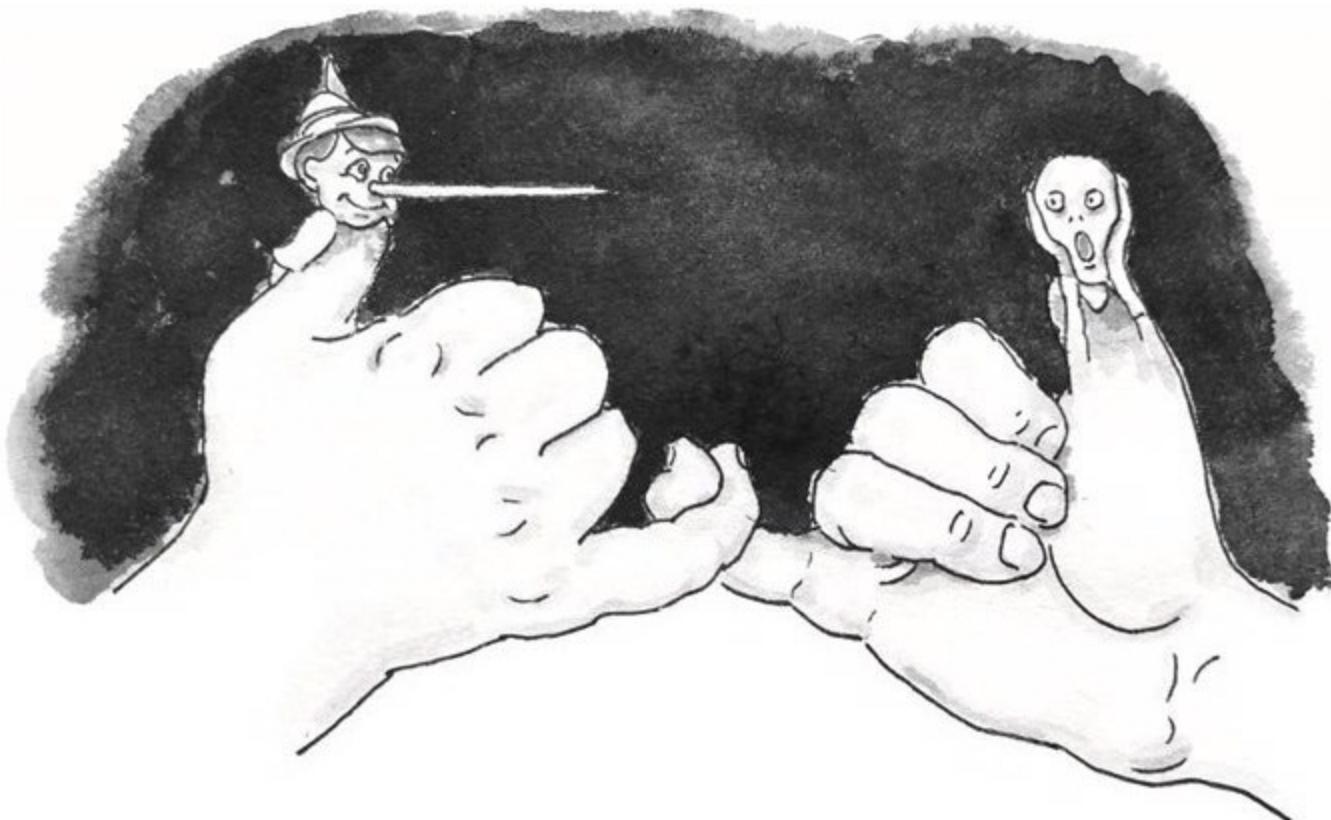
爱

● [巴西] 保罗·科埃略

◎ 丁文林 译

爱并不是静止如同沙漠，爱也不是呼啸如狂风。站在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去观察万物，就像你所做的，也不能叫爱。爱是改变和改善天地之心的力量。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天地之心，我以为它是完美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它就跟其他生物一样，有自己的情绪和冲突。是我们滋养着天地之心，而我们所存活的这个天地究竟会变得比较好或比较差，就看我们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在这里扮演关键性角色的，就是爱的力量。当我们心中有爱时，我们就会努力去使自己变得更好。

(枫林晚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



规则与人情味

●桂 涛

我在书市上偶遇一张签订于1929年11月6日的英国学徒契约。

契约写在一张厚厚的纸上，那张纸带有水印，盖着“2先令6便士”的印章，说明它是一张批量销售的专业学徒合同。合同的主体内容由章印和手写两部分组成，蓝色章印部分的内容包括签约人、学徒监护人、家庭住址、学习时间、学习内容、支付学徒款额等，手写部分是签名和日期。

这张折成几叠的契约，规定一个居住在伯明翰、名叫理查德·巴特的学徒，从签约日起到1933年6月7日这3年7个月的时间内，在当地一家叫贝里斯&默尔康的公司学习机械车床的事宜。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最早可追溯到12世纪初的英国学徒制，为工业生产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技术工人。直到今天，学徒制仍然是英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

这张近百年前的学徒合同对理查德·巴特和贝里斯&默尔康公司在实习期间的权利、义务都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比如“实习期间学徒不得故意损坏公司财产”“学徒每周领取16先令6便士的工资”“学徒对公司有意见必须经所在车间的工头转达”“学徒的父亲与公司达成一致，为他提供实习期间所需的食物、衣物及住宿费用，生病期间还应提供医药费”，等等。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份契约上仅签名就有6个，包

括理查德·巴特和他的父亲，贝里斯&默尔康公司的两位主任、一位秘书以及在签约现场的一名机械工程行会的书记。这份契约还标注了在注册号码集、工资本集和契约集中分别备案登记的3个号码，并且盖上了公司的钢印。

对16岁的理查德·巴特来说，这张纸让他对实习期间3年7个月的生活有了详细的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争取、什么必须获得，都在这份形式完整、约定明晰的专业契约中写明。

这让我想起我在中国农村看到的一张几十年前的契约。那张不到百字、语焉不详的纸片见证了一个6岁孩子命运的突变。因家庭穷苦，她经一个中人介绍，被“送给”宗族里



20世纪末，曾经有人预言，由于长时间使用电脑而缺少体力劳动和户外运动，未来的人类将变得体格羸弱，全身唯一经“自然选择”得以增强的

部位是手指——一具肥胖的身体支撑着一个不成比例的大脑袋，他佝偻着背，双眼直视前方的电脑屏幕，修长的十指高速敲击着胸前的键盘……实际上，这种预言虽然想象力有限，却道出了对人类未来的某种隐忧，也呈现了一个基本事实——电脑键盘和屏幕作为一种输入与输出设备是“反人类的”。然而过去20年的技术发展恰好背离了这一预言，人们发明了更加轻便的个人终端。除了完成必要的工作，如今人们几乎用不上键盘和大屏幕了，一切都可以在手机上实现。在触摸屏上，人们甚至用不上十根手指，只需一两根手指就可以完成所有操作。如果再度贯彻用进废退的思想，未来人类的其余手指将逐渐萎缩……不过脑科学家研究发现，经常刷手机、看短视频，会改变大脑皮层中神经元的连接方式，甚至改变大脑内部荷尔蒙的分泌机制。换言之，人的生理属性可能已经和人造的技术产品发生了“协同演化”。最近的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00后”选择以倍速播放音频和视频节目。人们总想在尽可能

倍速时代

● 郁喆隽



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内容，就好像要从一个柠檬中榨取更多的柠檬汁。然而，倍速播放并非单纯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而是因为大脑对获取

新信息“上瘾”。我们相信会有源源不断以至无穷的“柠檬”出现。

在每一次滑动屏幕的动作中，人传递了一种信念：下一个，再下一个——即便这一个不对我的胃口，总有下一个会让大脑分泌微量的多巴胺。“我”从未满足于任何当下的瞬间，却对“无限”的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夸父，手机就是他为逐日而在上面不断奔跑的大地。拿着手机的人也实现了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无穷个瞬间的叠加画出了一条开放的曲线。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用加速度进入了一个“倍速时代”。柠檬带来的酸味越来越寡淡，没有人再去回味，而只想尝一小口就丢弃。

我们无从区分，那是一种逃离、一种隐匿，还是一种自我消遁。人好像一只在莫比乌斯带上高速爬行的蚂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自己却在算法原点处。反过来，或许在这样一个倍速时代，那些无法倍速播放的东西才是最可贵的。

（心香一瓣摘自《书城》2021年第7期，王原图）

另一户人家做女儿，双方约定，亲生父母永远不得领回女儿，条件只是新家庭不得虐待她。那个孩子叫张小妹。

和理查德·巴特的契约相比，张小妹的契约真是薄得可怜，她要面对的未来是如此不确定，让人恐惧。

如果往更深层次探讨，这

两份契约背后是现代性和乡土性之间的生动对比。

作为熟人社会的乡村散发着更多的人情味，人人都是同宗大家庭的一部分，凡事也不必算那么清楚。他们担心，若是“亲兄弟，明算账”，人和人之间会不会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规则条

款呢？然而，如果将这种人情规则用在工业社会，反而显得冰冷和残酷。倒是理查德·巴特那种“法不容情”的条款，更让当事者感到安全和踏实。

有的时候，订立规则、遵守契约就是最大的人情味。

（飞泉摘自《环球》2021年第14期，杨向宇图）



天才的责任

●初子靖

许晨阳，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1981年出生于重庆，1999年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8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代数几何，曾获2016年的拉马努金奖，并且是唯一入选庞加莱讲座教席的中国青年数学家。2020年11月，美国数学会将2021年度弗兰克·尼尔森·科尔代数奖授予许晨阳，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自我怀疑

在美国东北部，繁华喧闹的纽约和历史悠久的费城之间，藏着一座幽静安谧的乡间小城——普林斯顿，这就是美国顶尖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的所在地。

但在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夜晚中，有一幢楼彻夜灯火通明，与周围格格不入，这就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研楼。

即使到深夜，这栋楼里也聚集着一群数学博士，他们秉持着数学系执拗而高傲的传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数学系，就应当做独创性研究，取得世界级的突破。

2007年，许晨阳就是这里的一员。当正读博士三年级的他凌晨两点来到铺着松木地板的茶室时，至少有10名数学博士坐在那里，他们

眉头紧锁，房间里气氛凝重。没有人交谈，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许晨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研究的问题已经停滞了快一年，毫无进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怀疑自己也许并不适合做数学家。

3年前，许晨阳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数学家科拉尔门下就读。如果他在剩下的一年里转去做一些小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并不困难，获得导师的推荐、在顶级研究所谋得一个博士后职位也不难，但他需要看得比读硕士的时候更长远一些：毕业远不是终点，他得做出好的成果，谋取一个教职，才能安心地做研究，延长自己的数学生命。

想成为数学家，就要在顶尖的数学头脑里做到万里挑一，许晨阳能吗？

浓厚的爱

如此自我怀疑对许晨阳来说还是第一次。小时候，他怀疑的主要还是外面的世界——教师、制度和权威，他曾经仗着一股年轻气盛的劲儿，非得跟他们对着干。

中学时他跟别人打架，还抽烟，跟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他长大后回想起这些事情，觉得挺幼稚的，但小时候这样做全都出于真情实感。

高中3年从头到尾，他都稳稳当地处在能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名次里。他甚至从来不听理科的课，至于数学，他干脆连作业都不写，但每次考试仍几乎满分，搞得老师觉得影响太坏，免了他数学课代表的职务。

许晨阳爱好广泛，因为一些作业不用写，还有一些作业一下子就能写完，他省下了不少时间。他知道家附近每家书店的位置，沿着街七拐八拐，就能站在摆着哲学和艺术书籍的书架前，阅读那些难懂但让人肃然起敬的著作。十几年后，他还会回想起少年时那种激动的感觉：就像与整个人类的知识相连接。他常在书店看书看到很晚，还会把所有看得上的书都买回家。多年之后，他的这种爱好成了他过人天赋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高中老师在上课时会调侃学生：“你们上课看的都是什么课外书？人家许晨阳看的是黑格尔的著作！”



看了黑格尔的很多著作并没能让许晨阳找到人生的方向，反而让他感到有些迷茫。他像个普通高中男生那样打篮球、踢足球，但他想要更多，想深入自己在哲学中窥豹一斑的那个抽象世界，却没人能和他同行。

当许晨阳后来回想起中学时那种漫无目的的寻找、缺乏同路人的孤独时，他觉得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不过是青春期普遍存在的躁动情绪的一部分。但不得不承认，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数学，即使思考已经陷入困顿多时，即使长年累月地昼夜夜出、鲜有社交，他仍然感到充实且有动力。

是对数学的爱给了他生活的方向。

许晨阳虽然拿到博士学位，但那种面对重大发现时的激动和兴奋消失了。他感到愤怒，对自己做出的无关紧要的结果嗤之以鼻。

假期过后，许晨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博士后的工作。他其实还买了金融类的书带回家，想着实在不行就转行——金融界总是很欢迎数学专业出身的人。但他自始至终没翻开那些书——一页都没看，他的心因责任感受到煎熬：“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自己应负的责任就是要做好的、纯粹的、对得起自己的数学。”

在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时候，许晨阳常常与另一位年轻的数学家通电话，他的名字叫刘若川，是许晨阳的本科同学、硕士同门。他们在路上通电话，谈及博士生涯中如影随形的挫败，以及自己应对它们的方法。他们互相鼓励，相信彼此都能渡过难关——两个人对数学抱有几乎同样深厚的爱，用刘若川的话说：“数学不抛弃我，我就一定不抛弃数学。”

突 破

2011年，在博士后工作结束后，许晨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微分几何中的流形度量问题，该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猜想“K-稳定性猜想”来自许晨阳的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北大原副校长田刚。

许晨阳本科毕业那年，田刚才回到北大不久。在基础薄弱的中国数学界，这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的弟子，代表着国际数学界的顶尖水平，以及中国数学研究发展的新可能。人们对他的归来寄予厚望。

许晨阳用3年时间学完了本科所有课程，提前一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他不满足于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课堂上学不到的，他靠自己读书来学。他沉浸在图书馆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学科——代数几何。碰巧在许晨阳本科临近毕业时，国际微分几何顶尖学者田刚回归母校北大，他此时正在拓展研究方向，目标正是代数几何。

冉冉升起的新星与学术界的中流砥柱一拍即合，许晨阳成了田刚回国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他在代数几何上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并拿着田刚的推荐信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师从亚诺什·科拉尔。

自那以后，8年过去了，许晨阳再一次从田刚院士那里获得灵感。在一次与北大

2000届学弟李驰的合作中，许晨阳使用极小模型纲领的工具与李驰所擅长的微分几何工具相配合，极大地推动了“K-稳定性猜想”的证明。这为许晨阳带来巨大的荣誉和学界的认可。

不过比起现实的荣誉和利益，这次成功更重要的是鼓舞了许晨阳，他由此打开了发现的大门，开启了自己辉煌的学术生涯。正如他在获得未来科学大奖后接受采访时所说：“日本数学家森重文曾说，我想每位数学家都有做不出新东西的恐惧。我当然也有这样的恐惧。我觉得每个数学家，每个科学家——每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都有这种恐惧。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人要克服对未知的恐惧。”

归 来 与 离 开

2012年，作为助理教授，许晨阳已经在犹



许晨阳（右一）与博士生导师亚诺什·科拉尔（左一）在一起

他大学工作一年。他身上不再有职业压力，因为他获得的是终身职位，即使他从此再没有学术上的产出，也能一直保有这份工作。但对数学的爱一直驱使着许晨阳，鞭策他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2005年，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成立，这一项目的牵头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心主任的田刚。在他的构想中，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在制度建设上应该向国际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所看齐，通过提供宽松的环境和营造良好的氛围，吸引身居海外的中国数学家加入。研究中心成立后，作为昔日的学生和如今的新星，许晨阳理所当然地成为田刚招募的数学家。许晨阳爽快地答应了，他成为中心的副教授：能换个新环境，还有更好的资源支持，最重要的是可以报效祖国，所以，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去处。

2012年，许晨阳在回国前给朋友们发了一封邮件：“我本周已从犹他大学辞职，并将回国工作。”朋友们惊讶于他的决定，称他为“先驱者”。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与许晨阳的归国极大地激励了身居海外的中国数学家，很快，“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中不少数学家（如刘若川和刘毅）也相继加入数学研究中心，这里很快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数学研究阵地。

许晨阳的研究也从此进入快车道。他涉猎广泛，同时关注多个研究领域的优势开始显现，在一系列前沿数学问题的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并在国际数学杂志上发表了24篇论文，其中6篇发表在“四大国际数学期刊”上。这6篇文章解决的都是数学界前沿的、核心的问题，每一篇都足够让许晨阳登上北京大学官网的首页。

作为教授，许晨阳也贡献颇丰，回国的几年间，不但招收了多名研究生和博士后，也向学生们传授他的理念和方法。他常告诫学生，自学和自主寻找问题才是研究生最重要的技能。

2016年，许晨阳持续的耕耘与产出得到回报：他获得数学界奖励青年研究者的大奖——拉马努金奖。而他的获奖理由除了他在双有理几何领域的突出贡献，还包括他回国后对中国代数几何领域发展做出的重大推动。

他作为“先驱者”的选择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遇到在是否回国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青年学者时，他会劝慰对方：“回到祖国，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研究，很多时候还能做出更好的、更有创造性的成果。而这种在自己的祖国做出优秀成果的成就感，是其他任何成就都不能取代的。”

2018年，在研究再一次陷入停滞后，许晨阳决定换个环境，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在离开时，他表达了对北大的不舍，但更多的是无奈：若想突破数学上的困境，与水平相近的数学家沟通是常用之道，而中国的一流数学家仍然太少；作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顶尖教授，许晨阳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无法在数学研究上投入更多精力，他为此感到苦恼。

对数学的责任重新开始召唤他，他化用《维特根斯坦传》中的理念如此表达：“不是每个人都有数学天赋，如果数学天赋降临到某些人身上，他就有责任去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他的勤奋和对于数学纯粹的热爱推动他放弃中心带头人的名望，全身心地重新投入数学研究。

许晨阳对自己的数学研究生涯有更高的期待：如同“龟兔赛跑”的故事，最终能做出最好成果的数学家往往不是“兔子”，而是走得更慢的“乌龟”。他认为，“除了一些极少数超群的大脑，最后能决定一个科学家走得多远的还是专注和坚持”。

抱着这样的信念，许晨阳重新投身于数学研究的海洋，他将为数学继续奋斗。这是一份高尚的、自由的职业，如同他获得未来科学大奖后在致辞中所说：“沉浸 in 数学研究中的数学家们只需要服从数学世界的客观法则。这里没有等级高下，没有阶层之分，在对未知的探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自由。每一个数学家愿意孜孜不倦地研究数学的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我们享受那种日复一日，能够超脱现实生活，去聆听和发现世界运行规律的时刻。”

（怀 质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成为科学家》一书，本刊节选）





我念的经，只有四个字：
人生苦短。

——汪曾祺说，因为这苦和短，他马不停蹄，一意孤行

藏冠于民。

——“后金牌时代”，奥运会的故事开始回归体育本身，大众对体育的旺盛需求正在转化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

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绝不是贪婪。

——一个人只有选择自己所珍视的部分，才能更自在地生活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

——李宗盛在歌曲《山丘》中，唱出了个体生命的困惑与为难，成为一代人的乡愁

极端主义不仅仅是纸上的概念，它背后是无数悲惨的人生。

——在一个日渐极端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为温和而战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网络诈骗全过程

从无好丑向人说，只等君看自己知。

——虽是咏镜诗，亦不妨作立身存世之箴言

一旦一个人下定决心只同那些他以为绝对品行端正、纯洁善良、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



的人来往，其结果就是他必须独自生活。

——语出法国剧作家尚福尔。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人，最后只会给自己套上枷锁

这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爱情。

——所谓的“精英相亲局”

所谓专家，就是把一个狭小领域内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个遍的人。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不怠慢朋友，不委屈自己，堪称朋友间最佳相处模式

它能使你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

确立你自己。

——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如此回答

低调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一切取决于你想生活在哪个世界里

落伍也是一种风格，只要你坚持得足够久，时代的审美还会转回来。

——复古也是一种潮流

最好不要透过文字来结交朋友，或者只透过文字来谈恋爱。

——台湾大学教授欧丽娟

运动、旅游和阅读。

——在相亲简历中，无论男女，这三项兴趣爱好都排名前三

现在人的分手能力，远远大于相爱能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

有时候，岁月不但没有将痛苦冲走，反而会在漫长的时光中把瘀伤堆积在心中。

——悲伤不停、怨恨不止、纷扰不休的原因

两个人除了爱，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共同孕育的成长，以及刻骨铭心的恩情。

——何谓好的婚姻
(欲望、真真等摘)



父亲归来那一天

●明前茶

我小时候，父亲归来的那一天，就如彗星降临的那一天一样不可思议。父亲是天文望远镜工程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国家级天文台中，许多用于观测星系的望远镜是他设计的。组装好的望远镜，被小心翼翼地运往各地的天文台安装完毕，还需要父亲前往调试，以确保望远镜的运行达到设计标准。通常，他一出差就在一个月左右。

为了避免城市的灯光干扰，各地的天文台都建在市郊的高山上。父亲去调试望远镜，业余时间会跟当地天文台的工作人员一起种蔬菜、种西

瓜，用以改善生活。那年头儿，人们都讲奉献精神，调试好精密度极高的望远镜，就能开启天文台的观测圆顶室，观察浩瀚星空，研究宇宙的演变与奥秘。这是让人无比欣喜的事情，所以父亲对出差毫无怨言，我们全家也毫无怨言。我和母亲都发现，当父亲出差归来时，那个木讷、谨慎，甚至有点儿刻板和忧郁的工程师会忽然变得浪漫起来。

我记得，父亲到陕西天文台调试望远镜，工作结束时正值临潼的石榴丰收，他带回了6个硕大的石榴。那是物流极不发达的年代，我们这些江南小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

石榴。父亲按照临潼小贩教他的方法，在石榴顶上找到一个下刀处，在外皮上轻划了一圈，用力掰开。里面的石榴籽紧紧抱团，晶莹剔透，红润发亮。我们用勺子挖着石榴籽，细细品尝，它的甜是多维的、立体的、丰富的，有些许醇厚甜蜜，还有些许酸爽。我终于明白古诗中为何说：“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繁密的石榴籽，是被怎样的土地孕育着，才有如此滋味？那时候，我就立誓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与南方红壤完全不一样的土地。父亲说，只有生长在排水性良好的沙质土壤中，石榴树才能结出如此硕大的果实。

父亲还去过新疆天文台调试望远镜，当时绿皮火车要走56个小时。在漫长的旅程中，父亲带足了榨菜、方便面，还有自己做的紫菜饭卷。等他归来时，他居然带了一个大纸箱，难道父亲带回了新疆的冬不拉？打开纸箱，全家人都笑了，父亲居然带的是新疆的棉花，它们是生长在棉枝上的一朵一朵的棉花哦。

父亲说，调试完望远镜，他去城里办事，搭乘老乡的拖拉机，路过浩瀚无边的棉田，被一望无际的丰收场景震撼，他便用口袋里的清凉油，向棉农换了几枝棉花。棉农困惑地问他：“要做一副棉手套，或者一顶厚棉帽，这点棉花不够，要不要多送你一点？”父亲笑着说：“够了，千万别把棉花从棉枝上扯下来，我要让两个女儿看一看，真正的棉花



是什么样子。”记得那天，我们把家中腌萝卜干的空坛子反复刷洗，接着，这干燥的棉枝被父亲插入坛中，成了家中别致的装饰品。掉落的小棉枝，父亲让我从中扯出棉花来，摸摸里面的棉籽儿。他说：“在新疆，许多地方有这样的棉花。那里的棉花质量很好，做一床棉胎，可以用20年都不会扁塌。”

父亲还去过云南天文台。那次他去调试望远镜，我正上高三。母亲觉得在这节骨眼儿上，家里的顶梁柱不应该再出长差。但是，父亲说，云南天文台的这架望远镜，对研究星系的形成和变化有着特殊意义，只有把它装成了，人们对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研究才能更进一步，所以，他必须去。父亲承诺，等他归来时，会带给我们惊喜。

父亲去了40天，回来时带着从花卉市场批发的一箱子白玫瑰花。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给母亲买花。家里没有这么多花瓶，母亲不仅动用了没有来得及扔掉的白醋瓶、腌腊八蒜的坛子，还抱着余下的玫瑰，送给邻居。令人疑惑的是，在一大捆白玫瑰花的上面，父亲还放了一把蔫掉的硕大花苞，也是洁白的。看上去已经枯萎的花，为什么还要带回来？父亲说：“你们不懂，这就是成语‘昙花一现’中的昙花呀！昙花是仙人掌科植物，在夜间开花，两三个小时后，这些花朵就枯萎了，必须从花枝上掰下来，否则下一轮花朵就没有力量盛放。”

昆明人喜欢用昙花做甜汤，父亲买了8朵昙花，想让我们尝一尝昙花汤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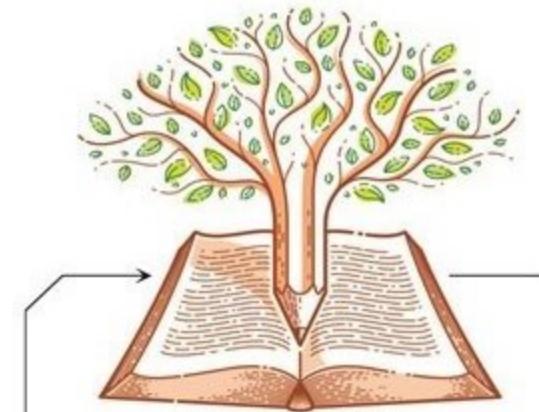
他将昙花的花萼轻轻去掉，把那些柔弱无骨的花瓣用清水反复冲洗，待将莲子等配料熬够40分钟后，在起锅前加入昙花的花瓣。昙花的花瓣，口感又滑又嫩，带着云贵高原上的清香气。父亲的背包里，还装着昙花的小苗。花农对他说：“昙花其实很好养，只是栽种后需要三四年才会开花。你要学会耐心等待。”

这次昆明之行，给父亲带来喜悦的，不仅是望远镜调试成功，还有他归来时，我的高考成绩已经出炉。高过一本线41分的成绩，令他十分满意。他送了我一个礼物作为奖励，那是一架迷你天文望远镜，镜片是父亲跟着云南天文台的磨镜师傅学习并磨制的。满月时，用这台小望远镜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看到清辉四溢的月亮上，有山地，有凹坑，也有被宇宙风暴吹袭后形成的暗影。

父亲归来那天所带回来的，是外面那个浩瀚无垠的世界。他曾经说，女孩子成长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局限于眼前的鸡毛蒜皮、些微得失，要看到地球上的千山万水、春华秋实，看到在宇宙星际之间，自己是一粒多么幸运的尘埃。如果你的视野之内都是乌云，那肯定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眺望得还不够远。归来的那一天，作为父亲，他想给予我的教益，就是如何跳出个人的狭

窄视野，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别致角度，小到一个石榴、一枝棉花，大到一架望远镜。他做到了。

（月亮狗摘自《北京日报》
2021年7月16日，陆凡图）



经典与年龄

●吴晓波

有同学问我，一个人要成为大师，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大师，写出经典作品，是不是要等到白发苍苍？

事实并非如此。

你看这些人：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30岁，托克维尔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时30岁，萨缪尔森写《经济学》时33岁，迈克尔·波特写“竞争三部曲”中的《竞争战略》时33岁，费孝通写《江村经济》时28岁，张五常写《佃农理论》时32岁……经典在于超越，超越在于创见。越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越可能是作者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产生的，因为那时，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最有锋芒，甚至充满偏见。

（果果摘
自微信公众号
“吴晓波频道”）



我回忆这段故事时，突然想起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话：“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是的，不觉间，那个冰天雪地的玲珑一夜，已经过去 21 年了。

那一年春天，我和一帮人流落到招远玲珑的金矿，其中有陈平、新有、老碗、黄毛以及黄毛他爹。我们从灵宝出发，过徐州、青州、淄博，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天两夜，到辛庄火车站时，天蒙蒙亮，远远地看见渤海在荡漾。

海风很大，站前广场和马路像用扫把扫过一样，这时候，清洁工们还没有上班。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山东，第一次见到大海。新有说：“我们去看看海吧。”大家说：“行。”

我们一帮人往海边走。其实广场离海还有些距离，太阳还没有出来，但估计也快冒头了。大海在宁静中动荡，浪花翻滚有声，有大船远远经过。勤快的人起来了，沿途有灯光亮起。有人走路，有人骑车，汽车发出轰鸣声。青春真是个好东西，30 多个小时没休息，我们还有精力打打闹闹，胡吹乱唠。

5 天前，也就

是正月初十，我们在灵宝找了 5 天活儿，矿山、苹果园、饭店、游戏厅，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家商量好了决不回去，不但不回去，今年还要挣大钱。

我们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在陈平姐姐开的小旅馆里

在玲珑

●陈年喜

住了两天。正苦思无计时，陈平姐姐联系到了活路，招远玲珑的金矿有采矿的活儿。工头是湖北咸宁人，在井下包活儿，很早就发了财，资金雄厚，活路好，工资高。

黄毛用旅馆的座机打电

话，把他爹也叫了过来。他爹当年 55 岁，在村里干着半死不活的文书工作。

天彻底亮起来了，经过一夜风吹，世界像新的一样。我只在若干年后北疆的萨尔托海见过这么明亮的世界。天空仿佛触手可及，又远得无边无际，它的亮度、透明度是我在老家商洛山看到的数倍。

大海近在咫尺，我们小跑起来。按节令，还没有打春，空气异常凛冽，大家的头发、衣服被风掀了起来。

有一个声音喊我们：“大兄弟们，吃饭了没有？”我们都停下来，扭头看。在路边，有一个小小的水饺摊，摊旁，有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向我们招手。

水饺摊的红色大伞下，有一个煤炉子，炉子上有一只钢精锅，锅里冒着热气，在冷空气里变成阵阵白雾。我们知道，那锅里煮着饺子。这时候，大家都感到饿了。吃了水饺，大家依旧执意要去看海，仿佛千里辗转来山东，不是为了打工挣钱，而是专门来看海的。水饺摊的主人是一对母女，女儿堪称“小镇的章子怡”。她说她在玲珑镇邮局上班。

这一刻我们还不知道，半个月





后，这个女孩成为我们与老家之间唯一的信息传递人。

二

这是一口有近千名工人的矿井。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金矿，而且是一口竖井。

经过3天简单的培训、考试，我拿到了爆破工资格证。所有矿山对爆破工实行的是一坑一证制，离职，就意味着证件失效。这是我拿到的第3本爆破工资格证。

在此之后到2015年春天，因做颈椎手术离开矿山，我共拿过11本爆破工资格证。在我认识的爆破工人中，我是拿爆破工资格证最多的一个。但它们并不代表什么，除了见证一个人从业的持久与动荡。

每天早上8点，工人们排成两行，鱼贯进入罐笼，随罐深入大地的腹腔——1500米深的地下世界。第一只罐下到500米处，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车辆集散地，一个枢纽，所有的重型矿车在这里进入罐笼，被提上地面，所有的空车从这里出发，到该去的地方。

一部分工人留在这里工作，另一部分工人在这里换乘，下面还有两级罐笼，每级500米深，最后的工作面位于地下1500米的深处。陈平、新有、黄毛和他爹、我，都被分在了这个工作区域，老碗被分在第二级。我们是几个人中唯一的爆破工，陈平有点儿基础，做了我的副手。

在新疆鄯善县靠近火焰山

的一处矿山，我感受过6月野地的燥热。从宿舍所在的地窖到吃饭的小食堂，来去300米，穿着拖鞋踏在沙地上的感觉，让我想到电饼铛烤饼的过程。而距地面1500米的地心世界的情景与戈壁的夏天略有不同，那是一种闷热，人仿佛处在一只密闭的蒸锅里。

这里的铁轨四通八达，矿车在这里来来往往，推矿车的人一律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只有脚上穿着雨鞋。在矿车提升口，放着一排五颜六色的塑料壶，它们大大小小，装的水满满浅浅，各有其主。

当完成了一车矿石或渣石的输送，工人们会提起属于自己的那只水壶，仰起脖子，猛灌几口。凉白开和汗水沿着身体流下来，从胸口到肚皮，画出条条斑痕。

我们与新有、黄毛、黄毛他爹，每天早上在提升口分手，下午在提升口会面，有时他们早到一步，有时我们早到一步，早到的人会为迟到的人留下最后一口水。我们在这里穿上衣服，两小时后，在竖井口与落日和暮色相见。

我已经想不起老碗的模样来了，只记得他很矮，肚子有一点儿大。有一天晚上，我们睡在床上，身下的竹夹板硌得身子生疼。老碗突然说：“我们还是跑吧！”我们都问：“为啥跑？”我知道所有人都想跑，不跑的原因是发工资的时间还早，而且身上都已没有多少路费了。

老碗说：“明天你们起爆的时间定在下午5点，我再看

一下。”陈平说：“你又不在一起干，你看啥，咋看？”老碗说：“我看海浪。你们就在海下面爆破，炮一起，海浪就跳起老高，我看是不是真要透了。”

新有说：“你别说得这么吓人，带班的说爆破点离海床还远呢！”老碗说：“还是小心些好，我注意几天了。”他说完，就睡过去了。

5年后，老碗一个人到了郑州，安装高速公路边的牌子，成了高空“飞人”。又过了5年，他从铁架上“飞”了下来。去年某一天，我骑摩托车路过他的坟头，一树杜鹃开满了花。

岩石顽硬极了，钻头在石头上因反作用力被弹回来，震得我的虎口生疼。我们每完成一轮钻孔爆破，需要足足8个小时。

在每次起爆前，我都会看看手里的罗盘，这是定向掘进必需的仪器，看罗盘是爆破工必须熟悉的技能。看着那细小的经纬度刻线，我知道我所处的位置，心里有一些担忧。但对陈平，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还是个孩子。

有时候，恍惚中，我看见头顶，有巨大的珊瑚，蔚蓝的海水，黑头鱼，小黄鱼，梭鱼，它们激荡、欢跃。阳光铺在海面，一轮大船满载货物，驶往遥远的异乡或他国。

三

矿上没有水源，用水需要专门的送水人，每个工队都有一两个送水人。给我们送水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就住在附近

村子。老头说：“这水，是自家的井水，可干净了。”

送水的老头矮个儿、干巴，他的咳嗽声和他运水的三轮车的声音一样急促、沉重、传得远。儿子挺壮实，有劲儿，把三轮车开得飞快。

我们属于咸宁工头的下属小工队，水钱、粮菜钱自然由他来结，我们只负责账、记账。我专门负责记账，有一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的。

我记账时，老头爱趴在旁边看，不是怕记错了，而是看我写字。有时他会咂咂嘴：“小伙子，字写得真不孬，是个文化人啊！”

有一天是个阴天，无雪，也无雨，但奇冷。我们住的是废弃的水泥砖房，风从檐口灌进来，把石棉瓦揭起来，又放下，循环往复。

工队钻头用完了，新钻头还没买回来。工头对我和陈平说：“你们俩休息两天，伙食费我来补。”我们俩就在家里睡觉，刚睡着，门被推开，送水的小伙子喊我：“师傅，师傅，我爹叫你去我家喝酒。”我有点儿发愣，问：“喝啥酒？你要结婚？”小伙子说：“不是，去了就知道了。”我出了门，跨上小伙子的摩托车后座。

这是一个小土院子，一溜儿院墙围着3间正屋。

老头招呼我在火炉旁就座，炉子边是一张方桌，菜早已炒好，一盘花生米、一盘萝卜片、一盆鸡肉，还有一瓶高粱酒。屋里别无他人，这对光杆父子。

我问：“有啥喜事儿，这样破费？”老头说：“没啥喜事儿，喝了再说。”

喝着酒，老头问我：“你知道孟良崮战役吗？”老头红着脸，显然不胜酒力。我一愣，随即说：“知道啊！”他又问：“国民党的七十四师是不是都战死了？”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心想：这老头是不是真醉了？

我嘴里说：“我哪里知道，不过，3万多人，哪能都战死了，肯定有逃出去的。”他又问：“你知道新竹在什么地方吗？”我更加迷惑了：“那不是在台湾吗？”老头突然两眼放光：“你这样说，这封信就是真的了。”他从卧室里抖索索地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侄儿，我还活着，1947年5月孟良崮那一战，我们连队在桃花山坚守，部队都打光了，只有我和班长逃了出来。1949年春天，我跟人到了台湾。我目前在新竹，无儿无女，现在大陆政策开放了，准备回来探亲，回来，就不准备走了……”老头吃一口菜，说：“信上说的和老掌柜说的都对上了。”这儿的人把长辈叫掌柜的，我知道老头说的是自己的爹。老头接着说：“掌柜临走时还在念叨弟弟，说肯定还活着，没想到真让他说准了。老掌柜是想弟弟想死的，如果早得到信，也许还能多活几年。我得好好送水，好好活着，挣够了钱，盖座小楼，等叔叔回来了住。”

10天后，我终于带着一

班人跑路了，原因很简单，工资太低，而且到年底才能结清。工头对我们很生气，派人在车站拦截。其实，他没有付我们一分钱的工资，没有任何经济损失，他损失的是一支队伍。我不知道工队欠下的送水人的钱付了没有，也不知道老头后来有没有挣够钱，盖起小楼。

四

6个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跑路！

在矿山，工人选择跑路是常有的事儿，当然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儿，没有一点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

那一天，在推矿车时，黄毛他爹的手指被车轮轧了。矿车聚集到提升口那儿，在半道一个地方要变轨。变轨，就是将矿车从一条轨道上调改到另一条轨道上，这是个技术活儿，要手疾眼快，还要精、准、狠。

矿车在高速行进中猛然用手搬动一小节活动的轨道，让它接住另一条轨道继续行驶，这个过程与火车变轨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者是电动，前者是手动。

黄毛他爹那天手有点儿慢，手还没有离开轨道，车轮就过来了，结果食指被轧掉了一截。黄毛他爹捧着血手找到工头，要钱去诊所包扎。工头正在打牌，说：“给你们的生活费都花完了？”工头每天给每个工人8元零花钱，买油盐酱醋或头痛脑热时用。

黄毛他爹说：“我抽烟，



比别人花钱多，一天不够一天。”黄毛他爹用另一只手攥着受伤的手，那一只手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滴着血点儿。黄毛知道他爹疼得很，点了一支烟塞进他爹嘴里。

那时候，谁受了伤，旁边的人都会点一支烟塞进伤者的嘴里，不管受伤者平时抽不抽烟，免得他发出呻吟声。

这个方法很管用。工头说：“只有 50 元，20 元包伤，剩下的就不用还我了。”

晚上，大家商量怎么办，最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跑路！这儿结工资的惯例是月小结、年大结，谁也没有把握年底能大结，何况离年底还有遥遥 11 个月。

但怎么跑？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往回跑，以这儿为根据地，一部分人留守，一部分人另外找活儿。因为一旦停工，生活来源会立刻断掉，天寒地冻的，至少得有个睡觉的地方。

同时，大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实在找不到活儿，回家得有路费，过去大半个月了，鸡零狗碎的，大家都没钱了。

新有家离镇上近，他给家里打电话，让他的家人通知其他人的家里，每家准备 200 元钱。但钱怎么能到大家手上？

当时谁也没带银行卡，于是我们想到了卖水饺的姑娘，从邮局汇款。此后半月里，那个女孩就成了我们与老家之间唯一的信息传达人。

其余的人继续上班，陈平和我去找活儿。我们翻过高高

的山梁，到了黄县。黄县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地图上叫龙口市，属烟台市管，它与玲珑矿就隔着一道山梁。我们站在山梁上回头看，渤海似乎更近了，蓝得像一半天空落了下来。

20 天没理发，陈平的头发脏得很，有些吓人，被风撕开后，又粘连在一块儿。他的下巴钻出了黄黄的胡楂儿。20 年后的今天，他一个人到了印度尼西亚，已经是一位技术纯熟的爆破工。

山体的两边都有矿口，大大小小，洞口一溜儿的矿渣，惨白惨白的。从不同洞口出发的巷道在山体里交错、相会，各奔前程，组成了一片巨大的地下世界。

这个世界里布满了黄金、机器、汗水与生死。

每天晚上我们回到住处汇报情况，早上出发继续去找活儿。3 天后，我们终于在山那边找到了活儿——装矿车出矿。

这是一家毁采的矿，就是由内向外，倒退着毁灭式采矿，待退到洞口，矿洞就彻底沦为废洞。山的两边布满了这种废弃的矿洞，有的用水泥封了口，有的张着巨口。

然而，两天后，我们又失业了，因为矿石没有品位，老板不干了。两天内，我们装了 100 车矿石，老板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到山下的选厂，只选出了 3 克金子，打一枚戒指都不够。

我们离开的那个最后的夜晚，异常寒冷。时序正是农历正月与二月交接的当口，海风从两面吹来，在山梁上交汇，

把白天吹走，把黑夜吹来了。

我们在梁边，商量今夜怎么度过。大家都想到了已经离开的那间宿舍。

然而下了山，到了宿舍门前，宿舍已经被大铁锁锁了。

宿舍东边靠近山体的地方，有一间废弃的厕所。我们都十分庆幸，在这儿待了 20 天，鬼使神差地竟没有使用这个厕所。厕所无门，也无窗，有两块竹夹板靠墙立着。

若干年后，在某座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我再次看到了铺在脚手架上的竹夹板，跟它们一模一样。

竹夹板已经朽了，大概有些年头了，可以一块一块地掰下来。黄毛他爹正好有一只打火机。

火烧起来了，火光里，有 6 张狰狞的面孔。这时候，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火光从门洞扑出去，雪从天空铺下来，它们在空中、地上握手言欢，仿佛一对故人。

这是我见过的真正的鹅毛大雪。它们一片片、一团团，你追我赶，一些雪，追上了另一些，拥成一团；拥成团的，经风一吹，又散开来，分裂成数片。它们落在地上，在树枝上变成蓬松的晶体，晶面因火光而异常晶莹，那晶莹与寒冷很近，又很远。

从那时到现在，一个经历过无数场大雪的人，再没有见过一场这样彻天彻地的鹅毛大雪！

（湘流摘自台海出版社《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一书，李晓林图）



表情包

●徐乐乐

画家徐乐乐在临摹八大山人、潘天寿等名家的画作时获得灵感，用自己擅长的线条，画出了一幅幅生动诙谐、妙趣横生的国画小品，「表情包」。

小无辜



小迷糊



媚眼



八卦爱好者



网红之标准面容



惬意





阅读——宋画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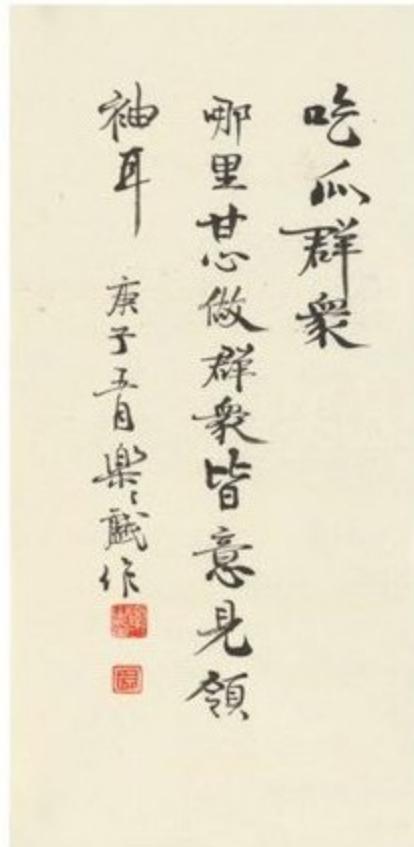


咬牙切齒欲盡情怒結果怒
不够倒有啥嘗嘗悲狀



落魄者

悲憤者



我在高堂大屋里吃过饭，也在路边的小馆子喝过酒。但是，这一路走过，我最喜欢的就是路边小馆，按照四川人的说法，叫苍蝇馆子。

每到一处，我都会找到朋友或者所住宾馆的保安和服务员，打问他们喜欢去的小店，尤其是那些开在居民区附近的小馆子。我知道，路边小馆的餐食自然没有高堂大屋的安全、卫生，但是，只有在喧闹的路边店，我这样的人才可以坦然而有尊严地就餐，不会紧张胆怯。

这些小馆子的食材来自最普通的集市，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最便宜的，烹调手法、调料也都是最普通的。后厨的厨艺水平，大多未必比我母亲、弟弟的水平高，所以这才是家常菜。家常菜才代表平民的生活，跟我成长的底色有一定关系。

“是这些无名英雄在求生存的同时，延续着饮食文化的香火。”

张北海在为王宣一《国宴与家宴》写的序中说，1974年，在北京吃到发黑的面做的烙饼，咬起来有点牙碜，味道仍然地道。他对创意菜的轻蔑，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却大对我心。我知道在那烟火气

中，是顽强的生存意志，延续着真正属于我们生活的香火。

我喜欢去小馆子。小馆子里通常比较喧闹，喧闹才是中国式餐饮的标配。我既可以在小馆子里和同伴撸起袖子放肆漫谈，不必衣冠楚楚，仿佛戴着面具，吃顿饭都要隔几米远，生怕沾染别人身上的味道；我也可以在小馆子里安静独酌，看烟雾腾腾，耳听飘过的各种世相故事、商业传奇。这种烟火气，在高堂大屋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种生活，有人气的生活，不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吗？

不仅我喜欢去小馆子，大人物中也有喜欢去小馆子的。比如，我喜欢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就喜欢去小馆子。克林顿当美国总统时访问捷克，希望能拜访他的文学偶像赫拉巴尔。当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说，赫拉巴尔一定在布拉格的金虎酒馆，因为那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哈维尔带着克林顿来到这家酒馆时，赫拉巴尔正在那里跟朋友们畅饮啤酒。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

我爱路边小馆子

● 朱学东





法国创意机构创造者设计的作品

创造性的错误

● [英] 丹尼尔·科伊尔 ○何 蓉译

冰球明星韦恩·格雷茨基的队友偶尔会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格雷茨基独自在冰上练习时会摔跤。这个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像小学生一样摔倒，虽然这个场景看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实际上完全是合理的。尽管格雷茨基精通滑冰，但只要他下定决心提高自己，就会竭尽全力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这意味着他要尝试，失败，再尝试，虽然这看起来有些愚蠢。

觉得自己愚蠢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是，一个人愿意变得愚蠢，愿意冒险去承担犯错带来的痛苦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不断地尝试，失败，再尝试是促使大脑成长并与外界形成新连接的方法。当涉及天赋开发时，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错误，而是指引人进步的路标。

有些地方鼓励学员去犯创造性的错误，这是一种建立新规则的方式。鼓励学员去做一些

可能会让他人感到奇怪和危险的事，实际上，就是将他们推出能力的甜蜜区。

企业也会这样做。谷歌公司为员工提供“20%的时间”，即工程师可以将20%的工作时间花在自己热衷且未经批准的私人项目上，因为他们在这些项目上更有可能去冒险。我接触过许多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会签一份合同，确保员工愿意去冒险犯错。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电子商务公司生活社区为员工提供了一条经验法则：每周做一次让自己在工作中害怕的决定。

无论采取何种策略，目标都是一致的：鼓励人们达成目标并重新定义错误，让错误不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将人们引导到正确方向的信息。

（李金锋摘自中国纺织出版社《像高手一样行动》一书）

馆。”艾普蕊，那位背着5公斤重的捷英词典闯入金虎酒馆，寻访喜欢流连于此的赫拉巴尔的年轻美国女大学生，从此闯入赫拉巴尔的精神生活。丧偶、高龄的赫拉巴尔，重新焕发创作热情，写下了《绝对恐惧：致杜卞卡》（杜卞卡在捷克语中与英文艾普蕊同义，皆为四月）。

赫拉巴尔写的全都是捷克的小人物，小酒馆才是小人物喜欢去的地方。

因此，我给自己热爱小酒馆和改网名为“路边美食达人”找了一个最堂皇的理由：哈谢克和赫拉巴尔也把大量时间消耗在了烟雾缭绕的小酒馆。赫拉巴尔在《何谓小酒馆》里说，小酒馆是“消除偏见的场所”，它“带着回荡的

孤独，是一个人拥有最美梦想的地方”，在这里，“每个客人通过交谈，成为他往昔的自己，或是他情愿成为的自己”。

我并不期待在小酒馆遇见中国的赫拉巴尔，我也并不期待自己在小酒馆里写下如赫拉巴尔笔下那些永世流传的篇章，但是，我就是喜欢路边的小酒馆，无论群聚还是独酌。我爱路边小酒馆，喜欢小酒馆里的众生相，也爱在这里喝酒、听故事、吹牛。

我随手记录下那些我喜欢的小酒馆的味道，还有人生。

（华 予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人民的饮食》一书，肖文津图）

在贵州，人生没有行走，只有攀登。

在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草王坝村，一位老人与大山斗了一辈子。虽然这里名叫平正乡，但这里的耕地既不平也不正，零零碎碎，全都挂在陡峭的山坡上。

“石头娃”思变

黄大发，乳名石头娃，生于1935年。

草王坝村缺田、缺路，尤其缺水。在草王坝村，水比娘还亲。没水又缺田，村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1958年，23岁的石头娃被任命为草王坝生产大队队长，转年入了党。几年后，黄大发当了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现实迫使他深入思考，怎样才能让村民不再过穷日子？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草王坝村最缺的资源——水！

水从哪儿来呢？黄大发蹬上草鞋在周边几座大山里转，期望能找到水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了：隔着高高的太阳山和太阴山，后面一座大山上有一处岩洞，水流长年不断，老乡们都叫它螺蛳洞。螺蛳洞的水位比草王坝村高出许多，如果开一条渠把螺蛳洞的水引到村里，全村人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白花花的大米饭就能端上桌了！

黄大发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有人说，隔着3座大山，那是闹着玩的？给自己留条命吧。

黄大发黑着脸说：“你的意思是，咱草王坝村的人命中注定就该渴死、饿死、穷死吗？谁愿意坐在家里等死？举手！”会场死一般地静。

黄大发的大舅子徐开福第一个站起来：“我干！”又有几个党员站起来，喊道：“我干！”

接着，会场传来一片吼声：“支书说了咱就干，有水就能吃饱饭！”

1963年元旦过后，黄大发率领200多名村



黄大发巡查水渠

绝命崖上的“老愚公”

●蒋 魏

民，打着红旗，揣上洋芋和饭菜团子，喊着口号上山了。

“草头王”辞官

高山上的冬天很冷。在水源地垒蓄水池，山水冷得渗进骨头缝，不消三五分钟，腿脚就麻木了。黄大发说：“你们没结婚的万一冻坏了，生不了娃娃，我可负不起责任。这样吧，有了老婆孩子的，跟着我轮班上！”说着，他第一个跳进冰水里。为加快进度，他们干脆不下山了。夜晚住进附近的山洞，裹件破棉衣就睡。蓄水池修起来了，黄大发指挥大家用绳子在山坡上比量着，画一条直线，然后一字排开，一手执钎，一手拿锤，叮叮当当敲响了大山，从日出敲到日落。春节后，他们硬是在石壁上连凿带砌，开出3公里长的石渠。可渠沿的石块咋固定和勾缝呢？他们用的是土办法：石灰加泥巴。

春节后突然下了几场大雨，山洪像海浪一样冲下来，石渠被冲得散了架，乱石七零八落滚满山坡。全村人目瞪口呆，心都碎了。黄大发眼睛血红，大吼一声：“重来！”女人们也急了，纷纷跟着汉子上了山。

公社领导对黄大发组织这样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有些半信半疑。但到现场一看，新的石渠正在一米米向前延伸，原来的石渠被山洪冲毁后他们也没泄气，从头来，继续干！公社领导被感动了，决定砍掉一半办公经费，支援他们8000元作为工费。

修渠要通过一段170米长的叫“擦耳岩”的地方，那是石壁陡立成90度甚至凸出来的悬崖，人走过去必须身子向悬崖一侧倾斜，耳朵擦着山岩，但凡脚下一滑，人就栽进万丈深渊了。在黄大发的指挥下，村民们用绳子拦腰系紧，让人从高崖上把自己吊在半山腰，一手锤子一手钎，一块一块地往下凿。凿出一个小平

台，可以站脚了，再用打磨成长方形的石头砌成沟渠。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凿、往前挪、往前绕，绕过一个个寒冬酷暑。

为此，黄大发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一次他和村民们半个月没下山，7岁的女儿患了重感冒，村里没有壮实男人，女儿未能及时被送往县医院，数天后不幸病亡。这事让黄大发痛心了一辈子。

草王坝人记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泪，淌了多少汗，投了多少工。历时整整13年，年轻人成了壮年人，孩子成了劳力，姑娘成了孩子妈，全村人眼看着一条海拔近千米、长10公里的石渠像一条长龙，穿云破雾绕山而来，终于抵达草王坝村！1976年，举行通水仪式那天，锣鼓、鞭炮、酒宴都备齐了。全村老百姓喜笑颜开，齐齐挤在渠道边，就等着清爽爽的渠水顺山而来。可久等水不来，再等还是不来。这时，只见村民王正明一脸沮丧，满头大汗地跑来：“不行啊，水下不来！”

黄大发顿感五雷轰顶。他不信，命令徐开福再去看。徐开福跑回来时腿已经软了：“确实！渠道的坡度太缓了，而且水量越来越小，在太阴山那儿就顺着石缝流没了。”

说罢，他放声大哭，全村人都傻眼了，个个像石柱一样愣在那儿。13年啊，全村人不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过着拼死拼活的日子，就这么一滴水没见，完了？

村民们失望至极，但他们理解黄大发领着大家拼命干是出于公心和好心，没人当面指责他。

黄大发在家里闷了好几天，愧疚和压力像尖锐的山石日夜刺痛着他。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于是决定主动辞职。

“大发渠”上天

不管怎样，黄大发是一个没私心、敢担当的人，全村再也找不出这样的领头人。一年后，在乡亲们的呼吁下，黄大发官复原职。在

村民大会上，他主动做了检讨：“这么大的工程，没技术人员把关，没有准确测量，不是胡干吗？我对不起乡亲们……”

“检讨有啥用？你就说那条渠怎么办吧？”村民在底下喊。

“我们不会白干！”黄大发坚定地说，“3座大山都绕过来了，基础也打好了，下一步就是改造。我相信，草王坝村的村民一定会喝上天渠的水，一定能引水灌田，吃饱饭！”黄大发的话，又一次让村民们热血沸腾，看到希望。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24岁的黄著文出现了。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遵义市遵义县（现播州区）水利局工作。他和两位同事步行两天，到草王坝村所在的野彪公社检查水利工程。黄大发听说县上来了几个水利技术员，便急匆匆找上门说：“我们草王坝村用13年时间修了条水渠，修成了，水却过不来，能不能请你们到我们村看看是咋回事？”

通过现场考察，黄著文和同事们得出结论，这条渠的毛病在于：第一，水渠的位置太高，落差不大，流量又小，水的推力自然不够，很难流到草王坝村；第二，这一带都是风化形成的沙壤土，渗水严重，因此修渠必须用水泥勾缝以防渗；第三，用石灰和黄泥抹缝，天一旱泥巴开裂，有多少水都渗出去了。

黄大发听得直捶脑袋，他眼巴巴地瞅着黄著文问：“那你看这条渠还有没有救啊？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

与黄著文同行的两位同事都是县上的“老水利”，摇摇头说：“重新改造起码要花几十万，县上肯定没这个能力。”

黄大发一脸沮丧，几乎要哭了。

一年又一年，不死心的黄大发到公社和县上跑了无数次，希望改造水渠，都因为县财政拿不出资金失败而归。没事的时候，黄大发常常跑到山上，沿着那条渠走走，把石缝里长出的草拔掉，再用手摸摸那些石头，仿佛仍能感



黄大发带领村民对大发渠进行清淤 潘凌峰 摄

受到当年流下的血汗和留下的温度。

岁月漫漫，从1976年通水失败到1989年，又一个13年过去了。

这一年，50多岁的黄大发听说县上要办一个水利技术学习班，为期3年，半脱产，他立马通过电话报了名。一个两鬓斑白的小老头儿就这样坐到课堂上，成了水利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黄大发越学越明白，越明白心里越着急。1990年腊月的一天夜里，黄大发东打听西打听，一头闯进黄著文的家。这时黄著文已经是县水利局的副局长。老支书说：“你当局长了，我也老了，现在我们草王坝村的那条渠还荒废着，要是在我死前还通不上水，我闭不上眼啊！”

黄著文为难地说：“县财政每年给水利局的资金只有20来万，就是全给你们也不够。”黄大发却乐呵呵地说：“你不知道，我最近又干了一件大事！”

“啥事？”

“我又把村民们动员起来了！他们不讲价出义工，在外打工的也同意回来。县里能给多少就给多少，把水泥买上就行。关键是你们的技术员要上去，给我们提供技术保证！”

黄著文的眼睛湿润了。

第二天，水利局召开局长办公会，黄著文提出草王坝村被闲置的水渠问题。草王坝村的水渠改造工程至少需要30万元，大大超过县上全年的水利预算。但黄著文恳切地说，草王坝村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扶一把，他们从1963年动手，自力更生，干了整整13年。可惜因为技术问题没处理好，水没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近30年了，那里的乡亲决心再次启动，宁可砸锅卖铁也要把水渠修成。

樊运达局长当场拍板：“好！我们先派人把测量和设计搞起来，动工后在技术上严格把关，经费不够的问题以后再说。”

对草王坝村而言，这个决定是历史性的转折点，意味着螺蛳洞引水工程从此被列入县重

点水利工程。1992年，工程正式启动，黄著文派局里的技术员黄文斗到现场指导监督，另外还有5名技术人员先后参与工程建设。

1992年春节后的一天，天还没亮，200多名村民在黄大发的带领下，背着背篓，带上工具，举着火把再次上山。螺蛳洞引水工程在沉寂了10多年之后，终于又震响了茫茫群山。

这次修渠，同样因为村里没有年轻人，黄大发的第二个女儿、23岁的彩彩又因急症来不及被送往医院而不幸去世。一年后，黄大发13岁的大孙子又因患急性脑膜炎猝然离世。为了开山凿渠，为了全村人的梦想，黄大发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怎样惨重的代价啊！但他擦干眼泪，依然坚挺在山上。第二次挥师大

战170米长的绝命崖——擦耳岩，年近六旬的黄大发依然把自己吊在长长的绳子上，足登石壁，一锤又一锤地敲击着手中的钢钎。年轻时他是石头娃，年老成了“老愚公”。

1995年端午节，历史性的一刻到了，螺蛳洞引水工程终于通水了！这

是一道通天长渠，清爽爽的泉水顺着绕山而修的长渠一泻而下，翻腾着雪白的浪花，穿越整整32年的苦斗与周折，扑进草王坝村，扑向一块块绿油油的耕田，扑进家家户户的梦想……这一年，黄大发正好60岁。

天渠通水了，黄大发也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这以后，“老愚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每天提着镰刀上山巡查水渠，把水渠里的落叶和碎石清理干净，把渠边的野草拔一拔。迄今又是26年过去了，从开工到现在，86岁的老人家沿着水渠走了多少圈，他没算过，也没法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初心闯山来。反正地球就这么大，再长的路也长不过脚头。

后来，草王坝村改名为团结村，这是全体村民一致同意的。

（云淡风轻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7月17日）



黄大发巡查水渠



在三亚。早晨6点50分，我下楼晨练，遇到行动中的蚁群。

它们体形极小，蚁流保持着一厘米左右的宽度，数蚁并行，速度很快，像摄影机下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奇怪的是，队伍中每隔几厘米，就有一只体形硕大的蚂蚁，以同样的速度，行走在“车流”里，但一定是隔离带般出现在队伍中间的位置。它们大得像属于另外的种群和部落，但左右都有小蚂蚁随行，我不能判断这是战俘、指挥官，还是队伍里的“篮球巨人”。这些家伙，就是所谓的兵蚁吗？兵蚁在蚁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能，个头儿大，它们的颚部发达，可以粉碎坚硬食物，也是保卫蚁群或发动攻击时的战斗武器。

我发现这条蚁流中有一条醒目的肉虫，呈半透明的金黄色，它作为蚂蚁的猎物被转运，就像一节储备粮食的车皮。除了小蚂蚁们，几只巨蚁先是出现在“车头”的位置，

纤夫般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后来，它们改变策略，均匀分布在肉虫的各个位置，就像出现在长条箱子的角铁部位……乍一看，像隆重的抬棺队伍，不过速度一点儿都不慢。

幻兽之吻

●周晓枫

肉虫被高高抬起，始终保持僵硬的弦月般的弧度。在翻越一个沟坎时，它突然流畅地翻转了一下身体，活了似的——可见蚁群完美的团队配合能力，使它们能够克服路途上的坎坷，而不摔落自己的猎物。再仔细看，那条肉虫好像真的还活着。它只是浑浑噩噩的，任由大大小小的蚂蚁把它搬到新的家园或仓库。

蚂蚁队伍很长，竟延伸至四五十米之外，直至它们的行踪隐入繁密的草丛。我在距它们的目的地10厘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一只不知死活的紫褐色蜗牛，壳上攀爬着稀疏的侦察兵，似乎在瞭望和接应。这肯定不是蚂蚁倾巢搬迁的原

因，因为从蜗牛这点硬壳里掏取的肉，根本不值得它们兴师动众地派出整个庞大的军团。我抬头看天，记得天气预报好像说今天有雨，这意味着滚滚雷声，此时就隐藏在透光的雪山般巍峨的云层后面。微不足道的蚂蚁，生活在地下的黑暗里，却远比自以为是的人类更敏感于天上即将发生的事。它们预知，所以它们行动。

等那只金黄发光的肉虫被一路运输，消失在地层之下，我才突然醒悟：也许它并非食材，那正是它们至为尊贵的蚁后！它不动，并非因为麻木或受伤，而是它正被自己的奴隶们舒适地抬起、小心地呵护、安全地转移。它几乎是以半睡眠的状态，统治着自己子孙众多的世界。

最不像蚂蚁的，是它们的蚁后。

在蚂蚁世界，王所生的，是不像自己的兵；兵也长得不像自己的王，看似并无基因的传递——它们之间不是有些不像，它们之间是一点儿也不像。而这，或许正是蚁后统治的秘密。

(吴戈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幻兽之吻》一书，张伯涛图)





音乐有力量承载我们的一切，唤醒最深层次的感觉，表达出不能言表的情感。文字的尽头，是音乐的开端，没有什么能比音乐更好地传达爱情中的思念与牵挂了。面对爱情，艺术家们也免不了坠入爱河，走入一唱三叹的缱绻情境中。

肖邦和康斯坦雅： 无疾而终的爱情

肖邦一生虽然从未步入婚姻，却经历过几次刻骨铭心的恋情，而每一次恋爱带来的甜蜜与苦涩，都化作柔情似水的音符。

1829年，19岁的肖邦暗恋华沙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女生康斯坦雅。这是一段痛苦的单相思，肖邦不敢对康斯坦雅表露自己的心意。在难以入眠的夜里，肖邦把这份爱意藏在他的音乐中。他在给好友狄都斯的信中说：“我很感伤，因为我已坠入情网，我每夜都梦见她的倩影，但还不曾和她交谈过一言半语。当我思念她时，在辗转难眠的夜晚，便写下协奏曲（《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慢板乐章。这是浪漫、宁静、稍带忧郁的音乐，在那里，好像有细嚼着许多幸福的回忆，或是凝视着某一点的感觉。也许可以说是在春天的夜晚，沐浴在月光下的沉思……”有人把这个无比绮丽的乐章叫作“爱人的画像”。

肖邦那潺潺流淌的音符倾诉着无尽的思念，像未熟的花蜜一样甜蜜又苦涩。后来他决定离开动乱的祖国前往巴黎，这段青涩的单相

思也随之无疾而终。临走时，肖邦写下了《离别练习曲》，在康斯坦雅面前弹奏。这首曲子后来也成了经典日剧《101次求婚》中最令人难忘的剧情配乐。

这是真正的青春音乐。它燃烧得太快、太猛烈，只能留存在音乐家短暂的生命里。

马勒与阿尔玛： 为你而生，为你而死

马勒与阿尔玛·辛德勒的初遇，在1901年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那时，马勒是歌剧院的艺术总监。阿尔玛出身名门，20岁出头，美貌倾城，在维也纳文艺圈中不乏追求者。马勒对她一见钟情，短短几个月便娶得美人归。

每年暑假，马勒都会离开维也纳，在丛林间避暑并专注于作曲。1901年至1902年，二人正处在热恋当中。创作于这两个夏季的《第

五交响曲》，显现着浪漫主义色彩。当中最有名的第四乐章的小柔板，由竖琴和弦乐合奏，具有夜曲风味。马勒和阿尔玛结婚了，他把这首作品作为情书寄

给她。马勒还给她写了一首短诗：“我多么爱你，我的旭日。”

只可惜这段婚姻仅仅维系了10年，便以马勒病逝而收场。在马勒人生中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对妻子的深爱与生前所有的挣扎，都可以在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第五乐章的草稿

作曲家的爱恋

●王竞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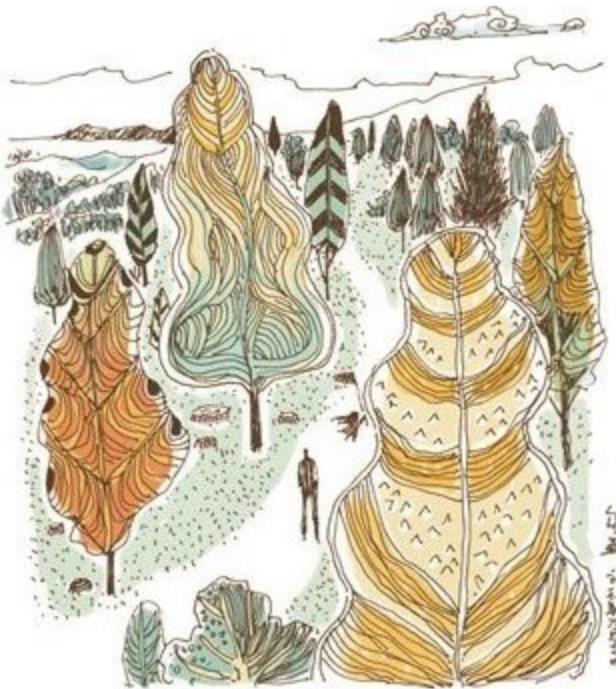


混沌世界里的清晰之路

●虹 影

父亲患夜盲症离开船回家时，我刚一岁。他的眼疾一年年加重。尚能在白天依稀看见东西时，他经常带小小的我去八号嘴嘴——一个对着朝天门的山坡上，坐在崖石边。他看着江上的船，告诉我那些船的排水量是多少吨，哪些船他开过。他说三峡的鱼比这段江里的鱼大且鲜美，是因为水质不同。他第一次跟我说桃花水母，就是我们俩坐在这儿看江时。

是不是我从那时就开始想象，我可以在长江上搭一块木板？我爱父亲，他的脸总是严峻，透出一股江浙人的智慧。他的手那么巧，一个废品在他手下都变得有了



用处。他弹棉花，做凳子和碗柜，他做的腌笃鲜鲜美无比。他待人宽容，对家人和外人永远充满爱和理解。父亲总催我上学：“时间快到了，还有五分钟，你跑。”他眼盲后，看世界更清，从

不让家人帮他盛饭、倒水和穿衣。父亲用声音、触觉和特殊的感应，认识他的世界，认识我。记得他对我说：“你没有真正的敌人，你的敌人只有你自己。”他一生没吃过一粒药，这也是奇迹。他在1999年一个清静的清晨无疾而终。每次回重庆，我看江时，总觉得父亲就在身边。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混沌世界里的一条清晰之路。当我读卡佛的小说，看到他笔下的盲人教我们如何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感受大教堂的美时，我想到了父亲。

（方 林摘自作家出版社《女性的河流：虹影词典》一书，勾 韵图）

中见到。在慢板乐章的最后乐谱上，马勒写下这样一句话：“为你而生！为你而死！Almschi（马勒称呼阿尔玛的小名）！”

黄自《怀旧》序曲：
跨越时空的思恋

1924年，黄自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名额，进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用了两年时间便获得文学士学位。1926年，22岁的他转攻音乐理论。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初恋女友胡永馥，她是高黄自一届的学姐，也是公费赴美留学生，主修教育学的同时学习钢琴。两个人都志在留学报国，又兴趣相投，很快便坠入爱河，感情笃深，



黄自

于1926年年底定下婚约。胡永馥先于黄自学成归国，可惜天妒红颜，她因心脏病骤逝于上海。

黄自痛苦至极，决意离开欧柏林学院这块伤心之地，于是在1928年转到耶鲁大学音乐系继续自己的学业。他化悲痛为创作力量，翌年完成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怀旧》序曲。该曲宛如一首交响诗，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和动人的悲剧色彩。《怀旧》也是最早在国外演出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

人生短暂，却充溢着情感。每一个音符的欢快、雀跃、平静、深沉、孤单、倨傲……都是音乐家在爱情面前最平凡的模样。

（涉 江摘自《三联爱乐》2021年第8期）



巴西传奇球星贝利是全世界公认的球王，他甚至可以被称作足球的代名词。在贝利之后，被公认为球王的则是阿根廷的天之骄子马拉多纳。

他们之后的时代，群星闪耀，比如罗纳尔多、C罗和梅西，毫无疑问都是一流的足球明星，但是他们很难再被称为“球王”，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现象能用经济学来解释吗？

1941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波士顿红袜队的泰迪·威廉姆斯创下了超过四成打击率的纪录，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那么，是因为威廉姆斯是最伟大的击球手，到今天都无人超越吗？

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用“实力悖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之所以仍未出现第二个击出四成打击率的球手，是因为所有职业击球手的实力越来越强。

近几十年来，棒球培训有了很大发展，球员间的球技切磋也日益频繁。另外，美国职业

棒球大联盟在世界各地招募优秀球员，建立人才库，这使得球员实力的差距渐渐缩小。

用统计学术语解释就是：即便击球手的实力一直在提高，平均打击率的变化范围还是在渐渐缩小。

赛马界有一项人们很看重的“三冠王”赛，就是一匹马在5周时间里，分别赢得肯塔基赛马、普瑞克涅斯赛马、贝尔蒙特赛马这3

项赛事的冠军。

2008年，一匹名为“大布朗”的马轻松赢得了3项比赛的两项

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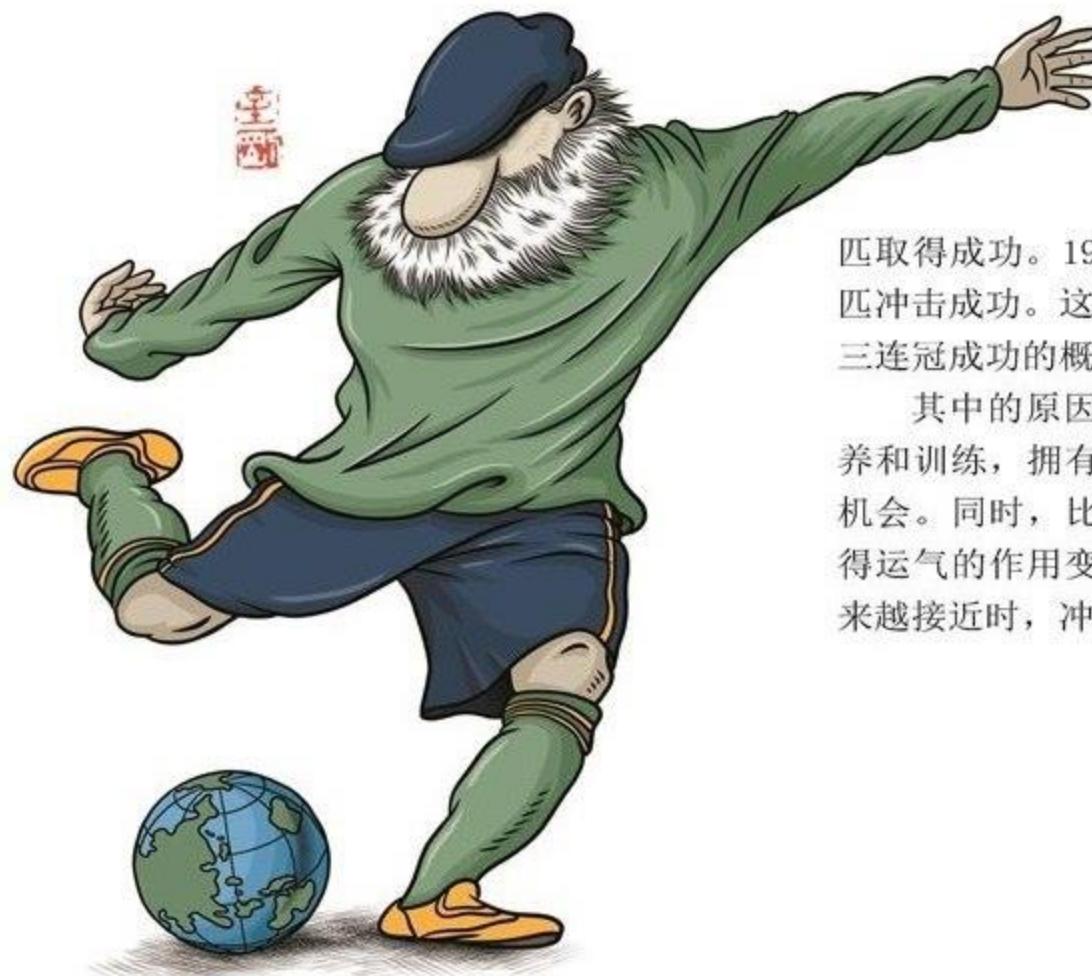
然而在最后一场比赛——贝尔蒙特赛马中，“大布朗”并没有创造奇迹获得冠军，而是名列末位，令人大跌眼镜。

史蒂文·克里斯特是著名的赛马裁判，他提供的统计数据也许能够说明问题。统计历史上的三连冠，在赢得两场冠军之后，总共有29匹马有冲击第三场比赛冠军的机会，但最终只有11匹赛马获得这个荣誉，冲击三连冠的成功率不到40%。

此外，仔细分析这一数据后，还有更惊人的发现。

1950年以前，在试图冲击三连冠的9匹赛马中，有8匹取得成功。1950年之后，20匹赛马中只有3匹冲击成功。这就是说，在1950年以后，冲击三连冠成功的概率陡然降到15%。

其中的原因就是赛马普遍受到更科学的饲养和训练，拥有优秀基因的赛马得到更多繁殖机会。同时，比赛时启用了更大的赛马场，使得运气的作用变得更小。当赛马之间的实力越来越接近时，冲击三连冠就变得更加困难。



有一年，上海一家晚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是这样的：“寻谢佳庆，男，33岁，痴呆并患癫痫，于昨日离家出走，望目击者与本人联系，深表感谢！谢晋。”

启事中的“谢晋”就是大导演谢晋，谢佳庆是他的小儿子，小名“阿四”，先天患有智力障碍。发现孩子不见了，谢晋夫妇心急如焚，找了一夜无果，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报社，请求刊登寻人启事。

当时谢晋热泪盈眶，动情地对报纸的编辑说：“每次我拍片回来，阿四总要守候在门口，时间再长，夜再深，他也会等我回来。”

启事登载后的当晚，一个工人在上海西南郊发现了阿四。谢晋夫妇立刻赶去，看到



谢晋的 “寻人启事”

● 俞继东

阿四，谢晋涕泪交零，对周围的人说：“我爱自己的儿子，不管这个儿子智力如何。”

由于阿四生活不能自理，谢晋为这个儿子操碎了心，给他理发、刮胡子、洗尿布……阿四曾多次走丢，后来

在朋友的建议下，谢晋在阿四的上衣口袋里装了两张他和儿子的合影，照片后面写着谢晋的电话、家庭地址和“我是谢晋的儿子”。阿四后来几次走丢，都被人很顺利地送了回来。

在谢晋的作品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美好的画面。在生活中，谢晋从不讳言自己儿子的疾病，家里来了客人，即使是外宾，他也总是郑重地把儿子介绍给客人。有位哲人说，对生命的尊重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美好的追求，一部分是对残缺的接纳。谢晋就是用这样的尊重诠释他的作品与生活，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刘振摘自微信公众号“博爱杂志”）

同样我们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有大量资金运转的竞技项目中，很难出现一个运动员技压群雄、傲视天下的局面。由于球员培训方法相似，大数据技术在选秀和比赛中被广泛运用，球员彼此切磋日益频繁，球队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实力悖论”使得优秀运动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球迷（或者说市场）希望看到的是势均力敌的比赛。出于提高收视率的目的，比赛规则会设置得让比赛更有悬念，不能让某一方轻易得胜。

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当棒球的投手实力大大提升，而击球手显得力不从心时，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监督者修订了游戏规则，降低了投球区土墩的高度，缩短了好球区，这样击球手的表现就不会太差。而NBA更是通过“工资帽”和合理的选秀机制，力保球队之间力量的均衡。

事实上，越是高手云集的地方，彼此的实力差距就越小。华山论剑时，顶尖高手过招的

差距就在分毫之间，打几百招也不能分出胜负；而两个互殴的乡野村夫，一个往往凭蛮力三拳两脚就能打倒另一个。

我们在金融领域也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证券和基金行业，过去几十年中，有大量的金融专家、数学教授、物理学家、电脑天才进入，他们才华卓越，雄心勃勃，但是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即便打败市场平均指数，跑赢大盘也变得异常困难。

在今天，足球行业已成为规模过万亿美元的庞大产业，豪门球队彼此间的实力差距也越来越小，竞争越来越激烈，就像世界杯足球比赛，上届还是风光无限的冠军，这届就可能在小组赛阶段惨遭淘汰。

这个时代能塑造出（也需要）万人迷的足球明星，但以一人之力扭转乾坤的真正王者越来越难产生了。这绝非今天的球员技不如前人，而是经济的力量带来的均势结果。

（月月鸟摘自《南方农村报》2021年7月15日，辛刚图）



校友

我考上了一所不怎么好的大学，被我妈数落了一整天，我爸却一声不吭。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吃晚饭时，我就听见我爸悄悄地对我妈说：“差不多就行了，毕竟我跟儿子是校友！”

意外

上周五，我正在座位上焦急地等着下班，突然看见老板朝我走过来，我心里一阵紧张，不停地默默念叨：“千万不要叫我周末加班，千万不要叫我周末加班……”

果然是我多想了，老板过来只跟我说了一句：“下周一你别来上班了！”

数学家的幽默

一名统计学家遇到一位数学家。统计学家调侃数学家：“你们不是说，若 $X=Y$ 且 $Y=Z$ ，则 $X=Z$ 吗？那么想必你若是喜欢一个女孩，那么这个女孩喜欢的男生你也会喜欢了。”数学家想了一下，反问道：“你把左手放到一锅 100°C 的开水中，右手放到一锅 0°C 的冰水里，想来也没事吧？因为它们的平均温度不过 50°C 而已。”

警察问话

汤姆警官接到报警，二话不说就把涉案人员都带回警局。他问一个男人：“你是不是把刀放到这些人头上了？”

男人说：“是的。”

警官说：“你是不是等他



们给了钱，才放他们走的？”

男人说：“没错啊！”

警官说：“看来你的抢劫罪名成立，我要逮捕你！”

男人说：“你没搞错吧，我就是给他们理发，没打折而已！”

洗衣店

老张和老王正在屋里商量事情。

老张问：“老李的洗衣店要开张了，我们送什么好呢？”

老王回答：“要不送块匾好了。”

老张问：“上面写什么？”

老王想了想说：“就写‘还我清白’吧！”

学霸与“学渣”

10年前她是学霸、班花，而我只是一个经常被老师批评的“学渣”。

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那封情书却出现在班主任的桌上。于是，我退学，她毕业。

直到昨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周围都是价值上千万元的豪宅，而曾经的学霸、班

花，乖乖地候在门外，怯懦地看着我的脸色。我都懒得看她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都说了，没停车证进不了，本小区不许外来车辆进入！”

问路

我在马路边等公交车，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儿，模样像大学生，好像要问路。她上来就叫“叔叔”，可我还没到30岁，哪里像大叔。于是，我双手一抱拳说：“嫂嫂，什么事？”

打车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某日正开车时，被交警拦下。

我胆战心惊地说：“我没喝酒、没违章、没闯红灯、没撞到人，你为什么拦我？”

交警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打车。”

兄妹争宠

妹妹对哥哥说：“爸爸最爱我了，每次回家第一个抱的都是我！”

哥哥不服：“爸爸每次叫你都喊名字，叫我就直接喊‘儿子’！”

妹妹听了，“哇”的一声哭了。爸爸忙抱起妹妹，说：“别哭别哭，快悄悄告诉我，你哥哥到底叫什么名字？”

惨淡

你们知道今年我的生意有多惨淡吗？

店门口的那两辆摇摇车是我现在最大的盈利项目。



谁是真棋迷



沉浸式体验



买一送一



求雨



● 苏凝

效果显著





屋外长了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天色阴沉，地上铺满了落叶。林枳和她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分别站在不同的屋子里等待“宣判”：如果屋里的灯灭掉，就不能再活下去。她听到旁边屋里的女生声嘶力竭地喊：“只要我还活着，就绝对不会让这盏灯灭掉，你们相信我，好吗？”

这是林枳一年以来反复做的一个梦。

林枳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一年前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每次醒来，她回忆起梦里的自己麻木地站着，不明白隔壁的女生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挣扎。但是，她又会想，如果这样做能活下去的话，也挺好的。

像林枳这样自小成绩优秀、有名校光环加持，却患上严重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在外人眼中，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是“别人家的孩子”，未来是大有作为的“天之骄子”；而他们自己迷茫、焦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我诘问中坠入痛苦的深渊。

“天之骄子”的痛苦

大三的冬天，林枳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想做的事，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生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经过北京回龙观医院诊断，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在此之前，林枳反复陷入一个问题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林枳来自某高考大省的三线小城，在经历残酷的竞争后，终于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成功厮杀出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

但来到大学之后，林枳发现自己的认知逐渐被颠覆。

最大的冲击在被选拔进学校的英语实验班之后到来。她本以为实验班应该是一个像自己就读的高中一样，专门培养顶尖应试型选手的地方。但在上课过程中，她发现自己和周围的

同学格格不入：他们谈论的影视剧、音乐，自己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娱乐方式、生活理念，都与她的截然不同，这让林枳非常自卑。以快乐为第一要义，鼓励大胆尝试，并忠于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这个课堂上提倡的一切都和林枳人生前18年所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

结课后，林枳终于逃出了那个令自己不适的圈子，但一些从未有过的观念开始觉醒。“他们让我看到，原来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但我之前一直认为，如果要保持优秀，就必须放弃自由。”

事实上，在同学和朋友眼中，林枳一直是优秀的。她能用英语辩论、拿奖学金、文采好、出版了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但林枳觉得，做这些事仅仅会让她被别人看重，而无法让她发自内心地拥有任何成就感。“原来支撑着我保持优秀的动力没有了，但我又没有自由的原生种子。我既不优秀，也不快乐，只是一条忧伤的咸鱼。”

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提出“空心病”一词。

徐凯文认为，“空心病”可以被称作“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从小都是最好、最乖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感到内心空洞，缺乏支撑其人生意义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23年来做过1万人次的心理咨询。做咨询的这些年，胡邓明显感觉到，相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名校学生患抑郁症的概率更高。“内在没有力量，外在没有目标”是他给这类年轻人总结出的共同特征。“很多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未来想要做什么？”胡邓说。

胡邓作出解释，当一个人生存和生命的整个

“天之骄子”的价值困境

●彭美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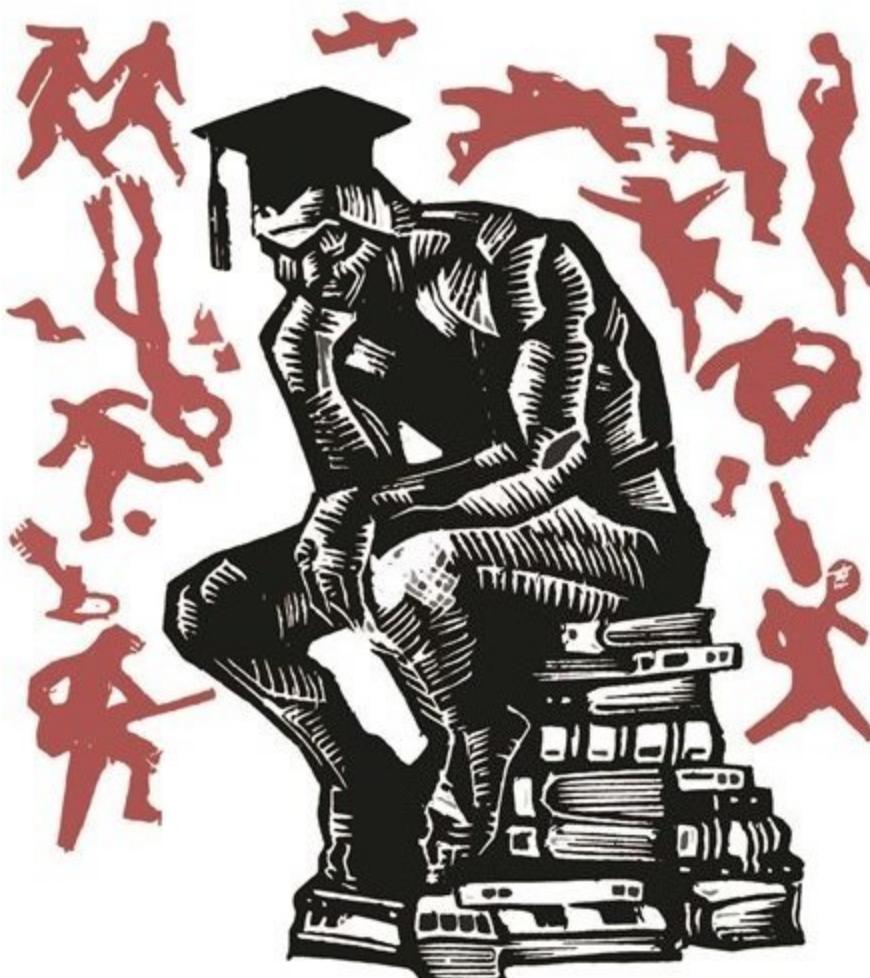
意义是外界赋予的，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发散出来的时候，有时一旦达到阶段性目标，心理就会崩溃。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会把人生的全部意义放在某个“单一的支点”上，“很多‘90后’‘00后’的学生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被驯化的线性思维

美国作家史蒂文·约翰逊说：“书籍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它们总是顺从一条固化的、线性的道路。读者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叙事……一种被动性会被广泛植入我们孩子的脑海中，令其感到自身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

约翰逊认为，当阅读不是一个主动的、富于参与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唯命是从的过程时，孩子自主意识的养成将会受到影响。因为书中的显性知识被放在第一位，而不像玩游戏时，孩子能学会思考、解决问题、做出决策，然后建构和探索世界。

十几年的应试教育，做题和考试，同样强化了这种“给定唯一结论而忽视选择自由”的思考方式。一些优秀的学生往往宁可在前人蹚过的路上走到黑，也不能接受任何偏离大路可能带来的风险。



高阳从小到大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高考后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上大学之前，她期待在大学能拥有不错的成绩，平时打打排球，交一个男朋友，参加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但第一个学期结束后，高阳的绩点很低，她在朋友面前大哭了一场，觉得关于大学生活的美好幻想全都破碎了。“我是不是干什么都不行？”反思之后，她认为是自己“过得太自由，导致了掉队”。

从此，“掉队”成了高阳最害怕的事，恐惧和担忧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她。

高阳开始用高考数学的逻辑去要求自己：不能出错，不能脱轨，这道题完成后马上开始做下一题。“高中时自己偷偷放松一个下午会有负罪感，但现在哪怕只是午觉睡了一小时，起床后都会感到特别焦虑。”

直到长久以来积攒的压力爆发出来，她被确诊为轻度抑郁症，以焦虑为主。

高阳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从没真正掌控过任何事情，二十几年的人生在被催促中度过，被无数明晃晃的“截止日期”和隐形压力推着走。“我停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停下来。停下来让人害怕，但走下去让人恐惧。”高阳说。

害怕掉队，“一步错，步步错”，这种线性思维经常被胡邓在课堂上批判。“这就是十几年来被训练出来的，典型的农耕时代、工业化机械生产思维。”胡邓说，“孩子从小被训练出这种思维以后，会觉得自己肯定比别人更出色。当心理行为模型是被训练的结果，孩子已经把这种价值观内化成自己行为标准的一部分，希望自己能像永动机一样转动。”

“很多孩子上高中时是第一，到了顶尖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第一了，就很容易崩溃。他们觉得生命的唯一目标是超过别人。这可能是现在高校很多学生患有抑郁症的原因之一。”胡邓说。

合 力

当林枳试图从竞争体系中抽身而出，她



发现这需要巨大的心理力量。

家人认为她“不求上进、不正常”，好朋友认为她在说谎，在偷偷地努力。来自外界的压力和不理解、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割裂感，让林枳的清醒变成痛苦。

“这些年来，我的父母最常传递给我的理念，就是成绩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林枳觉得，母亲无法接受她“不想优秀下去”这件事。如果自己不再是竞争中的优胜者，母亲长久以来在同辈人面前的心理优越感就会被打破。

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背后，有很多像林枳母亲这样的家长。“这些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爱，你一定要有出息，你得拿好的成绩来回报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家长想要孩子去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也是想要展示给别人看。”胡邓分析，家庭不当的养育方式导致孩子的人格结构出现偏差，最后孩子就难免出现心理问题，“孩子想按照内心向往的方式去生存、成长和发展，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评价标准的干扰，这个时候就会很矛盾。”

但追根溯源，这些优秀的学生被抑郁症折磨，家庭只是压力层层传导中的一环。

考上好大学取代考上大学，成为许多学生和家长的目标，升学压力自上而下传导。

如果将视角拉得更大，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整个社会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所有人都在往前赶，都不想成为被甩下的那一个。

如果把影响这代年轻人的同辈、家庭和社会因素看作一个环环紧扣的系统，那么处于社会焦虑、压力链条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就是各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理想主义

胡邓明显感觉到，2010年以后，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人数逐渐上升。

胡邓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理本能中对资源和地位的掌控欲被调动起来。教育被赋予改变命运的功能，家庭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变高，推力越来越大，孩子从小被训练，要求表现得更强、更好，而忽略了他们的内心感

受和对他们自我创造力、感知力的培养，形成了‘空心’。一旦达到一个阶段性目标，空心一塌就容易导致抑郁症。”

他回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赶上了计划经济的尾巴”，而现在的年轻人缺少这样的容错空间。一位人文社科科学院的院长多次跟胡邓讲，希望校园能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的样子，温暖、柔和、浪漫，有生活气、烟火气。可胡邓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理想主义：“我做现实咨询，我知道真的回不去了。每个同学都在想，我现在去路边弹吉他、唱歌、谈恋爱，他在那边考证，毕业的时候我能弹着吉他去找工作吗？”

胡邓认为，抵抗抑郁症最好的方法是对世界充满好奇，而这种感知力需要培养。

从2003年起，胡邓开设了“自助旅行与心理素质教育”课，“培养对世界的好奇心”是课程唯一的目标。他跟同学们分享自己在世界各地背包旅行的各种奇妙经历，鼓励学生们勇敢地去追求想要的生活和梦想。“我要让同学们把脑子打开，把触角打开，看到生命还有很多种可能性。”

胡邓也知道，他的课堂只是能够让人暂时逃避的地方，听完课后，能够将“好奇、自由”的宗旨真正贯彻到生活中的学生只是极少数。

在中小学给家长开办心理讲座时，胡邓经常公开反对逼迫孩子争第一的做法。他从不给自己的孩子报辅导班，给孩子设置的目标是达到平均标准，不必争前几名，只需要掌握基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但他也承认，这样的教育方式需要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家长内心要比较富足。

与这个庞大的群体相比，胡邓的这些努力只能说是沧海一粟，远不能解决问题。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首次在制度层面，关注抑郁学生群体。但没人知道怎样才能让大家慢下来，无数个家庭投入这股洪流，为孩子织就一张细密的网，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文中林枳、高阳均为化名）

（鄂 楚 摘自微信公众号“RUC新闻坊”，本刊节选，陈 曦图）

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他从农村来，在城里读书，毕业后去了一家公司当会计，要娶公司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子。可恋人的母亲不甘心：农村的、矮个儿，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的男人？比他大一岁的女子，却跟定了他。

等他人到中年时，先是儿子出了状况，患上一种很少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行走困难，不停地摇头，表达不畅，生活难以自理，只能在家养着。还好，夫妻两个人照顾一个孩子，还过得去。至于孩子的前途，不去想了。

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得了恶性脑肿瘤，幸好是早期，手术切除。他往返于家、医院，两头管着，忙，累，但还有希望。说起妻子的病，他并没有沮丧。

这微弱的希望维持了几年，妻子又患上甲状腺癌，再做手术，也还好，仍是早期，而且并不是脑癌转移所致。他心里仍

存着希望。这希望的火苗有多大？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来。每天早上，菜市场、厨房、医院，再去上班。中午，回家，给儿子做饭，自己也混上一口。下班，再去医院。

妻子回家养了没多久，突然摔倒中风，又发癫痫，不能言语，无法行走了。躺在康复

医院的病床上，两眼直瞪瞪地望着他，叫不出他的名字。妻子偶有一醒，说：“我不愿再回家了。”

从此，这“希望”两个字，他不敢去想了，它飘去了找不到的地方。生活之路，生命之途，也无法往前看了。

搅的。一个男人，为两个最亲密的人，每天马不停蹄地奔波，又远远地避开“希望”这两个闪着亮光的字时，能靠什么去抵御劳累？

他曾经说，事情总得一件一件做，这是没办法的。老婆、儿子的病情，他不说会好起来，也不说会坏下去。他只想着今天该做的一件一件的事，要怎么做。

言谈之间，他从来没有说过“责任”这个词。“责任”显得太硬，生活中，太硬的承受往往会加重疲劳，而且容易折断。

那一次，他说了几句过往和妻子在一起时的情景，还算红润的脸庞上便泛出浅浅的笑容，犹如在一块巨石重压之下，于缝隙间开出的一朵淡淡的花。这让我觉得，他劳累的身体，被一种情感滋养着。这种情感，是年轻时的爱情与年长后的亲情相叠加的结果，柔软且具韧性。

这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成了长燃于他心中的火，逼退了角落里那些无望的灰暗。即便看不见远方的希望，心中的温暖，也足以让这个男人每天跨出家门时，挺直腰板，步履坚定。

（微 霜摘自《新民晚报》
2021年7月17日，李加凌图）

面对无望

●宁 白



那一次见到他，看他精神尚好。我劝他保重。他说：“还好，还好。”他向我复述每天家、菜市场、医院、单位、家、医院的行走路径。我听了有点儿喘不过气，发现他隐约地透露着疲惫。

这疲惫，不仅仅是身体的累，而是让“希望”这两个字



冼星海

1938 年的初冬，青年作曲家冼星海，自上海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任教。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冼星海，遇见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兴奋起来、燃烧起来，进入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阶段。

1938 年 11 月，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光未然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漩涡、礁石瀑布的险境，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感慨万千。1939 年 1 月抵达延安后，光未然一直酝酿着长诗《黄河吟》。1939 年 2 月 18 日，除夕夜。在延河边上的一个窑洞里，词作家光未然朗诵了 400 多行《黄河吟》。

冼星海听完，霍地站起来，一把将诗稿抓在手中：“这首诗由我来谱曲，我有把握把它谱好。”光未然知道冼星海谱曲时有吃水果糖的习惯，可是满延安没有一个卖水果糖的，光未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白砂糖的，一元一斤，便买了两斤给冼星海。《黄河吟》长诗为天才的飞腾提供了有力的跳板。冼星海一边拿着自动铅笔写谱，一边抓白砂糖吃，转瞬间，砂糖化为美妙的乐章。没有钢琴，作曲家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哼唱，眼睛熬红了，头发散乱了，嗓子沙哑了。在第五天晚上，他放下手中的铅笔。延安的天空响起云雀的歌声。很快，大合唱的名字被改为《黄河大合唱》。

鲁艺美术系的钟灵说：“唐朝的王勃是饮墨而写诗；冼星海是一手吃白糖，一手写了《黄河大合唱》。”

鲁艺音乐系的王莘说：“冼星海老师拥有一支神笔，这支神笔就是他手中的那支自动铅笔。”

鲁艺被称为“世界上最困苦的艺术学院”。这

里没有大提琴、小提琴和竖琴，更没有钢琴。演奏《黄河大合唱》的乐器不够，鲁艺音乐系的师生就自己动手做。洋油桶蒙上晒干的羊肚皮，插上一根一米多长的木头作琴杆，又从饲养员那里讨来马尾毛作弓毛，做成了延安历史上第一把低音胡。茶缸里装上沙粒做成沙锤，把钢勺子放在水缸里搅动出水声、波浪声……这些“土乐器”为《黄河大合唱》的伴奏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河大合唱》首演成功，引起轰动。毛泽东看了演出后，特别高兴，站起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并把自己的从前线缴获的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派克墨水赠送给冼星海。周恩来也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爱国将领邓宝珊从榆林路过延安时，毛泽东举办了一场欢迎晚会，500 多人参加演出，冼星海要同学们把能用的乐器全都用上。当幕布一拉开，《黄河大合唱》那雄壮嘹亮、气势磅礴的歌声和锣鼓齐鸣的阵仗，把邓宝珊将军吓了一跳，他霍地站了起来，泪流满面……

王莘担任《黄河大合唱》中《河边对口曲》王老七的领唱。他对冼星海说：“《黄河大合唱》表现了中华民族阅尽苦难后排山倒海的力量。”冼星海沉浸自己的世界



年轻时的光未然

中：“可惜缺一架钢琴伴奏。”钟灵在一边听见了，没大没小地说：“老师，我给你画一架钢琴吧。”冼星海自言自语道：“我要把《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1939年年底，王莘要毕业了，冼星海拿出一支铅笔。这令王莘眼睛一亮。在延安是买不到自动铅笔的，连普通的铅笔都没有，鲁艺的师生“享受”特殊待遇，两三个月才发一支铅笔。冼星海说：“我用这支笔写出了诸多作品。你要毕业了，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也用它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10多年后，王莘用这支笔谱写出了热情豪放、气势雄伟的《歌唱祖国》。

1941年春天，鲁艺响起“月光流水”的钢琴声。“月光”是指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月光曲》，“流水”指的是《黄河大合唱》中的“流水”。这是延安的土地上第一次“生长”出钢琴的声音。

钢琴来自重庆，一位爱国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周恩来知道鲁艺缺少钢琴，就派人费尽周折，翻山越岭，把这架钢琴送到了延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唯此一架钢琴。

这架古老的德国钢琴成为鲁艺的宝贝，在教学、演出和创作中发挥了无可代替的作用。鲁艺有资格使用这架钢琴的只有3个人：音乐系老师寄明、音乐系助教瞿维和周楠。延安的音乐会上从此有了钢琴演奏，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等人的作品在山沟沟里回响。寄明因

为演奏这架钢琴，获得“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的赞誉，她后来的代表作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音乐系的学生都想上琴练习，领导怕大家“乱弹琴”，把这个“宝贝疙瘩”弄坏了，平时就锁在教室里，大家只能望“锁”兴叹。每当琴声响起，鲁艺的许多师生都会停下脚步，或者悄悄站在窗外倾听。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有抬钢琴的份儿，别说弹了，连摸一下琴键的机会也没有。”

“抬钢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鲁艺的师生往往要到十几里外去演出，因为没有车辆，音乐系的马可、安波等同志便组成了义务搬运队，负责搬运钢琴。于是延安的小路上常常可以看见一群艺术家小心翼翼地抬着钢琴，挥汗如雨地赶路……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0多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大家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

人失地，人地皆存。”由于携带钢琴不方便行军打仗，鲁艺音乐系的同志只好把心爱的钢琴连同一些唱片、书籍和乐谱等藏在深山沟中的一孔窑洞里，把窑洞封了洞口，在洞口种上山丹丹、移来马兰草，还栽了一棵柳树做标志。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地接近胜利！”鲁艺人唱着《黄河大合唱》，慷慨悲歌上战场，去迎接最后的胜利。

（小 小摘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6期）



诗是什么？诗是暗夜里的微光，是生命的觉悟。诗能照见人生，救赎自我。这点光，虽然微薄，但足以让生不再卑微，让死不再冰冷。

有一本书叫《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写“二战”时的集中营。书中写道，普莱默跟朋友聊天，聊到诗人但丁时，情不自禁地背诵起《神曲》的结尾，却怎么也记不起最后几行。他着急，便跟狱友说：“你们有谁记

诗

● 刘晓蕾

得，请告诉我，把我今天这份汤给你们喝，也就是我的血液，让我多活一天的这份血液，我要记起那几行诗。”

要记起那几行诗！要记起那几行诗！诗太重要了，诗让他在“失去文明的世界”里，活得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一个囚犯。

（夏 荷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醉里挑灯看红楼》一书）

那是 1955 年的春天，母亲挺着大肚子，边晒太阳边替别人做针线活儿，做新的补旧的，纳鞋底做袜底（那时买一双新袜子都要缝上袜底，这样更经穿）。吃过午饭不久，母亲开始肚子痛，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生下了你。你是母亲生下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我最小的弟弟，父亲给你起名杨锐。

母亲生产时根本不要人帮

忙，只让我烧了一壶开水，将剪刀在火上消毒。我就站在母亲旁边，将已经烧好一阵子的开水倒进脸盆里。听到你的第一声啼哭，我很惊喜，可是母亲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如一个大病初愈才缓过气来的人。母亲接过我递给她的热毛巾，一次又一次地仔细给你擦洗身子。从此刻起，你就是母亲疼爱的小家伙。我听她轻轻

地说了一句：“儿啊，你来得不是时候啊！”声音凄恻。我的心忽然抽紧了一下，不敢去看母亲的脸。

1955 年，农村靠工分吃饭。劳动力多的家庭分到的粮食吃不完，我们家人口多，但没一个全劳力。母亲裹过小脚，只能做点旱地的活计，我还只有 14 岁多，一个半大的妹子拼着命做一天工，评的工分也少得可怜。我们一家早早地进入饥荒，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幸亏大哥尽可能节省钱和粮票帮衬家里。可是你和大哥连一面之缘都没有，因为大哥在外地教书没有回来，没遇上你生，也没看到你逝。

锐弟，你生下来好小好小，但母亲奶水好，哪怕喝口白开水的营养都要过给你。因此，你长得很快，一出月子就成了胖小子。漆黑的头发长齐后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洁白的皮肤，胖手胖脚如藕节一般，你又特别爱笑，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东西。

真的是大人过一天小孩过一天，自然而然你就跟着我们长大了。你那么小，哪知父母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呢？但你从不缺少爱，每个人都爱着你。父亲身体不好不能抱你，总是捧着你的小脚丫子亲。

我做个鬼脸，学声牛叫、狗吠、猫叫都能逗得你咯咯地笑。我们朝夕相处，把彼此的命紧紧地捆在一起。你的笑给一家人驱走了许多愁苦。

母亲裹过小脚，不能下水田，出着有限的工，生计全靠

写给杨锐

●杨本芬





没口没夜地帮别人做针线活儿。我晚上也要跟着做到很晚，那瞌睡不请自来，脑壳栽下去，一激灵抬起头接着做。母亲接针线活儿从不跟人讨价还价，即便用稻米、红薯、菜、柴火当工钱，她也接。我们的日子仍是吃了上餐愁着下顿，没米下锅是常事。

一日，一户人家要嫁女，让母亲帮着做一套新衣。吃过早饭，母亲对我说：“今天你带弟弟们到远些的地方玩，这套嫁衣我要做得很细致，才能让别人满意。”母亲把你喂得饱饱的，乳白色的奶都从你的嘴角流出来了，然后用一根宽宽的布带把你绑在我背上。6岁多的赔三牵着3岁多的囗四走在前面，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这是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上午。我们决定去桥墩底下玩。桥墩下是我们那里通往平江最近的一条河，是湖南四大河流之一湘江的支流，离家有两里多路。

我们沿着傍山小路走走停停。为了逗你，我时不时捏一下你的小屁股，你在我的背上咯咯地笑，我们几个都非常快乐。

河上有一座用4根木头并拢着架起的木桥，木桥只有40多厘米宽，走在上面胆战心惊，稍不留神就有掉到河里的危险。这地方就叫桥墩，是通往平江的必经之路。我们沿着河堤下到桥墩下，河边的沙子被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太阳一照便闪着光辉。沙滩柔软，河水清亮，波光粼粼。沙滩上

长着大丛大丛碧色的芦苇，迎风摇曳。河滩上有蚌壳可以捡来玩，岸边浅水处有一群一群的小鱼游来游去，我们捡石头打它们，看着小鱼慌张地乱窜，好不开心。等一会儿它们又凑拢过来，甩着小小的尾巴游着，无比优雅，我们又把石头扔进水里吓它们，乐此不疲地玩着。

我忽然抬头朝桥上看去，恰好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掮一根扁担，扁担一头缠着一把棕绳，从桥上飞跑过来，踩得那桥直晃悠。我一下想起近些天大人们在传说来了几个捉细伢子的，捉到后就捆紧挑到深山老林去卖。这人的样子像个捉细伢子的，吓得我魂飞魄散。我连忙要赔三、囗四闭上眼睛，以防被芦苇刺着，把他们塞进芦苇丛里，然后紧紧地抱着你也钻进芦苇丛里，大气都不敢出。似乎过了好一阵子，我从芦苇里轻轻地爬出来朝桥上一看，那个男人正牵着一头大黄牛，空扁担掮在肩上从容地从桥上走过去，我恍然大悟，他的牛跑了，他是去牵牛的。

我抱着你从芦苇丛里爬出来，拉着赔三、囗四的手让他们也爬出来。我们几个的头上有很多草叶，我忍不住笑，把你放在地上，帮赔三、囗四拿掉头上的草叶，告诉他们那个人不是捉细伢子的，是去牵牛的，大概是他的牛挣脱绳子跑了，他带着绳子急忙去找他的牛。

只是这一惊，几乎吓得我们魂不附体，再无心思玩了，

我说回家去。我紧紧地抱着你，沿路走时小腿还在轻轻地发抖，踩在地上似乎不结实，坐在路边休息了几次才回到家。

又一个春天来了，初春还有些冷，吹在脸上、手上的风冰凉冰凉的。一日，母亲要去福婶家做衣服，你还没断奶，我驮着你跟母亲一起去。福婶不给工钱，只管我们的一日三餐。

做衣服的门板就用两条长板凳支着搁在堂屋里，母亲不让我带你去堂屋玩，怕吵着她做衣服。我带着你在禾场上玩，你刚开始学走路，两只手分开，一边笑着，一边像鸭子一样蹒跚走着。有时我在前面迎你，有时我在旁边牵着你，有时我又在后面轻轻抓着你背带裤的背带。走了一阵，你累了，抓住我的衣服，耍着赖，双脚勾起，怎么也不肯走了，非要我抱不可。

一天过去了，吃过晚饭，母亲收拾好剪刀和针线，我仍驮着你，3个人打道回府。回家的路上，你在我背上打了个寒战，我说：“冷吧，杨锐？”可是你还没学会说话。

回到家，你没有发烧，直接咳嗽起来，咳得小脸通红，咳得透不过气来。母亲到处打听土方子，每打听到一个土方子就代表看到一个希望，但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后毫不见效，你的咳嗽有增无减。我们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抱着你，看着你咳嗽的痛苦样子，我手足无措，一会儿给你拍拍背，一会儿给你揉揉胸，想减轻一

可以依靠的后背

● [日] 树木希林 ◎陈林俊 译

我从来没有因为看到其他夫妻而羡慕过，但是这次除外。有一位名叫原泉的演员，她丈夫是作家中野重治。有天晚上，我拜访他们家。

当时正好是夏天，房间里点了蚊香，中野先生正面向亮着灯的书桌在写着什么。看着他那白色和服的背影，原女士喊了一声：“我回来啦。”

点你的痛苦。晚上，你咳得不能入睡，我和母亲通宵轮流把你抱在怀里，被子上放着一个抽屉，抽屉里装着你的玩具——别人送的一只会跳的青蛙，母亲做的3个布娃娃，布娃娃有漆黑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脸上打着腮红，还有几个小盒子，这些是你全部的玩具。实际上你哪里有心思玩呢，一会儿就咳，一会儿就咳。看着你的痛苦，我心里有无尽的悲哀，但又无可奈何。

这是你咳嗽的第19个夜晚了，我照例和母亲在床上轮流抱你，你咳得似乎要柔和一点点，我想我的锐弟咳嗽快好了。我内心一阵轻松，揽住你柔软的腰，你紧紧靠在我怀里，忽然睁开眼睛看我，又往我怀里拱了拱。我把你抱紧一点，你居然不咳嗽了。我一阵惊喜，告诉母亲：“妈妈，杨锐不咳嗽了，好像好了。”母亲露出怔忡不安的眼神，伸手过来欲试探你的鼻息。母亲的手似有千斤重，抖抖索索伸到你的鼻子前，随之轻轻地说，轻得似乎让人听不见：“我儿到底还是死了，我晓得早晚会有一天。”

然后，当天可能是我在的缘故吧，据说她平时总是会倚靠在那后背上，从后面紧贴着丈夫，把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全都告诉那温暖的后背。这样真好！于是，我有时候也会想，我要是也有那样的后背可以依靠就好了。我也上年纪了，希望有一两件如此甜蜜的事。

所以啊，在还没有糊涂之前，我劝大家要多和另一半愉快相处。

(心香一瓣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切随缘》一书)

母亲把你从我的怀里接过，紧紧抱住，她的脸贴着你的脸。

我麻木了，心中似乎连悲伤都没有，甚至没为你小小生命的早逝而伤心哭泣。相反，我想着你总算解脱了，以后不用挨饿，无须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了。

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全然不知。没有你的咳嗽声，家里显得格外安静，越发空荡。父亲取下一扇门板，把你放在门板上，你安静地躺着，如睡着一般没有一丝痛苦。我坐在你的侧边，手里纳着鞋底，不伤心，一点儿也不伤心，又开始为活着而努力。

父亲终于钉成了一个木匣子，他似乎怕弄醒你，把你轻轻地从门板上抱起放进木匣子里，盖好板子钉好，然后抱着木匣子往旁边的山上走去。我拿着锄头低着头跟在后面，一滴眼泪也没流。

父亲坐在一堆草上，将木匣子抱在怀里，凄惨的脸色我不忍看。我挖好了坑，父亲把木匣子放进坑里，当第一锹泥土撒向你的小屋（现在权当它是你的小屋，因为以后你每天

都住在这里），我的心碎了，如那纷纷落下的泥土。但我始终没流眼泪。心碎比号哭痛苦得多，一种说不出的痛吞噬着我的心，一口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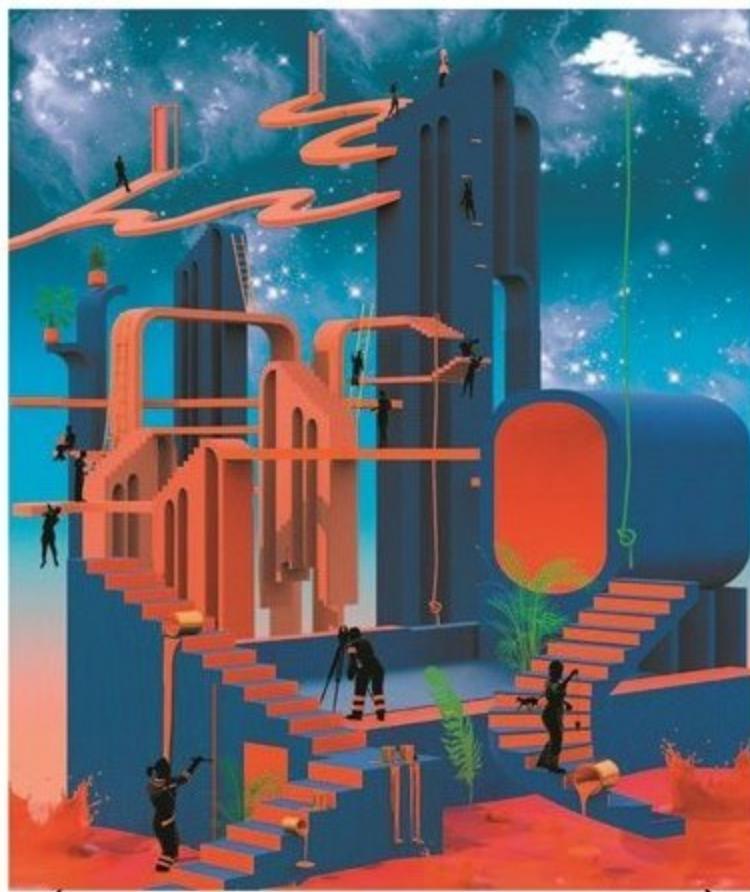
一家人都没吃早饭，如被寒霜冻坏了的植物，低垂着沉重的头颅。

1958年，我们家被迫搬迁到鱼家冲大屋场住。搬家前，我去看你，你小小的坟茔变得更矮更小了。我回家拿了锄头给坟茔培了些土，算是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搬到鱼家冲，晚上有很多人坐在禾场里乘凉。几个三四岁的细伢子在那里疯玩，母亲指着其中一个对我说：“要是杨锐在，也像他这么大了。”猛然间我泪眼模糊。锐弟，其实我们都没忘记你啊！

锐弟，黄泉路上无老少，只是你来这世间也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和姐姐说上一句话。我写这些，似乎在写一个长久的梦。恍惚中，我想我们还能见面，我们相拥在一起，天长地久，永不分开。这日子应该快了。

(回风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浮木》一书，李晨图)



城市不是人。但像人一样，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在某些情况下，一座城市有很多不同的性格——有十多个伦敦，一大群不同的纽约。

城市是生命与建筑的集合，它有身份与性格。城市存在于某个地点，某个时间。

有些城市很好——它们欢迎你，关心你，好像因为你在这里而高兴。也有些城市对你漠不关心——它们根本不在乎你在还是不在；有些城市有自己的日程，却忽略了人。有些城市变坏了，原本健康的城市里，有的地方腐烂生虫，就像被风吹落的苹果。甚至还有些城市好像逝去了——有的没有市中心，好像在其他更小、更容易理解的地方会更加开心。

有的城市会扩张，像癌症或者劣质电影里黏糊糊的怪兽，随走随吃，吸收城镇乡村，吞没城区和村庄，消化掉它们，然后变成无边无际的大都市。其他城市会缩小——曾经繁华的地区空荡衰落，楼宇空置，门窗紧闭，人去楼空，有时甚至没法告诉你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会幻想，如

模拟城市

● [英] 尼尔·盖曼

○ 张雪杉 译

果城市是人，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用这种幻想来打发时间。在我眼中，曼哈顿说话语速飞快，满心猜忌，衣冠楚楚然而胡子拉碴；伦敦身形巨大，糊里糊涂；巴黎优雅迷人，显得比实际年轻；旧金山疯疯癫癫，但并无恶意，非常友好。

这是个愚蠢的游戏——城市并不是人。

城市存在于某个地点，某个时间。随着时间流逝，城市在积淀中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曼哈顿还记得自己曾是土了吧唧的农田；雅典回忆着旧时光，那时还有人认为自己是雅

典人。很多城市记得自己曾是乡村。其他的城——当前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性格——还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历史。很少有城市会感到骄傲：它们知道自己往往是个幸福的意外，存在本身只是由于地理上侥幸成功——宽阔的海港，山间隘口，两条河流交汇之处。

现在，城市都停留在它们所在的地方。

目前城市都在沉睡。

但风声已起，事情会变。如果明天城市醒来走掉会怎么样呢？比

如东京吞没你的城镇？或者维也纳翻过高山，大步向你走来？如果今天你住的城市起身离开，明天你醒来发现自己裹着薄毯子躺在空空的平原上，那个原本坐落着底特律、悉尼或者莫斯科的地方，会怎么样呢？

千万别认为城市理所当然。

毕竟，城市比你大。它年纪更大，它清楚地知道如何等待……

（清 池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尼尔·盖曼随笔集：廉价座位上的观点》一书，〔英〕Tishk Barzanji 图）

青春时代的“圣经”

● 押沙龙

我17岁的时候，在图书馆里翻到一本薄薄的小书。它一下子就让我着了迷，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它成了我青春时代的“圣经”。

这本书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当时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好了，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书？！

书中的主人公叫霍尔顿。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我身边的一个熟人、一个朋友。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他，不仅了解，简直是与他休戚与共。

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魅力渐渐消失了。这也不奇怪，人的文学品位是会变的。

最近，我重读了一遍《麦田里的守望者》，发现问题不是出在文学上——这本书的文学水平没有任何问题，而是出在年龄上。

中年的我，再也不会站在霍尔顿的角度看世界了。

我曾经以为他是一个时代的叛逆者，而现在我静静地打量他，只觉得他是一个被时代宠溺的孩子。他的叛逆其实更像一种撒娇。

霍尔顿鄙视金钱和物质，在他看来，周围那些伪君子“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一辆凯迪拉克”。金钱，金钱，这帮人满脑子都是庸俗的金钱。

而霍尔顿对金钱毫无兴趣。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甚至把银币掠着水面扔进湖里，就像甩石子一样。

霍尔顿鄙视金钱，只是因为他从来没穷过。

他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正是美国高歌猛进、烈火烹油的年代，而霍尔顿的父母又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给了他一个极其优渥的物质环境。他对金钱的蔑视，不是清高的象

征，只能证明他被过度宠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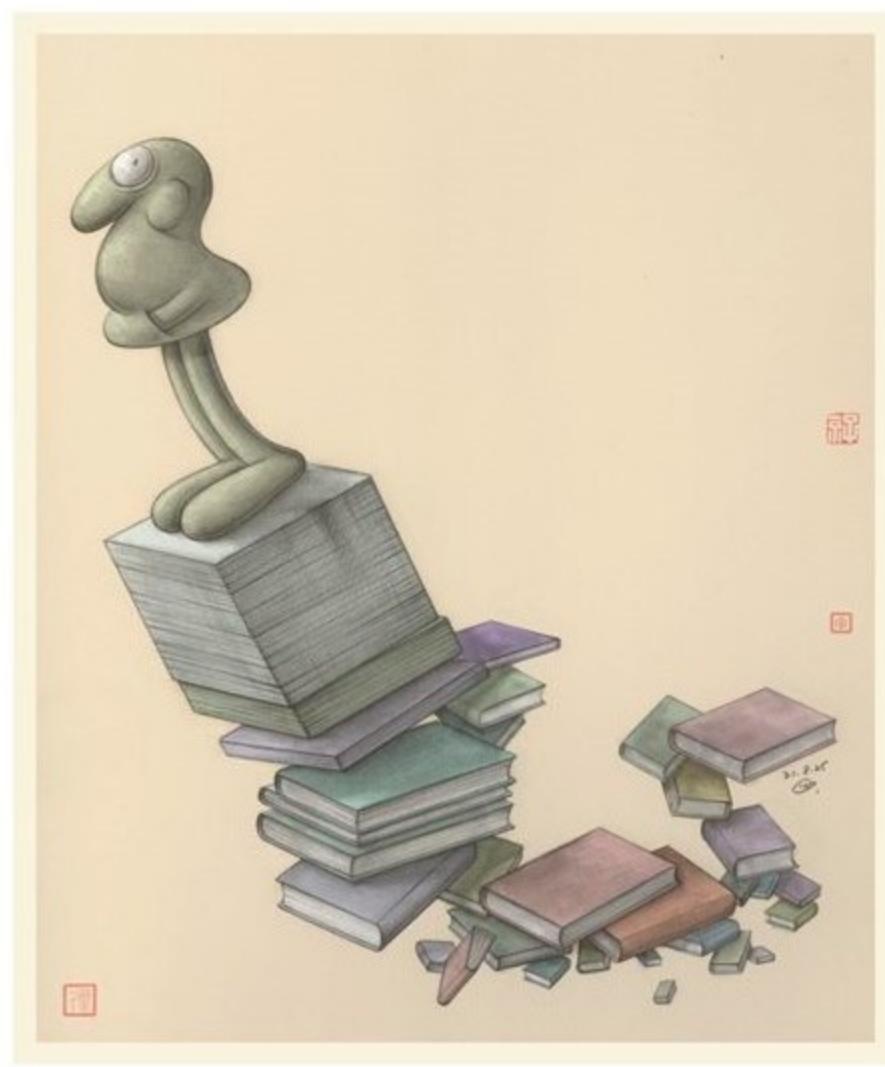
营养不良的非洲孩子不会这么想，刚刚从“二战”的废墟里走出来的欧洲孩子也不会这么想，只有霍尔顿这样的美国孩子才会把银币丢进湖里，觉得这是对社会的叛逆。霍尔顿是享有特权的时代宠儿，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他看来，成人几乎都是庸俗的伪君子。即便自己的父母，虽然在他眼里没那么恶劣，但也不过是被资本主义社会驯化了的、不可救药的普通中年人。

霍尔顿愤世嫉俗，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但是他气愤来气愤去，无非是反复指责这个世界“虚伪”。

只有成年人才会明白，如果你给世界找到的最大罪名也不过是“虚伪”，那说明这个世界是何等珍贵，对你又是何等友善。

“霍尔顿们”会抱怨成年人不理解他们，可他们又何尝理解过那些成年人？他们不知道那些人要何等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才能让生活不至于分崩离析。





世界比“霍尔顿们”想象的艰难得多。仅仅维持这个世界正常运转，不至于陷入灾难，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霍尔顿们”从没这么想过。

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不会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觉得这些东西不够好。既然不够好，那就等于坏。

无数父辈努力创造的东西，无数人艳羡之物，在霍尔顿看来无非代表着庸俗、虚伪、势利、空虚，一无是处。

不过好在霍尔顿是和平主义者，他没有侵略性。他最大的幻想也就是逃到美国西部，装作一个聋哑人，离这个肮脏的世界远一些。

但是，这种愤世嫉俗离具有侵略性也只有一步之遥。

十几年后，轮到在富裕环境里长大的欧洲孩子愤世嫉俗了。他们比霍尔顿更加挑剔，社会的任何纰漏在他们看来都像噬人的深渊，任何不如意都是难以忍受的暴虐。

他们尤其认为，任何东西都比自己手里的东西好。

在这些孩子看来，全世界再没有比富裕、安定、和平的西欧更糟糕的地方了！

他们比霍尔顿要更具侵略性。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里，法国青年高喊：“议员该私刑处死、永远消灭资产者！”意大利青年在高歌主题曲《暴力》。德国青年领袖告诉捷克人：“西欧搞的这一套是万恶之源。”

他们以为自己在反叛，但是那些成年的政治家觉得他们是撒娇胡闹的孩子。法国有一个政党领导者轻蔑地说，这无非是一群“爸爸的孩子”。

西欧青年觉得这些老朽的成年人无法理解自己。但时过境迁之后，事实证明：这些老朽是对的，而那些青年是错的。

这些孩子就像霍尔顿一样，要把手里的银币像打水漂一样，丢进湖里。

但放下那些充满激情的欧洲青年不说，我还是忍不住喜爱霍尔顿。

即便今天，他还是让我感动。霍尔顿在过马路的时候，假装跟死去的弟弟对话：“艾里，别让我消失。艾里，别让我消失。”这让我感

动。霍尔顿在雨里看妹妹菲比坐旋转木马，也让我感动。

霍尔顿是个好孩子。他心肠柔软，有爱的能力，对不公正的行为非常敏感。是的，别看他满嘴脏话、喝酒，但他是个天生的道德家。

老实说，我对“霍尔顿们”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情。

我就算想讨厌他们，也讨厌不起来。他们是孩子，自然有孩子的幼稚，但他们身上还是有一种光焰。“霍尔顿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但这总好过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并因此变得骄横。

人这一生中，也许多少要经历愤世嫉俗的岁月。它就像种牛痘一样，让我们对未来世界产生那么一点点免疫力。

霍尔顿所经历的岁月是成年人要超越的阶段，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成年读者要超越的书。

超越，意味着首先要经历。

所以，真正让人讨厌的不是撒娇的年轻“霍尔顿们”，而是撒娇的成年“萨特们”。

他们一辈子停留在那个阶段，再也没有走出去过。靠着这种“拟态”，他们才会变成青年的文化偶像，青年才会高喊：“宁肯跟着萨特错，不愿跟着阿隆对！”孩子们可以用天真来做借口，他们呢？

但实际上，“萨特们”能够高谈阔论、生荣死哀，只是因为他们撒娇式的幻想从来没有一刻真的实现过，他们的愤世嫉俗从来没有成真过。

所以，这些成年的“萨特们”才能像少年“霍尔顿们”一样，把手中的银币一枚枚扔进湖中，以表示自己何等叛逆，何等鄙视这个庸俗、堕落、虚伪，却像宠溺孩子一样宠溺着他们的世界。

一个少年迷惘的霍尔顿可以让人心生好感，而一个满脸皱纹、拒绝成长的霍尔顿是让人厌恶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让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感动，又终将在合适的时候告别的书。

（田宇轩摘自微信公众号“押沙龙 yashl”，刘宏图）

爷爷咕嘟咕嘟喝完一杯热茶，对坐在一旁的我亲切地说：“再给炉子添点儿煤吧。”接着就像平时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我早年还很年轻的时候，别说腰杆子没这么弯，胡子也没有一根白的。忘记是什么时候了，那天晚上，真是个奇怪的夜晚。记得那是一个春光迷离的美好的月夜，众多星星汇集在我家屋顶，它们似乎在一起聊天。

我觉得很蹊跷，趿拉着鞋走进院子，拼命瞅着星星，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向上瞧，模糊的地方，总觉得有些令人害怕，足下的草丛里传来闹嚷嚷的人声。

我一直看着。龙胆的叶子下面，一群小人儿在跳舞。

中央有一个像相扑比赛用的土台子。一个人跳舞，其他小人儿跃跃欲试，他们重新摆正姿势，全神贯注，不再闹嚷嚷了，变得鸦雀无声。其中一个人说道：“今晚，萩之丘有舞会，零点整开始。去之前，我们要好好练习。”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很高兴。萩之丘那地方很可怕，连小猫都不愿意去。我决心走一趟。

我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离开家，直奔萩之丘。我来到山冈一看，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很纳闷。我心想，莫不

绿色的夜

● [日]三岛由纪夫
○陈德文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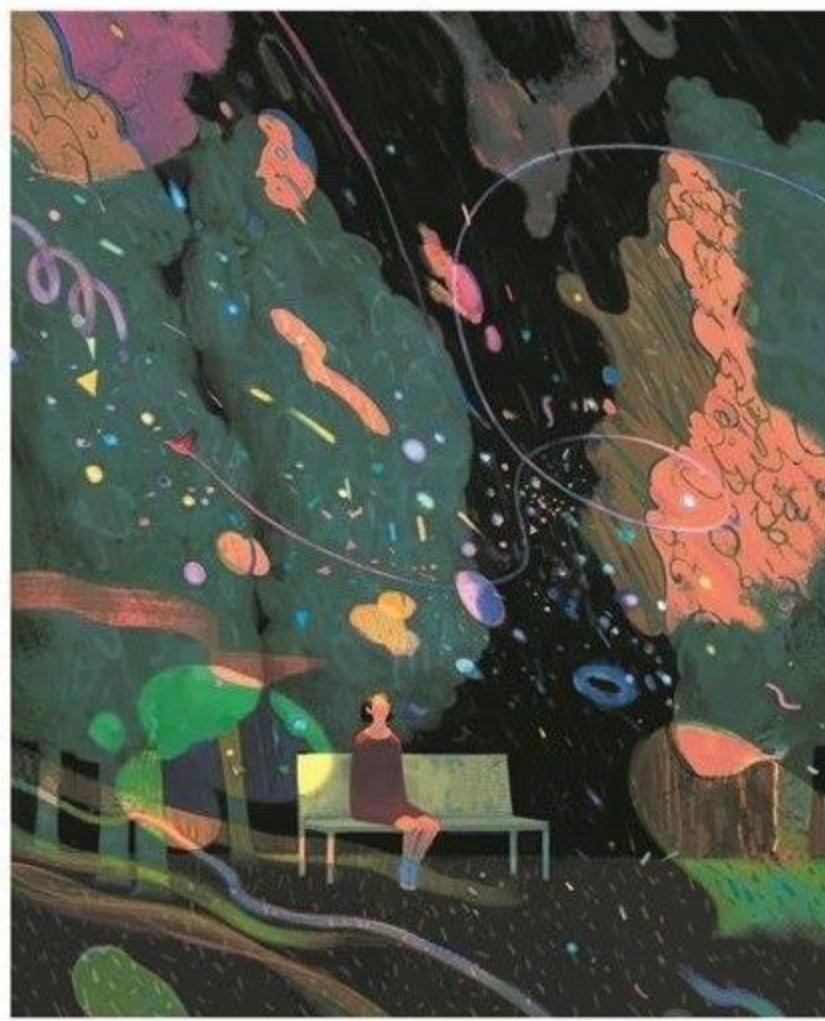
是做梦吧？我狠抓手腕子，很疼啊。

正在这时候，山丘一端的一块大岩石，咯吱咯吱不住地响。

那地方，盛开着美丽的胡枝子花。夜间，纺织娘、蟋蟀等昆虫叫个不停，鸣声如雨。那真是个好地方啊！如今，山岩响动，虫鸣立即停止，胡枝子的花骨朵也萎缩了。

我很惊讶，简直被吓破了胆。我极力忍耐着，凝望着。只见岩石动着动着，猝然不动了，下面出现了一座小城，就像小孩的玩具。“这真是好生奇怪啊！”我笑了，一旦走近它——看来萩之丘这座小山很爱动，那座小城也激烈地摇晃起来，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护城河。它起初细如丝线，逐渐变成绳，变成带，变成沟，最后蓄满水，成了真正的护城河。此时，我回过神来，方知自己不知何时已被赶到小山脚下。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护城河，将广大的丘陵围了一整圈。

我正惊讶不已，抬头一看，刚才的小城一下子变大了，前院的花坛里长满了美丽的鲜花，城里亮起了明丽的灯光，周围如同白昼一样。我一心想看看其中究竟，于是，偷偷地，做贼一般，通过护城河上的铁桥，神不知鬼不觉，潜入城中一扇大窗户下面，那地方是舞厅。





舞厅的周围有几十间小房子，那里是休息室，常有妖精进进出出。

真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那真是太漂亮啦：锦缎金银丝解开了，被割得又细又碎，“啪”地撒满一地。

性急的一伙人，早早来到这里，提前一小时开始演练舞蹈。

他们跳了好半天，离十二点只差十分钟了。啊呀，贵客们都到齐了。

住在湖底洞里的龙脊背上的小人，穿着仿佛龙鳞缀成的甲胄般的西服。

住在橄榄树上的妖精，穿着用剥下的叶面编织的闪光“天鹅绒”衣服；住在大树杈上饲养山蚕的小人，穿着用那种蚕茧制作的舒适的丝绸衣裳。

住在有很多水晶的山上的人，捣碎红色的树果，染成红衣裳，上面镶满水晶。唉，要说这也是为了美。

十二点差五分，我心想，总算快到时间了。这时，舞会上最重要的贵客香水公主，坐在鼹鼠拉的车上赶来了。

这位公主有着美丽的故事，大概是百年前吧，她救了很多穷人。那些被拯救的人，怀着深深的谢意，很想表达一下心意。但大伙儿因为家贫，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就到山顶上求神拜佛，希望神仙能保佑公主。神仙很感动，满足了数千人的愿望，将公主最喜欢的香水洒满小百合谷，答应让公主住在这里。公主美丽的容颜一直保持到本世纪末。

看，公主的车驾到达城门口了。大家一起前往迎接。

香气也会被带到这里来吧，我正想着，公主便静静地打我面前走了过去。实在美若天仙，光艳照人，令人目眩。

好不容易走进舞厅了。银色的月光，明显变成如青翠树叶般的绿色，不，甚至比树叶还绿。我也变成绿色。城墙、护城河、庭院，一切一切，都成了一片翠绿。似乎拧一下空气，也会滴出绿水来。山丘一派青翠。这时，舞会开始了。

脚步杂乱。音乐赛流水。众人心情无比高兴。裙裳翩翩，似彩蝶飞舞。整个舞厅的灯光灿若玫瑰，全体舞伴的面容美如玫瑰。

金、银、红、白、紫、绿……

我一个人无法计数的颜色全部聚集在这里。多么美好的舞会啊！我瞥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三点。

黎明也已渐近，我本来想，三点钟光景舞会总该结束了吧？不出所料，这时，号角响了。

舞会终场。接着，大伙儿闲聊着，吃点心，玩游戏，兴致很高。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在这之前，月亮已经昏然入睡，群星穿起黑色的睡衣进入床铺。人一个一个减少。然而，唯有一颗星星，现在依旧醒着。那颗星星长着爷爷才有的白胡子，骑着扫帚，在宇宙中飞翔。

那是一颗明亮的星星。

一个劲儿飞呀飞，飞来窗户一边。太空传来一声呼喊：“是早晨！”

接着，闹嚷嚷似被捣毁的蜂巢中的蜜蜂，大家也不互相打招呼，纷纷逃出去了。其中，也有人是从窗户飞走的。可是，唯有香水公主一人不同。她依旧像来时一样，沉静地走出城门，在民众的欢送下，乘上鼹鼠拉的车，飞上天空，直奔小百合谷而去。

人一走光，奇迹又出现了。

小城越缩越小。

小城又和开始一样小了，而且，一旦变小，岩石眼看着又咯吱咯吱地闭合起来。只有我剩了下来。

接着，焦急等待着的早晨光临了。在秋天寒冷的早晨，胡枝子缀满露水的花朵悠悠然摇来摇去。

我忍着寒冷哆哆嗦嗦地回到家中。

什么？你问是否是退到岩石之后看到的？那可是我费尽力气打开岩石看到的。你问其中都有些什么？哈哈哈哈，什么也没有。

（鲁灵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绿色的夜》一书，〔韩〕金浩景图）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张 玮

1930年6月17日，美国两个议员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他们一个是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另一个是来自俄勒冈州的众议员威利斯·霍利。

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由这两个人共同发起的一项法案，史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这项法案的内容可以简单描述为：将进口到美国的数千种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口气提高50%以上。

这项法案至今仍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全世界的著名法案之一。

不过这两位议员先生，估计不会因这项法案使用了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因为人们对这项法案有一个公认的评价：一个愚蠢的经济行为。

先来说说签署这项法案的倒霉蛋——胡佛总统。

那一年，可怜的胡佛总统实在是被逼到了悬崖边。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和出色的商业家，胡佛在众人的赞美声和期待中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华尔街日报》在胡佛就职时发表的评论是：“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领域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位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位‘商业总统’。”

胡佛当选总统的那年，是1929年。

那一年，美国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本国带来的空前繁荣之中，连胡佛自己都表示：“我们正处在与贫困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但连胡佛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其实接的是从“柯立芝繁荣”传过来的一朵外表美丽的空心花。更可怕的是，传到他手里的时候，鼓声停了。

1929年10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就大跌，当天的换手总股数达到1289.5万股，指数如决堤一般不断下滑，史称“黑色星期四”。

10月28日，道琼斯指数又狂跌13%，于是又有了“黑色星期一”的说法。

但雪崩真正到来的那天，是10月29日。

那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开盘，铺天盖地的抛单就呼啸而来，抛售的价格全是不计成本的。到那天收市时，美国股市创造了成交1641万股的历史最高纪录。那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二”——没错，一周开市也就5天，称号都快用完了。





但“黑色星期×”的称号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一轮股市暴跌，触发了美国人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的一个名词：大萧条时代。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在美国“大萧条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被提出来的。

其实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美国一直饱受一个问题的困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消费能力并没能相应提升，这就导致了国内产能过剩。

这个现象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但产量提升伴随的是价格下跌。收成越来越好，收入却保持不变，美国农民的怨气越来越大。他们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过低的关税让外国货冲击本国的农产品，导致农民全都白忙活了。

那该怎么办？提高农产品关税呗！

1929 年，华尔街股市的大崩盘，更是让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农业，钢铁制造、纺织等行业都出现了危机。虽然那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困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萧条时代”的开始，但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穆特和霍利这两位议员的提案，似乎正当其时。

其实，这项关税法案最初涉及的只是进口农产品关税，这也并不违背胡佛的初衷——在 1928 年竞选时，他就答应过他的广大农民选民，要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挽救不

断下滑的本国农产品价格。

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事情渐渐变了味儿。

眼看着以农产品为主的州将因提高关税而获益，以制造业为主的州坐不住了。这些州的民众提出，总统也应该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产品。

于是，一场存在于议员中的“利益交换”开始了：你想要我对你们州盛产的钢铁产品提高关税投赞成票？没问题，大家日子都难过，那你要保证我们州盛产的纺织品的关税也被提高。

经过一轮轮博弈和利益交换，最后胡佛拿到的提高进口关税的清单上，商品超过了 2000 种。

而这个时候，胡佛已经骑虎难下了。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修改关税的权利属于国会。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为了使这项法案通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光证明材料就写了 11000 多页。

1930 年 4 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获得国会两院的通过，被放到胡佛总统办公室的案头。

接下来，只等总统签字了。

一场反对总统签字的运动，随即开始。

1930 年 5 月 4 日，一份由 1028 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给胡佛总统，这些签字的人中有欧文·费雪（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美

国诸多经济学教科书的编撰者）等当时最著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而他们请愿的内容只有一个：请千万不要签署这项法案！

欧文·费雪在请愿书上表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债权国，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出售商品到美国，那么他们怎么偿还债务？

美国的一些行业巨头也开始行动起来。著名的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直接赶到白宫，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试图说服胡佛否决这项法案，他直接称这项法案是“愚蠢的”。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当然也愿意美国的经济恢复繁荣，但他们竭力劝阻总统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有自己的理由，但别的国家也不会无动于衷啊！

其实，就在法案被提交给胡佛总统签字期间，前后就一共有 38 个国家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声称一旦法案生效，他们将立刻采取报复措施。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胡佛签字了。

1930 年 6 月 17 日，胡佛总统签字，《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正式生效。

一场场意料中的报复随即到来——事实上，在胡佛签字之前，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报复了。

率先做出反应的，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

加拿大立即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 16 种产品征收 3 倍关税，这个数量占到了美国出口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个根据当年真实事件改编的片段：西南联大的一间教室里，老师正在上课。突然暴雨如注，铁皮作顶的教室内顿时如敲鼓鸣锣，学生们因雨声太大而听不清老师讲课的声音。老师索性停止讲课，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静坐听雨。”然后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听雨。

这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奥妙：不与天争，不与人斗，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宁静和悦地感受到美感与诗意图。静坐听雨的学子，其心灵便如一颗颗种子；落到心田的雨声，给其以萌芽勃发的力量。

静坐听雨，是先贤的典雅之举，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明白的行为艺术。

（照夜白摘自《今晚报》
2021年7月31日）

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抗议之后，也开始采取报复措施，提高从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的关税，并开始发展新的贸易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基本上把所有美国商品拒之门外了。

在这些国家的带领下，其他国家也迅速行动。

西班牙因为美国提高了葡萄、橘子、玉米和洋葱的关税，也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将美国汽车的进口税调高到一个标准，保证美国汽车在西班牙一辆也卖不出去。

跟在后面的，还有古巴、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等国家。

超过40个国家在第一时间宣布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贸易战就此打响。

先来看看美国获得了什么结果。

1930年6月，就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公布之

后，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就从250点下跌到230点，跌幅达到8%，然后就此一路直扑而下（1932年7月8日，降到历史最低点41点）。在此之前，在经历了诸多“黑色星期四”之后，美国股市其实一直在回升。

从进出口额来看，1929年，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总额为13.34亿美元，而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是3.9亿美元，降幅达70%；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总额，在1929年为23.41亿美元，1932年为7.84亿美元，降幅接近67%。

进出口额全面衰退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

1930年，也就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的那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8%，1931年上升到16.3%，1932年为24.9%，1933年达到惊人的25.1%。

美国正式进入“大萧条时代”，但受到影响的，其实并

不只有美国。

由于世界各国都被迫提高了贸易壁垒，各国之间的贸易活跃度迅速降低。统计数据显示，1933年的世界贸易水平只有1929年的1/3，自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缩水了66%。

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就此开始。

这次大萧条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正式登上舞台，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尽管很少有经济学家将“大萧条”的发生简单归咎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不少人还是认同一个观点：

这次关税法案摧毁了国与国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和合作机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大萧条的形成。可以说，它“扣动了扳机”。

（林冬冬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历史的温度5》一书，黎青图）

两张床

●王豕



外公去世前，他跟我的外婆住一间屋子，但分床睡了两年多。他们的房间布置得很像酒店的标准间：两张床，两盏床头灯，中间放着一个床头柜。

听我妈说，当初，这个要求是外公提出来的，因为老两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睡眠质量越来越差。特别是外公，在查出患有癌症后，不晓得是心理作用，还是药物反应，他简直随时都会惊醒，外婆也跟着不得安寝。

于是，外公提出分床睡。

外婆听完外公的决定，竟然半晌没说出话来，然后打电话叫我妈赶紧回来。见到我妈后，外婆竟然孩子般“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得知外公患了

癌症，她都没这么大的反应，觉得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之事。可是，现在她感觉自己被遗弃了。

外公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吩咐我妈照办。我妈也只能顺从外公的意思。

接下来的日子，外婆也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方式。很明显，外婆的睡眠质量好了很多，精神也跟着好了起来。有时候，半夜两个人都睡不着，就拉开床头灯聊天，聊到对方睡着为止。

就这样，他们一直分床睡，直到外公病情恶化，住进加护病房，处于弥留之际，最后去世……外公的遗物中，有一封给外婆的信，那是他在清醒时写的。

信的内容很平淡，就是交代一些身后事和教她如何跟孩子们相处。他不放心外婆，因为外婆是个单纯了一辈子的女人。

在信的末尾，外公写道：“我知道你对分床睡这件事，一直心存芥蒂，50余年的夫妻，我还能不了解你？其实，因为我一定会先走，不如趁我还有的时候，早点儿让你适应一个人睡……”

从外公去世，到举行葬礼，外婆一滴眼泪都没掉，看到这儿，却泣不成声。

到现在为止，那间房里，依然是两张床，陈设跟他们开始分床睡时一模一样。

外婆说：“看着那张床在那儿，我心里就踏实。”

任何形式，都只是形式而已，适合两个人的形式，无论什么样，都是好的。

如果心已远，就算困于一张床，盖同一条被，明明转身就可以触及对方，也会始终感到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片海。

这就是同床异梦。

但只要心在一起，别说分床，分房，异地，异国，就算阴阳相隔，都依然冲不淡那份牵挂。夫妻彼此能够相互迁就、妥协，并且感到满足和幸福，别人的，传统的，任何形式上的阻隔，都不重要。

这就是冷暖自知。

（梁衍军摘自微信公众号“知乎日报”，李小光图）

许多国家十分重视 GDP 这一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但如何提高 GDP，是有许多门道的。

刷高 GDP 的关键，在于尽快跨过基础温饱线。人均 GDP 一旦超过 7000 美元，后面的 GDP 增速会像玩网络游戏时“开了挂”一样迅速。例如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早已跨过这条线，本身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在不知不觉中，本地的西餐、日料、泡澡，甚至遛鸟等服务业都有了规模庞大的消费者。

假设人类的需求分别是：A. 高级情感，B. 中级需求，C. 基础温饱。只有当 C 获得满足时，A 和 B 才有市场。需要注意的是，A 和 B 几乎可以无限增长，“你服务我，我

服务你”，不需要消耗太多原料。

服务业产值高企的秘密，关键在于 $A=100C$ 。当一个人解决了基础温饱，往往会更注重精神追求，自然就会愿意为一些情感上的触动花更多的钱。比如某些人可能会花费数百万元去买一幅画、一张黑胶唱片。这些物品在小地方可能都是不值钱的，在大城市却都能变成 GDP。所以，提高 GDP 的关键，是要让国民尽快度过温饱阶段。

但如果生产力还未达到这个水平，人们刚刚过了基础温饱阶段，花起钱来还畏首畏尾，这时的 $A=30$ ，该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降低 C。
 $A=30$, $C=0.3$, A 不也正好

是 C 的 100 倍吗？具体做法就是发补贴，压低基础生活品的价格。举个简单的例子，丹麦的人均 GDP 约为 6 万美元，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是 9676 美元，丹麦就一定更富裕吗？

这还真不好说。

丹麦的人均 GDP 是很高，可是你在哥本哈根随便找家餐馆坐坐，一杯白开水就要 8 欧元。如果把当地人的收入换算成消费能力，可买的东西也是不多的。北欧国家的人均 GDP 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刷汇率”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参与国际贸易的几样东西，价格都压得特别低，汇率被极大高估，因此政绩报表好看。

除了国与国之间的汇率操纵，还有一种是经济体内部的

刷 GDP 高手

● yevon_ou





在人类的记忆里，最后听到的往往能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在果蔬店门口，当你听到“卖新鲜草莓喽！虽然价格有些贵，但这是天下第一美味的草莓哦”时，往往不会再介意它的价格偏贵。

在向父母介绍自己的男朋友时说：“他虽然长得有点儿丑，但是很温柔啊，在灾后重建时还去做了3个月的志愿者呢。”如此一来，男朋友留给父母的就会是一个富有奉献精神的青年的印象。

在描述一个人时说：“那家伙虽然人挺好吧，但是特小气。”这样的介绍就会给人一种那个人特别抠门儿的感觉。而如果说：“那家伙虽然有点儿小气吧，但是人挺好的。”这就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人。

无论是谁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先说不好的地方，再说好的地方，这样就能让人对好的一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价格体系操纵。譬如，在美国，每月只需一两千美元就可以活下去。甚至可以不工作，也完全养得起几个孩子，因为美国政府对基本物质生活的补贴非常多。美国大概有4500万人，也就是将近14%的人口，在领免费的食品券，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靠此生活的，前提是忍受得了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和公立住房——由美国政府提供的服务，你就别期待品质了。

这一原理叫作近因效应，在面试时尤其能发挥作用。

面试官（苦笑）：“呃，你的学习成绩实在是糟糕呢。几乎都是‘合格’，只有3门课的成绩是‘优’。”

学生：“正如您所说，我的学习成绩确实不好。但是，我认为在大学里需要学习的远不止课本上的知识。在大学4年里，我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先后到25个国家游学，共计856天，亲身感受了当今世界的现状和国家之间的差距。我想，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对今后的综合商社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使命。”

面试官：“啊，那你还挺坚强、挺有毅力的。确实，我们有很多业务都在发展中国家。”

像这样，尽管面试者有着明显的缺点，但是在随后的表达中强调优点，也能给对方留下一个整体不错的好印象。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轻松说服：拿来即用的99个沟通技巧》一书，杨志平图）



扬长避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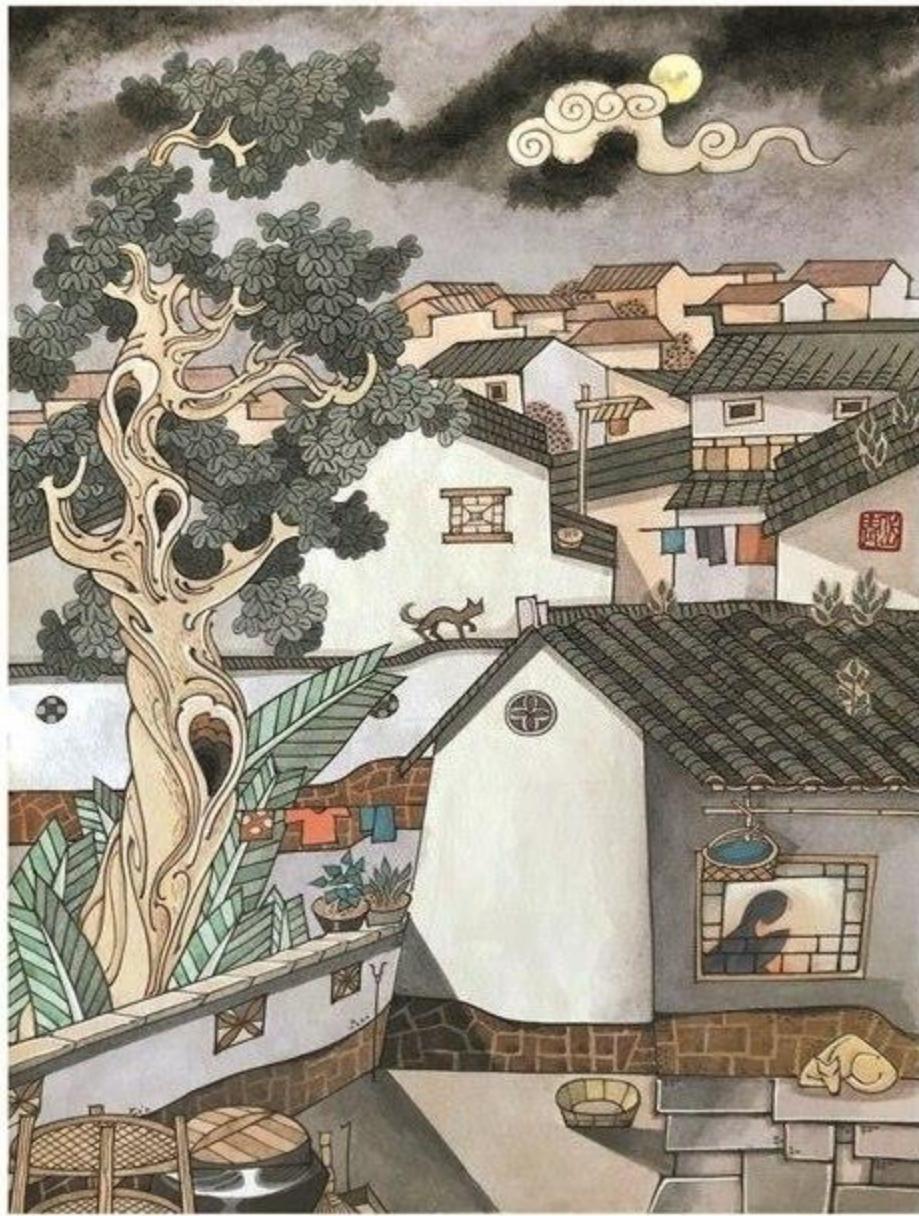
◎〔日〕神冈真司
黄少安译

在美国，消费品质只要稍微上一点档次，价格顿时翻倍，100美元到200美元的消费很平常。举个例子，你要想在旧金山湾区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年薪至少要达到12万美元，就这还是努力拼搏后才能过上的生活。

美国政府的策略十分明确，在A、B、C这3种类型的产品中，C类“基础温饱”产品是可以进行大额补贴的。无论是面包、牛奶还是

黄油，C=0.3，底层人民要想维持8万美元的生活水准，除去补贴的部分，自己只要掏2.5万美元，而你的12万美元可是实打实要掏12万美元。美国对低端产品的补贴，使得中产阶级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年薪挺高，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其实刚刚到温饱水平。

（小 小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守住你的钱》一书，臧 强图）



夜是静的，静中发出的声响会给人留下格外深刻的记忆，如同听一首老歌，伴随着那熟悉的旋律，当年的景象也会出现在眼前。

记得几年前有一则电视广告，为一款黑芝麻糊做的，是电视广告中的不俗之作。黑芝麻糊在哪座城市叫卖并不重要，这种叫卖声是否准确也不重要，关键是广告体现了夜间叫卖的情景，和城镇夜生活形成一种和谐状态，让人一看就丝丝暖意油然而生。长夜不寐，偶闻叫卖声，无论是在山城石板街头来一碗“炒米糖开水”，还是在石库门弄堂口叫一客“桂花赤豆汤”，所费无几，却有荡气回肠之快。

时光荏苒，数十年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波及了夜。夜深人静之时，细小的变化往往不易被察觉，而岁月光阴正是在这种细微的变化中流过。何谓夜？大约应从晚上九点钟算起，直至午夜过后，拂晓之前。冬长夏短，子时（即夜十一时至凌晨一时之间）应是夜的

B 夜

●赵珩

眼。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我最熟悉的当然是北京的夜。

春夜最怕的是风，最喜的是雨。北京的春风并不是那么和煦，尤其是夜间的风，摇曳着刚刚发芽的枝条，强劲地发出呜呜的声响。我白天看到一树桃花初绽，与朋友相约次日去赏花踏青，忽来一夜大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晓来花落多少？几十年前北京的风沙特大，想着醒来又是一层尘土，心中也有些不快。只有暮春的夜，才有春夜的气息，但那时花事将尽，已是绿肥红瘦了。春雨却是好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的雨大多是无声的。第二天醒来，又是一层新绿。至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则是江南小城的意境，在北京是体味不到的。

夏夜是短暂的，入伏之后更是闷热，夜虽短却难熬，唯盼能有微风袭来。每遇炎夏不寐，总是伫望星空，或在庭中看树叶是否摇动，无奈事与愿违，竟然没有一丝微风，只能摇扇解暑。前半夜偶然听到叫卖声，是打冰盏儿和卖酸梅汤的。那打冰盏儿是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将两个铜碗打得“当当”作响，不用吆喝就知道是卖冰激凌的来了。这种冰激凌是土制的，放在木桶之中，盛在江米面制成的小碗里，做工当然是粗糙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管束，大人们认为这种东西不卫生，从来不许我去街头买来吃。于是就非常羡慕邻里孩子们去买这种冰激凌，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艳羡不已。酸梅汤大多也是打冰盏儿卖的，那酸梅汤是用乌梅熬制的，当然远远抵不上信远斋或通三益的，更比不了东安市场丰盛公的酸梅汤。但那酸梅汤是冰凉冰凉的，暑夜难熬，一碗下去，同样会让人气爽神怡。

仲夏之夜最短，往往在闷热至极时忽然雷鸣电闪，暴雨骤来。这时，无论是早已入梦的，还是辗转难眠的，都会



从床上跃起，迅速关严门窗，以免雨水潲进屋。此时听雨，有一种久旱逢甘霖之快。少顷，檐沟滴水，似未停歇，其实已然云收雨霁，一片乌云散后又是月明星稀。复启门窗，凉意丝丝，暑气略消。此时正好入睡，只是已近拂晓。

秋夜渐长，变化也最大。初秋而闻蛙鸣，与盛夏时的似无大的分别。北方听到蛙唱，大多在夏季暴雨过后，比南方“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要晚。某年住在武夷山下的幔亭山房，入夜后蛙鼓不歇，此起彼伏，声浪之高，闻所未闻，至今印象犹深。北京缺少水域，青蛙多在雨季后的水坑和杂草中生存，闻其声而不见其形，更有一种神秘的味道。蛙的喧噪声并不令人讨厌，人在那种特有的韵律与节奏之中依旧可以恬然入梦。

接下来就是秋虫了，主旋律当然是蛐蛐儿的叫声，偶尔也伴有蝈蝈儿的。不知为什么，每当听到秋虫的鸣叫，我总不免有些伤感，大概是络纬啼残，凉秋已到的缘故吧。仲秋是秋夜中最平静，然而也是最短暂的时光。中秋节过后，天气转凉，秋风渐至，与初秋竟是完全不同的气氛，风虽不大，却落木萧萧，残叶飘零。夜静之时，连树叶落下的声音都能听到。拂晓之时，也总能听到清扫落叶的沙沙声。每逢秋雨，霖铃有声，淅淅沥沥，时落时歇，想来晨起又添几分寒意。“夜阑卧听风吹雨”，最能引起人的各种不同的情绪，或惆怅，或悲悯，或慷慨，或感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最是情致抒发的难眠之夜。

最令人怀恋的当是北京漫长的冬夜。

寒夜待旦，可以消遣的生活内容是无尽丰富的。如遇北风怒号，大雪迎门，则更添冬夜之趣。偶尔风雪夜归，屋内外的温度和气氛迥异，让人更觉家的温馨。冬天傍晚的街头尚有卖熏鱼和羊头肉的，入夜仅剩下卖硬面饽饽、水萝卜和半空儿（带壳儿的瘪花生）的凄厉吆喝声，或远或近，如泣如诉，令人无限惆怅。尤其是拥衾取暖之时，闻其声可想见叫卖人为了生计蜷曲于街门巷角，瑟瑟发抖的情景。小时候，我常见祖母打发用人至街门口，多给些钱买下小贩篮子里所有东西，让他赶快回家去，那些水萝卜和半空儿则让用人们分着吃掉。

寒夜客来，以茶当酒，几样零食如花生米、

豆腐干等，要是能再有一碟儿蜜饯榅桲、炒红果之类，更是让人大喜过望。雪夜造访者，必是故人知己，于是谈兴大发，海阔天空，说古论今，不觉午夜将近。南方人家多在此时做上一碟炒年糕或一碗酒酿圆子，北方人家则会以一碗鸡丝汤面或清粥小菜充当消夜，这种舒适的感觉也只有在冬夜才体会得到。斯时可对弈手谈，或展玩一两件书画收藏，切磋研讨，何其乐也。

客去，如仍无困意，可在寒枝疏影的窗下孤灯展卷，或临池开笔，此时读书写字，又不同于昼间。难怪古人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嗜好，或曰有些病态，却终为文人所青睐。

中国的文人多钟情于夜，所阅诗词，书于夜或吟咏夜色者几近半数，可见夜的魅力。夜是涌动情思的时节，夜是生发幻觉的光阴，文人和艺术家在夜间可以产生无数灵感，却往往要在昼间去梳理和归纳。夜里产生的东西不免虚幻，俗话说“夜有千条路，醒来卖豆腐”，醒来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夜里的思绪和幻觉如白天拿来实施，难免会发生荒唐的谬误。

夜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夜是美的。

（水云间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一弯新月又如钩》一书，本刊节选，陈岱青图）

手段越少越好

●王蒙

智谋如同财产，你有千百万，平常情况下，需要流水进出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不是说有了百万家产，你一进超市就必须全部花掉。你有一定的权力，也不是说你一天就要运用所有的权力；你会许多武艺，并非一出手就要把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毋宁说，你用出来的手段越少就越好。一句话能解决的不必说两句话，一个鸡蛋就够补足的蛋白质需求不必用两斤鸡蛋。这本来就是常识。

（安歌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得到：极简老子》一书）



工作中的周浩

弃北大读技校，周浩的十年历程

●黄哲敏

周浩又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10 年前，他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以下简称“北工业”）——一家以培养高级技工、技师为主要任务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培训学校。一次偶然的新闻采访，给他打上“弃北大读技校”的标签，他的经历从此广为人知。

周浩谢绝了后续所有的采访。但这些年，他最初被公众记住的信息，依然以各种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一旦碰到合适的话题，他的经历又会被翻拣出来，重新包装，供公众反复咀嚼，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现状。

实际上，从北工业毕业后，他曾留校任教 5 年，后又离职，加入北工业原院长童华强创办的教育咨询公司，成为一名职业教育咨询师。

“我希望更多技工院校出来的学生能被大家看见。”周浩说。他做出这一决定，既是为了撕掉身上老旧的标签，也是为了增进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了解。

离开象牙塔

2008 年高考，周浩的成绩排在青海省前 5 名。为了不浪费分数，他放弃能圆自己“机械梦”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从家长意见，填报了北京大学，被分进生命科学学院。

在北大的第一年，周浩学习成绩不好，“喜

欢的课还能勉强考七八十分，不喜欢的课连考试及格都特别难，因为根本不想听”。他和同学的关系也一般，没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在痛苦中过了一年后，周浩决定休学。

休学期间，周浩在一家做电感线圈的工厂干了两个多月。车间主任一眼就相中了他，先后将他安排在流水线的各个岗位。主任发现，周浩上手特别快，便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周浩意识到，离开象牙塔，未来也不至于暗淡无光，“只要我愿意去做，一定能做得很好”。

2011 年，周浩决定从北大退学，去学数控专业。他上网了解数控专业的学习内容和就业路径，确定这个专业能够唤起自己的兴趣。而职业教育，也成了他的出路。

“他就是奔着数控来的。”数控是北工业的王牌专业，了解清楚周浩的想法后，童华强为他敞开了北工业的大门。

周浩从湖光映着塔影的北大来到这里，感到巨大的落差，“好多硬件设施与北大的相比差得太远了”。

而对北工业的学生来说，周浩也来自一个他们不了解的世界。周浩的室友刘高回忆，他们爱听周浩讲北大的故事。北大的篮球赛、北大老师讲课的方式、周浩做过的动物实验、学



过的遗传学知识……这些在周浩看来很平常的事，却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新同学。

新天地 •

被世俗认为低一等的职业教育，却给周浩提供了一片能够畅快呼吸的天地。

容易被贴上“社会青年”标签的技校学生，在周浩眼里是“你帮他们一次，他们会帮你两次”的单纯同龄人。和他们在一起，周浩不用交流很深的问题，对什么感兴趣就聊什么。周浩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朋友。

周浩的到来，让老师们如获至宝。

“高考成绩已经说明他的脑袋瓜绝对好使。既然他现在选择了北工业，我就要把他培养成才。”童华强说。

童华强为周浩“量身定制”了学习计划：进哪个班、由哪位老师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两年一届的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是数控专业最高水平的竞赛。2014年，周浩作为“班里接受技术技能最快”的学生报名参赛。“当时是让他去拿冠军的。”童华强说。

同年11月，周浩获得冠军，童华强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一篇以《弃北大读技校，自定别样人生》为题的对大赛获奖选手的报道，首次对外披露了周浩的经历。周浩火了。

童华强分析了周浩从北工业毕业后的几条出路：出国，国外也缺高技能人才；去和北工业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它们都是国内顶级的制造业单位；留校任教，学校争取帮他解决北京户口。

职业危机 •

2014年，24岁的周浩从北工业毕业，留校当老师。

他的大多数同学毕业后成为产业工人或工程技术人员。周浩也获得了许多类似的工作机会，但留在数控行业并有所成就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另一方面，他非常希望能继续学习。

学校里几个熟识的老师也劝他：还没到一般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纪，多学学，只要技术过硬，什么时候去企业都可以。

周浩留在北工业这个熟悉的环境中，成了一名一线教师。数控专业当年一共只有两个人留校，除了周浩，另一个是刘高。

根据北京当时的落户政策，技校毕业的学生要获得北京户口比有本科或研究生文凭的毕业生要困难许多。但周浩是幸运的。获得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冠军后，他满足了北京市特殊人才引进的条件，学校也积极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2016年，周浩取得北京户

口。刘高则因为无法改变北漂状况，最终离开北工业，回了河北老家。

按照惯例，新老师要从助教开始做起，但留校的第二学期，周浩便成为主讲老师。他发现，在数控之外，自己还喜欢且擅长教书。

“数控是通过生产的产品间接影响人，而当老师能直接影响人。”渐渐地，他对后者的热爱甚至超过对前者的。

2018年是周浩留校任教的第4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获得一等奖。本应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周浩，却开始感受到职业危机。

进入“十三五”时期，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机械制造行业逐渐搬离北京。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服务于区域发展，随着机械制造企业的离开，曾经前景大好的数控专业日益萎缩，不再是北京市重点支持的专业。周浩面临专业转型——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学习新的专业技术，从头积累资源。

转型的逼近促使周浩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定位。这时，学历的问题暴露出来：从技校毕业的周浩没有资格进入学校的教学管理岗位。

北工业虽是技工院校，但它的教师大多拥有本科、硕士学历。要和他们一起作为管理层的后备干部，周浩说：“领导都不好意思把我的简历递上去。”



2021年4月，周浩（左）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 谭 畅摄

“自我”从何而来

●刘 鹏

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各种貌似“率真”的宣言：“成为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诸如此类的口号一直在宣扬特立独行的自主性，尤其肯定独特个性的优越性，并暗示这种独特性只能从自我内部获得。

但是，这种价值主观论可以成立吗？只要我们发问：“你为什么会珍视或看重它？”回答也许是“我认为”“我相信”“我感觉”或者“我

因为学历上的劣势而在评价和选拔过程中被区别对待，这是技工院校毕业生的普遍遭遇。主动选择职业教育之路的周浩也未能幸免。

回 归 •

看到周浩面临转型困境，已经离校创业的童华强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教育咨询公司。

童华强认为，周浩的困境是一个典型案例。技校的毕业生不拥有现今被普遍认可的由教育部门颁发的“学历”，而在主流评价体系里，这种“学历”才是硬通货。

“他的能力和水平已远超一些高等院校的毕业生，甚至比有些博士生还厉害。但是，在学校的体制下，他的晋升通道比大学毕业生要窄得多。”童华强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发展机会不平等，不仅埋没了像周浩这样的技术技能人才，也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低的核心原因。

周浩不甘于一直做一名普通教师，因为做一名普通教师，“能影响的就是一年十几个学生，而且上两三门课，只是一个很小的专业方向”。于是，他在2019年应邀加入童华强的公司。他觉得职业教育咨询师这份工作放大了自己的价值：通过影响技工院校的教师，间接影响更多的学生，还能辐射到数控之外的更多专业方向，“就像核裂变一样”。

在周浩成为职业教育咨询师的这一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决定》，但这类回应完全没有回答“为什么”。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来龙去脉，那么任何认真给出理由的回答都会显示，那个单独的“自我”实际上并没有独自赋予或创造价值。那些看似高度自主的价值判断，背后往往是有渊源和来路的，是由许多经历和故事造就的，是在关系中形成的。

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中塑造的。

（心香一瓣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一书）

知》发布，开篇第一句话令职业教育界倍感鼓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然而，社会观念并没有因此转变，职业教育改革仍是“上热下冷”。技工院校的老师对此深有体会。到了暑期招生季，当家长咨询起“学历”问题时，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教研室主任陆璐依然很尴尬。这所学校和北工业同为高级技工学校，培养出的高级工和技师虽然在政策上享受与大专及以上学历同等待遇，但这一点“国家承认，家长不承认”。

“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观念也影响了学生。周浩发现，技工院校的学生普遍对所学专业对应的工作岗位缺少认同感。想方设法让学生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价值，是周浩努力的方向之一。

为了当好“老师的老师”，周浩开始系统学习教育学知识。经童华强介绍，周浩去北京师范大学旁听过几门课程。下一步，他打算先找一所合适的学校读非全日制硕士，再攻读北师大的教育学博士学位。

齐北大读技校十年后，周浩即将回归自己曾主动退出的普通教育体系。对他来说，这个选择有助于实现他发展职业教育的抱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与现实的和解。正如童华强所言，考虑到“要适应这个大的社会环境，一个门面上的头衔还是需要的”。

（花 树摘自《南方周末》2021年7月22日）



在求职面试中，策略性诱导是特别理想的技巧。人们喜欢谈论自己，喜欢和对自己谈话感兴趣的人交谈，这是人类的本性。

以此而论，运用策略性诱导还涉及如何让你的面试官告诉你，他们想听你说什么。初学者可以很容易地搜集信息，了解面试官期望求职者做出何种回答，最终成功地通过面试。请设想一下下面的面试谈话，其中应聘者就应用了最基本的策略性诱导技巧。

面试官：“我们开始之前，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应聘者：“您提到自己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几年。您能否谈一下自己的职业发展情况，以及您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面试官：“很有趣的问题。我初来这里的时候，公司还不具备自主营销能力。那时我经验不多，却担负着相当大的职责。我从零开始，打造营销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智慧也不断增长。我很幸运，因为高管们一直鼓励我发挥创造力。我越是证明自己，允许我自由发挥的空间就越大。我可以非常高兴地讲，公司对于我的辛勤付出也不断地给予奖励——这些年来，我不断得到晋升，逐渐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从这则简短的情景对话中，应聘者已经初步掌握了面试官的价值标准中的几个关键要素：足智多谋，发挥创造力，具备首创精神，乐于及时地证明个人价值。以面试官的回答为依据，应试者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细节信息，并将应用于后面的面试应答。我们可以继续设想接



下来的面试环节。

面试官：“好的，现在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呢？”

应聘者：“是这样的，我和现在的雇主一起工作已经有几年了。几位杰出的导师教会了我许多东西，而现在我已准备就绪，想要一展身手，担负更大的职责。您会发现我喜欢开拓新领域，善于从新角度思考问题，我同样希望得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做出一番业绩。我非常愿意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我已准备好迎接一份全新的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施展才能。”

在这个过程中，应试者透露了自身的哪些品质呢？什么也没有——他仅仅如天才一般运用了一些企业白领间常用的陈词滥调。老练的面试官通常期待应聘者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以进一步证实应聘者笼统的说辞和套话。然而，应聘者

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应答框架，其中就包括面试官早已透露出来的新员工想要在公司取得成功应该具备的核心要素。

请注意，应聘者并没有像鹦鹉学舌那样逐字重复面试官之前的回答。这是策略性诱导的关键所在。若应聘者使用和面试官大致相同的措辞，比如“我很有创造力，很有智慧，希望通过自己勤劳的工作获得回报”，会很容易被察觉，而且显得十分拙劣。与此相反，对于面试官所列举的成功要素，应聘者进一步引出详细信息，并进行加工处理，运用这些细节精巧地设计自己的应答版本，虽本质上相似，却并不雷同。

（楚客摘自中信出版社《像间谍一样思考》一书，喻梁图）

在各类古装影视剧里，千军万马大战的场面，常叫“军事粉”看得大呼过瘾。但以古代士兵的体能水平，这种激烈的战斗究竟能持续多久？南宋英雄部队岳家军的颍昌之战，就是生动说明。

公元 1140 年，刚刚取得郾城之战胜利的岳飞北伐大军，遭逢严峻考验：刚吃了大亏的金兀术，又率领 13 万大军直扑颍昌，岳飞闻讯后急命长子岳云率岳家军增援。7 月 14 日，岳家军与 13 万金军在颍昌展开大战。在己方兵力处于严重劣势的情况下，岳家军愤然亮剑，岳云亲自率领八百骑兵向敌人发起冲锋，步兵从两翼向敌包抄。激烈的战斗从早晨开打，前后血战几十个回

合，到中午时，13 万金军终于溃散，再次被岳家军杀得大败。

据不完全统计，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岳家军此战缴获金军战马 3000 余匹，击毙金兀术的女婿夏金吾，俘虏金军各级军官 78 人，斩杀金军士兵 5000 多人，俘虏 2000 多人。这样一场过程激烈且战果颇丰的大战，岳家军拢共打了一上午。

而关乎唐朝国运的香积寺之战，战斗时间也不是很长。公元 757 年 9 月 27 日，集合了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等大唐名将的 15 万唐军，在长安城外的香积寺，与 10 万叛军进行殊死搏杀，意在一举收复长安。双方从当天中午开

打，战局一波三折，凶悍的叛军一度打乱唐军前阵，幸亏悍将李嗣业率领长刀兵殊死拼杀，才惊险稳住战局，仆固怀恩则率领骑兵绕道叛军后方冲杀，终于将叛军打垮，一仗歼灭 6 万叛军。

这样一场双方都伤亡惨重的大战，从中午打到黄昏，基本打了一下午，和颍昌大战的时长差不多。

乍看去，古代这些千军万马的决战，用时远比很多军事迷想象的短，但如果看看古代战争对体能的要求，就知道打这么长时间，已是十分不容易。古代的战争，并非武侠片里的“单挑”，相反是千军万马排成各类阵势，以整齐的队列和娴熟的配合投入战斗。

1.2 万人规模的唐军，要配备 7500 领甲、1.25 万条长枪和 1 万口佩刀；普通宋朝步兵的盔甲在 25 公斤以上，穿这么重的装备在一上午完成那么多战术动作，没有好体能支撑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许多强大的虎师，都靠体能制胜。比如在颍昌之战里被岳家军打崩的金军，之前就一直以强大的体能著称。与岳飞同时期的另一位抗金名将吴璘，描述过金军的体能水平。他与兄长吴玠早年和西夏军作战时，往往一个回合就能与对手分出胜负，但遇到的金兵就不同。这些金兵个个吃苦耐劳，在战场上向你反复发

古代打仗一般用多长时间

●张 嵩





儒学在西汉和东汉有何不同

● 罗振宇

在刘勃的书里我看到一段分析，说同样是学习经学，但在西汉和东汉是不一样的。

西汉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利用农闲时间去读书，数年间读下来，一部儒家的经典就算是学通了。所以，西汉会出现公孙弘这样的人。他养了半辈子猪，40多岁才

开始求学，居然官至丞相。但这种事在东汉就很难发生。

为什么？因为东汉的儒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几个字的经典可以被注释出几万字。在没有印刷机的时代，普通人家里不可能存那么多书，就无法走上求学上进的路。

打个比方，西汉的经学像

以前的高考，通过上课、复习，普通人也能考上大学；而东汉的经学，像有补习班时代的高考，穷人家的孩子就要吃亏了。所以，怎么尽可能不让财富优势转化为代际优势，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治理难题。

（晓晓竹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起进攻，擅自退后的人会被处死。宋军为什么老打败仗？就因“不及金人之坚耐”。

可是，就是这样一支以“坚耐”著称的军队，面对意志力与体能更加强大的岳家军，还是无奈地败下阵来，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理解了这一幕，就能理解为何这几仗打完，金军那边已是“此间震恐”，不但想放弃中原，还拼命把藏在燕京的珍宝北运；也不难理解岳飞蒙冤遇害60年后，金国皇帝还在感叹岳飞“威名战功，暴于南北”；更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桧一伙，要大肆焚弃与岳飞有关的档案文件。

看看体能差距就知道，他们到底在怕啥。

在沙场的决胜阶段，体能在很多时候，扮演了胜负手的角色。所以，很多经验丰富的主帅，高度重视体能的作用。安史之乱时，唐将李光弼镇守太原，即将迎击来犯的叛军，有人主张趁叛军到来前加紧抢修城墙，李光弼却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消耗体力，等着

敌人打来后，就根本没有反抗能力了。而后在李光弼的仔细运筹下，养精蓄锐的唐军奇招迭出，成功击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安史叛军，取得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正因为体能有着这么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军队，都把强化体能作为训练重点。《墨子》里记载，春秋晚期称霸诸侯间的吴国军队，有一个重要的练兵绝招，就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明朝大英雄戚继光，还对体能训练进行了细化：训练时光跑不行，必须学会负重跑，而且要循序渐进增加重量，如果士兵能做到跑一里地而脸不红气不喘，那才是好兵。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也是由于军队纲纪废弛，荒废训练，战斗力下降，最终覆灭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军队。北宋的军士，一开始也遵守十分严格的训练制度，基本每天都要操练。早期的宋军，也以体能强悍著称，甚至在宋

辽战争里，创下过10天急行军后立刻投入战斗，迅速暴打辽军的奇迹。为了让宋军的体能状况保持在巅峰状态，朝廷还规定：每月军士领粮食时，城东的兵去城西领，城西的兵去城东领，而且不许雇人、雇车，要靠士兵肩扛背驮，把两石重的粮食绕城领回来——就为了训练体能。

可到了北宋末期，这严丝合缝的训练制度，还是变成笑话：训练懒散的宋军，有的马不会骑、弓不会开，领粮食就干脆找苦力代扛。如此“聪明”的操作，平常能过舒服日子，等金军打来后就抓瞎。金军南下时，许多奔赴前线的宋军，走几步就气喘吁吁，见到敌人就腿软，然后不出意料地被打垮，叫文恬武嬉的北宋，吃到了“靖康之耻”的苦果。这场灾难，说起来也与士兵体能差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能强弱，隐藏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兴衰的秘密。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朝文社”，小黑孩图）

1953年9月26日，人民艺术家徐悲鸿猝然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所有的作品，倾毕生之力收集的历代书画、碑帖，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哀鸿一羽，就这样清清白白地悲鸣毕生，然后飞向天际。

江南贫侠

1895年7月19日午夜，徐悲鸿诞于江苏宜兴县一个名叫屺亭桥的小镇，他的少年时期，正是在这河流密布的江南水乡度过的。

他出生之时，正是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次年，腐败的清政府斥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的交战中惨败。

国家危亡之时，破产流亡者不计其数，徐家也深陷于贫苦与漂泊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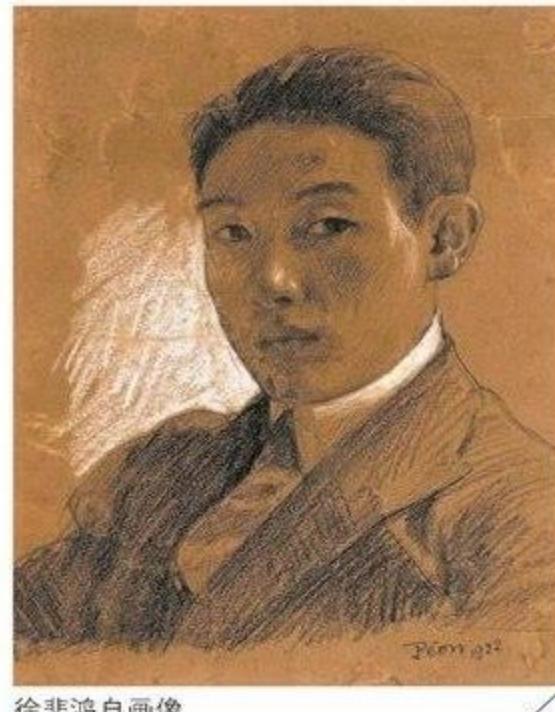
徐悲鸿在父亲

徐达章的引导下，两岁半开始识字，6岁即可念诵诗书，并执笔研习书法。年至9岁，他就读完了《诗》《书》《左传》等先秦典籍。

勤奋、克己，是徐悲鸿从父辈处学到的最宝贵的品质。

但勤勉学习这件事，并非终日笼罩在徐悲鸿幼年的生活中。在苦学以外，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对大自然之美的感知。

江南风光如梦，父亲领着徐悲鸿沿着小镇的河流步行，二人逐渐被朝阳的光芒笼罩。他观察奇形怪状的石头，看见



徐悲鸿自画像

渔舟在晨雾中泛于水上。

他并非走马观花式地欣赏自然风光，而是习惯于注视一切美的事物，观察花鸟虫鱼和各种植物的外观细节，以及事

从13岁开始，父亲就带着徐悲鸿前往外地谋生，他们一路流浪卖画，来到繁华的无锡。在这里，他看见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商店里张灯结彩，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同时也看见了世界的沟壑，衣衫褴褛的乞丐穿行于街头巷尾，无人管顾。

自从他开始对百姓之苦有了切身感受，无尽的忧思和试图做出一些改变的渴望就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

他在精心画好的作品上署名“神州少年”，盖上“江南贫侠”的印章。他原名徐寿康，后来自己改名为徐悲鸿，是要让自己从个人的康乐安宁之中脱身出来，成为空中长久悲鸣的鸿雁，为这世上的不平之事奔走。

这一发轫于年少时期的志愿，徐悲鸿终其一生，未改初衷。

勿甘于微小

徐悲鸿之所以能成为大师，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出生与成长的时代，正是国家命运跌宕，亟待仁人志士成长起来救国救民之时。

他出生于江苏宜兴，向东行进不到200公里，就能抵达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辗转于北京、南京等地，又在欧洲著名文化之都巴黎求学多年。

在这段不断流浪辗转的经历中，他先后结识了黄震之、康有为、田汉、鲁迅等人，又

悯视苍生一悲鸿

●赵佳佳

物的明暗、动静。

这为他此后的美术生涯奠定了基础，他所画的骏马奔腾、雄狮坐卧、雀鸟逆风飞翔，活灵活现，富有生机，正是从这种敏锐的观察中而来的。

幼时的所见所感深刻地影响了徐悲鸿的一生，他曾回忆：“我们的屋子虽然简陋，但有南山作屏风，塘河像根带子。太阳和月亮，霜和雪都点缀了这江南水乡的美丽。我们在这里和打鱼砍柴的人做伴，鸡鸣犬吠，互相唱答，大自然给了我们无尽的美妙。”

师从弗拉孟、达仰。这些人都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个小镇青年，没有父辈显赫声名的支撑，推动他一步步走下去的，仍然是从小立下的志愿——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个动力驱动着他，让他不断地学习绘画，谋求变革。

不过，这条道路非但不平坦，而且遍布荆棘。

徐悲鸿 19 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他随后前往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的同乡徐子明先生收到他的来信，其中附有他的绘画作品。徐子明将徐悲鸿的作品带去给著名教育家、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看，得到校长的赞赏和可以安排工作的许诺。

但当徐悲鸿辞去家乡的 3 份教职，来到上海，站在李校长面前时，校长却认为，徐悲鸿还是个孩子，无法胜任教职。徐悲鸿因此流落于上海，找不到谋生的出路。

后来徐子明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离开了上海，但因惦念着徐悲鸿，又来信叫他去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恽铁樵看过他的画后，本为徐悲鸿在商务印书馆

谋得一份给中小学教科书画插图的工作，却又不知为何被人从中阻断，说是“徐悲鸿的画不合用”。

这对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徐悲鸿而言，是生命中又一次重大的打击。他饥寒交迫，流落他乡，绝望之中，来到黄浦江畔，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他想起了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嘱托，家中两代画家，父亲殷切地盼望他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先辈。此刻，母亲和弟妹还在小镇上的家中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他是长子，是全家的顶梁柱。

他因此放弃了结束生命的念头，并告诉自己：“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啊！”

这年春节过后，他再一次回到上海。在这里，他遇见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黄震之先生。黄震之是上海的富商，酷爱美术，也是一位颇具鉴赏力的书画收藏家。他无意间发现了徐悲鸿画的雪景图，画的是上海雪中的街道，画面里，泥泞的人行道上，行人瑟缩着身体匆匆前行。

黄震之的出现解了徐悲鸿的燃眉之急，他为徐悲鸿提供了最初的落脚之处。

后来，徐悲鸿报考震旦大学。被录取后，他向同乡的商人借贷交学费，然后一边靠作画取得微薄的收入，一边开始求学生涯。

因才华出众，虽然年纪尚轻，但是徐悲鸿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赏识。仓圣明智大学邀请他为仓颉画像，在这里，他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后经康有为引荐，前去北京，经名士罗瘿公推荐，认识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先生，为此后出国留学埋下伏笔。

当时中国的美术界，仍处在以清代著名绘画流派“四王画派”为主流的暗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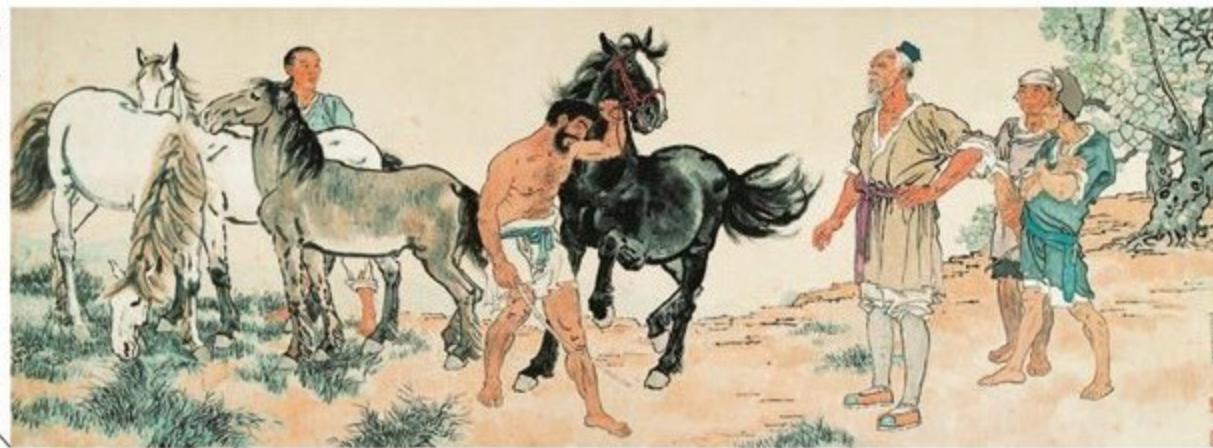
这个流派的绘画技法集中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之大成，但问题在于，过于泥古。

徐悲鸿认为，要开美术之新风，应当从西方的美术界汲取绘画经验，因此下定决心要前往欧洲学习。在他的坚持下，傅增湘最终决定派遣他前往欧洲留学。

1919 年 5 月，徐悲鸿到达巴黎。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那些传世的艺术真迹。

在近距离观察了这些作品后，徐悲鸿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更加勤苦学习，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拜在画家弗拉孟门下。

他珍惜留学的每一天，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下午没课时，他就去一所私立的美术研究所画模特。回家时绕道塞纳河畔，在书摊上浏览书籍和图片。他也常



去马场，还钻研马的解剖构造图，画了上千幅手稿。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徐悲鸿画马功力高深了。在他的画中，那些奔跑的马匹栩栩如生，骨骼线条流畅，肌肉遒健。这些都是因为大师下过苦功。

但他生活贫寒，又时常因作画忘记吃饭，最终导致他落下终身不愈的肠痉挛。

当时，他在法国还拜了达仰为师。时年 68 岁的达仰，是 19 世纪末期法国学院派绘画名家。

达仰对徐悲鸿的教诲，徐悲鸿终身铭记。

达仰说，自己 17 岁时成为柯罗的学生，柯罗教他要真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他对徐悲鸿说：“学画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希望你不要趋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

成为九方皋

老师教导徐悲鸿，勿甘于微小的成就，后来，他便真的成为一代传奇。

他的传奇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个人美术造诣如何高超，还在于，他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命运连接起来。20 世纪上半叶，因徐悲鸿的发掘及支持，国内美术界的许多人才真正开始被看见。

1927 年，徐悲鸿结束 8 年的留学生涯，返回国内。受好友田汉的邀请，他义务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主任。

这所学校是田汉寄予厚望的教育改革之地。徐悲鸿想要

在此处复兴中国美术，清除腐朽的积习，推行现实主义艺术教育。

徐悲鸿满怀热情地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教育事业。他把自己的书都搬到学校，让学生们自由翻阅。他还把画具带到学校，成天在此教课和作画。

在欧洲接受严格的美术教育后，徐悲鸿在自己的教学中，也将素描放在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地位。这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方式，学生必须通过这种训练，初步具备写生能力和理解造型的规则。

他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在教学中要求学生的绘画高度准确，不允许有一线之差。学生心中必须有数，下笔时务必要准，即使画错了也不能擦掉，他要让学生知道错在哪里。

严厉只是徐悲鸿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小切面，严厉的底色，是博爱。

1928 年暑假，福建省教育厅邀请徐悲鸿为烈士蔡公时作一幅油画。画完后，福建省教育厅问徐悲鸿，应付多少稿酬。他说，自己不想要稿酬，只希望福建省教育厅能给一个留学生名额，以派他的一名优秀学生去法国学习油画。

最后，他的学生吕斯百和王临乙得到了去法国学习的机会。

后来，徐悲鸿前往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教授，他此前的学生吴作人一路追随，也来到中央大学成为旁听生。但不久之后，吴作人遭到中央大学驱逐。

徐悲鸿得知此事，异常愤

怒，决定将吴作人派往法国留学。

但吴作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没有能力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徐悲鸿敏锐地察觉到学生的顾虑，于是告诉他，自己会为他想办法。

可问题接踵而至，吴作人当时甚至还没有取得大学文凭，无法达到申请护照出国留学的要求。于是徐悲鸿找到田汉，田汉笑呵呵地随手从身边的橱柜中取出一叠空白的艺术学院毕业文凭，从中拿出一张，填上了吴作人的名字。

徐悲鸿识别出了吴作人的非凡才能，并竭尽全力支持他完成了学业。1958 年，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84 年，他被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

与此类似，徐悲鸿还向陈子奋、傅抱石等人提供了可贵的支持。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寻，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徐悲鸿深知这一点。他曾作画《九方皋》，呈现了《列子》所载九方皋的故事。九方皋能相千里马，且其相马不看表象，而能洞察其本质。

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大多恣意洒脱，不套缰绳，但在《九方皋》中，骏马心甘情愿地被脖子上的红缰所缚，徐悲鸿对此解释道：“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不愿为昏庸者所制。”

千古大师。

（泰 宇摘自《南风窗》
2021年第15期，本刊节选）



古代书院的另一面

●金陵小岱

古代的学制体系是由官学、私学、书院组成的。书院起源于唐代，但唐代的书院还只是为官方修书、校书以及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地方。到了五代末，书院逐渐变成培训机构，开始聚徒讲学，主要工作是培训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你可别小看这书院，能让古代的家长把孩子送去上课的地方，校舍、师资、管理制度都不会差。尤其到了宋朝，书院界形成了“产业链”。南宋有一个人叫吕祖谦，可能你知道他是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他还是著名的丽泽书院的创始人和“金牌讲师”。

吕祖谦非常有才华，他早就考上了进士。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认为自己很有必要授业讲学。不过，他讲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大家如何考试，主攻科举。对于前来参加培训的学生，吕祖谦给每个人发一本内部教材——《东莱博议》，这就是我们现代所谓“密卷”的前身。这本内部教材里不仅分析了“考试大纲”，还收集了历年的高分答卷。更诡异的是，这本内部教材还是黄色的，于是被称为“黄册子”，是不是像极了现在的“黄冈试题”“启东作业”“海淀试题”？由于吕祖谦专攻科举，于是就有人骂他：“一天到晚就知道钻研科举考试，没意思！”有人还专门为此写了诗：“区区黄册子，所事唯夺魁。”奈何人家就是厉害，不仅教材编得好，还擅长押题，据说有一年连科举考试的具体题目都押中了！江湖上就又有传闻：“如果你拥有了那本黄册子，基本上就等于可以考中科举。”因此，连理学大师朱熹都把持不住了，赶紧把儿子送到吕祖谦的培训



机构去上学。

后来到了元明清时期，书院渐渐地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属机构，因为大多数书院都接受朝廷的管理，就连书院负责人的任免、教材的改编都要由官府来确定。如此一来，书院与书院之间也形成了竞争关系，因为它的口碑主要取决于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为了提高录取率，后来的这些书院比吕祖谦的丽泽书院还要夸张，它们不仅有内部教材，还会搞各种模拟考试，包括要学生背当年的时政热点，比如灾荒、瘟疫等题材。

有这样的书院，孩子读了就有极大的概率考中科举，古代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去上课。古人读书年龄偏早，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古代孩子的学业是很辛苦的。

（轻尘摘自《北京青年报》2021年7月14日，曾仪图）



以色列有一则古老的寓言是这么说的：“故事”和“事实”来到一个村庄，人们看见“事实”就辱骂它、向它吐口水，把它赶走，但是，“故事”一来，村民们就拿出糕点、汤和肉等好吃的招待它，隆重地欢迎它。“事实”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故事”，“故事”想了想，把自己漂亮的衣服给了“事实”，让它穿上再走进村庄。这一次，穿着漂亮衣服的“事实”果然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

没人喜欢赤裸裸的事实，人们更愿意接受故事。比起直白的说教，通过讲故事透露出的信息和价值观，更容易被人接受。

2018年，我应中国美国商会的邀请，参加“2018女性经济峰会”的工作坊。当天，有个演讲嘉宾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华人制片人杨燕子女士，她的代表作《喜福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女性。她的演讲结束后，观众蜂拥而上，求合影、递名片，都说：“我太喜欢你了，从小就看你的电影。”人们都希望能够靠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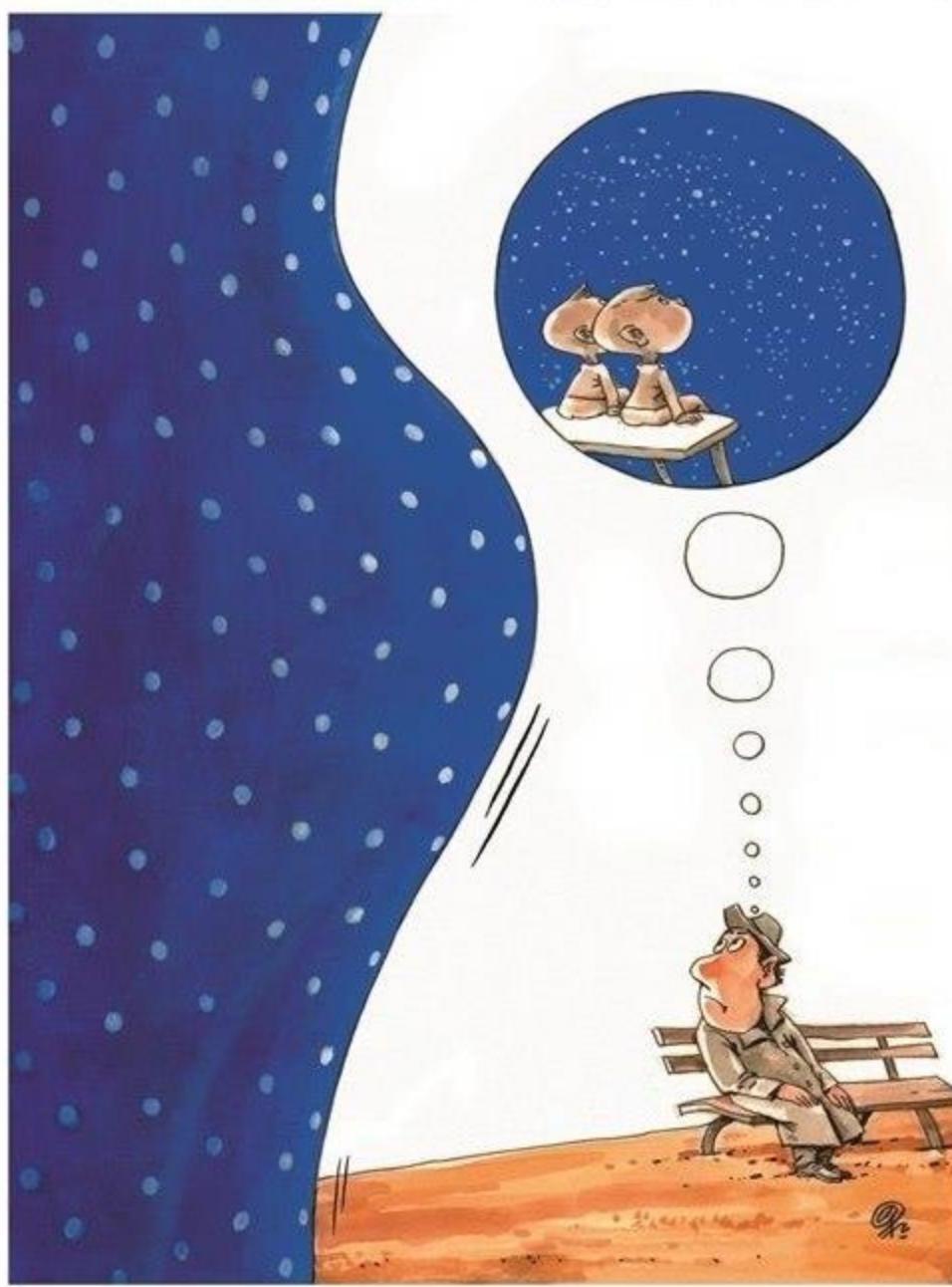
这时候，我走过去轻轻拍了她的肩膀，说：“你好，珍妮特，我给你讲个故事吧。20多年前，我第一次离开家到美国留学。一个朋友将我从机场接到她家，晚上我们俩无事可做，她说，要不咱们看一部电影吧。于是她拿出一盘录影带，结果看得我从头哭到尾。那部电影就是《喜福会》。”还没等我说完，她忽然抓起我脖子上挂的名牌问：“你叫什么名字？”当天活动结束后，她还主动来找我加了微信。

当今社会最值钱的是什么？是人的注意力！英文是“pay attention”。你看，注意力是要“pay（买）”的，买什么呢？买的就是机会成本。你跟别人聊天，做汇报，认

识新朋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只有让他们听到你说的，你才有机会让他们记住和认同你。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你，那你岂不是白说了？

所以，想要别人认识你、记住你，靠发名片和强行表白，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一个应景的、深刻的故事可以帮助到你。我经常带学员玩这样一个记忆游戏。首先，我会请一组人，给他们几十秒记住以下内容：两条腿坐在三条腿上吃一条腿，然后四条腿进来了，从两条腿那里抢走了一条腿。然后两条腿用三条腿打了四条腿，并夺走了被抢走的一条腿。

你觉得有几个人能够记住呢？在我做的上百场培训中，没有一个人能记住。然后，我又请另外一组人，给同样的时间，让他们记住以下内容：一个小伙子坐在一个三脚圆凳上吃鸡腿，忽然进来一条狗抢走了那个鸡腿。小伙





我与《读者》插图二十年

● 李晓林

一般来说，插图是小型绘画。传统插图离不开文字，好的插图是根据文字进行再创作，是文字的升华，并且能为文字插上想象的翅膀。我从小喜欢读小说，更喜欢看插图，好的插图让我对文学作品产生许多联想，比如《堂吉诃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阿Q正传》等。这些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经典造型，一直驻留在我的脑海中，让我难以忘怀。

一眨眼，我已为《读者》杂志画了二十年的插图。这些年，能为这本杂志画插图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读者》太有名了。时过境迁，我依然在为这本杂志画着插图，她没有拒绝我的意思，我也没有离开她的想法。二十年了，我的工作方式一直没有变化，而她小心翼翼地做着调整，依然接纳我的老套。毕竟时代在飞速发展，读者也在一拨又一拨地更迭。我并不喜欢多变，我想这恐怕是我的一种态度和坚持。我依然认为，

有温度的东西是永恒的，自然而然地抒发情感，不在乎形式是否多样。我也希望自己心目中的《读者》一直是那个最让人心动的《读者》。

我认为，插图艺术和其他艺术门类的道理是一样的，我最看重的是它的品位，并且在我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去把握这种品位。比如在我的心目中，表现黑白插图的简洁性是有难度的。我的作品抗拒装饰性，它既表现强度，又表现隐秘性。我的创作方式非常自由，绝非沿袭僵化的模式。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为《读者》创作插图。我总是留恋老的品牌，既然是品牌，就是因为它老得有质量，还能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

时代日新月异，喜欢《读者》的人也在随之变化，而杂志插图就更小众化了，我也很难把握这种变化的节奏。但我始终认为，优秀的插图会永远闪耀着人类艺术智慧的光芒，也会永远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存在于艺术长河之中。



子拿起圆凳打了那条狗，并夺回了鸡腿。

你猜有几个人记住了？几乎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两段描述其实说的是一码事，只不过后者听起来是个故事，更有画面感，因此也更容易被记住。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提出：“零散的知识是非常难记忆的。”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进构造好的记忆模型，否则人很容易忘记。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模型，人类依靠各种故事和叙事架构来理解和规划自己的生活。人类不易记住数据，却容易记住故事。

英国大诗人柯勒律治曾说：“当我们进入故事世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会自愿放弃怀疑。”研究表明，讲故事能将别人对你的信任度从30%提升到70%。这是因为故事承载了很多情感价值，能够让你放下评判标准，去接受一个对你来说可能是未知或者曾经不认可的事物。

我之前有个朋友，曾经是苹果公司的忠诚用户。可是2018年年底，我们见面吃饭时，

我惊讶地发现她在用华为手机。我问她：“发生了什么，竟然能够让你放弃苹果公司的产品？”她回答说：“一个广告片。我小时候住在爷爷奶奶家，一直学舞蹈。虽然最后没有成为舞蹈家，但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自己，一直靠的都是他们给我的精神力量。我看到那个小姑娘学钢琴的广告时，哭了快半个小时。我想我应该是想爷爷奶奶了。第二天逛街经过华为专卖店，我鬼使神差地就进去买了部手机。买完后发现，其实还挺好用的，于是就成为‘花粉’了。”

你看，一个强有力的故事，能够激发我们的情绪。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大多靠的不是推理，而是直觉，故事激发的恰巧就是你的直觉。下次，当你需要证明自己值得信赖时，别忘了，故事才是证明自己的最好工具。你需要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证明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杨子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故事力》一书，
毕力格图）

秋风，让树枝记得还有掉叶的日子
对一棵树来说，结果只是一个例外
结过果的树，也有了负责任的枝权
坚强过头的果实，你看
终于开裂出它的另一副面孔。

掉光叶子的树上，鸟成了最好的果实
在这样的秋，我心甚慰
甲虫尽显温柔，秋已无壳。

松 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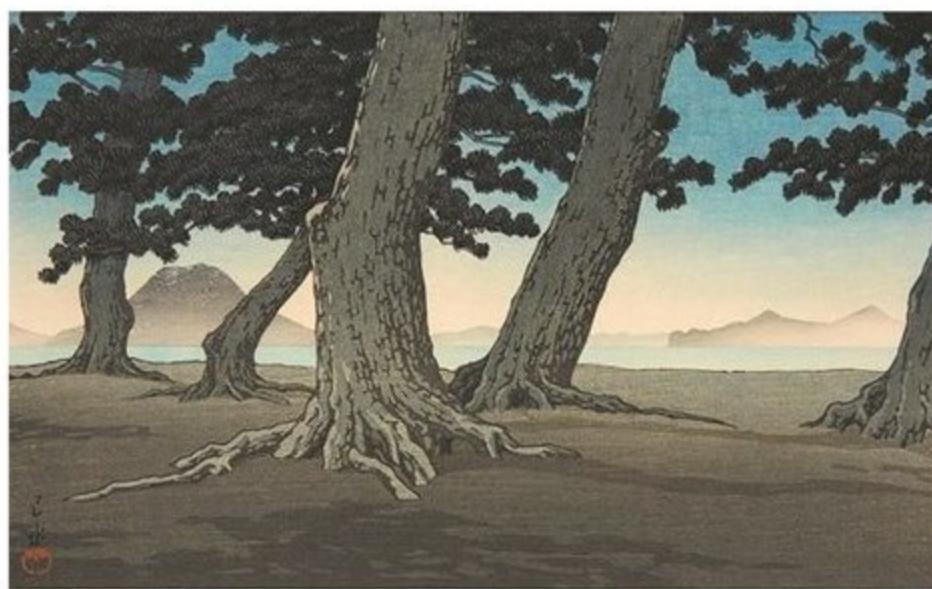
你不必好奇，一只松果的去向
不用追问松下童子遥指的山坡上
是否有读松的人。在这里
风是耳边的风，泉是过眼的水
松果终会亲近泥土，成为泥土。
如果你足够圆滑，顺着风来到
想待的地方，长成一棵树，结更多的果
后来的人，捡到的、踢到的
还是一只松果。

（明 河摘自《诗刊》2021年第11期）



秋声赋（外一首）

● 李得



[日]川瀬巴水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